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六輯

沈雲龍 主編

適可齋紀言紀行

馬建忠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適可齋記言記行序

中國之爲人弱其效極於今日而其根伏於數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國武備不修見弱之道一文學不興見弱之道百西人之始來也非必欲得地也滅國也通商而已通商萬國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國之利十未或以爲害也害惡在中國人士處閭室坐胥井甯不知外事又疲散蕩要苟欲彌一日之患而狂於千歲之毒彼族祭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脅而我之邇彼也如叢神與奕秋博無著不謬無子不死一誤再誤以訖於今嗚呼不可謂國有人矣啟超自十七歲頗有怖於中外強弱之迹顧鄉處寡學因檣駕南翔求所謂豪桀之

士周知四國者所見所聞其象鞮之流往往學此爲衣食  
計無通識無遠志或有宿學清流銳意新學然未肄西文  
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響如貧子說金終無是處蓋  
帖然繫於心者不過數人顧聞馬君眉叔將十年矣稱之  
者一而謗之者百般願見彌有歲年今秋海上忽獲合  
并共晨夕飫言論者十餘日然後霍然信中國之果有人  
也世之謗君者勿論其稱君者亦以爲是嘗肄西文履西  
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來可斗量也吾有之闕  
君之所學泰西格致之理導源於希臘政律之善肇矩於  
羅馬君之於西學也鑑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識沿  
革遞嬗之理通變盛強之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若以

無厚入有間其於治天下若燭照而數計也君書未獲見  
所見者二種適可齋記言適可齋記行非君特撰之書也  
然每發一論動爲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  
一義皆爲數十年以後治中國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  
而用其言甯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甯有將來宋殤之  
於孔父知而不能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運焉則更何惑  
乎謗君者之百其喙以吠聲也吾請進一言願君捐慮覃  
精爲其所欲爲者成一家之言以詒天下荀卿不云乎錫  
而不舍金石可鏤窮極必變天之道矣四萬萬之人甯冥  
冥以淪胥歟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會梁啟超謹敘



--	--	--	--	--	--	--	--	--	--

余生於道光五口互市後之第三年甫就塾識字則髮逆陷大江南北隨家轉徙凡十八遷而抵上海方執筆學舉子業而蘇松又陷未幾而又有庚申之變余乃深惟髮逆蔓延半天下而其殘忍嗜殺勢同流寇僅足爲目前患獨洋人以師舟於數萬里外載一旅之師北上欵成全師屯上海民與安焉若罔知有變故也者而我

朝士夫被此莫大之恥專務掩匿覆蓋以絕口不談海外事爲高直無有深求其得失之故以冀得一當者然則他日彼族爲禍之烈不蔡可知矣於是決然舍其所學而學所謂洋務者始求上海所譯書觀之未足饜意遂乃學其今文字與其古文詞以進求其格物致知之功與所以馴

至於致治之要窮原竟委恍然有得於心竊嘗欲上下中外之古今貫穿馳騁究其興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舉以問世願有志未逮無何而于役津門奔走域外時有論說記述之作雖亦本向所心得者以爲言然第就事論事以承下問備省覽而已故隨作隨棄不自珍惜散佚者不知凡幾去年春余將東行重整篋衍尙存若干篇友人見之強索以去及秋回則聞已付手民分爲記言記行如十卷余亦不復置問而比來友人之見此刻者咸欲索原稿一覽余爲取所刻者核對之則顛倒錯落不一而足友人曰是惟不刻刻則必校正焉余乃細加釐正重爲補刊因敘吾生遭多難其所以考究洋務之緣起如是而此書之刻

言  
祗勉從數友之志若夫貫穿中外之大端與所以挽回世  
運者則有志未竟而非此刻命意之所在也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南徐馬建忠自記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1 vertical columns and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widest. There is a small notch or tear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	--	--	--	--	--	--	--	--	--	--

適可齋記言目錄

卷一

富民說 庚寅春

鐵道論 己卯冬

借債以開鐵道說 己卯冬

卷二

法國海軍職要序 辛卯春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丁丑夏

巴黎復友人書 戊寅夏

瑪賽復友人書 戊寅冬

卷三

上李伯相覆議何學士 如璋 奏設水師書 辛巳冬

卷四

上復李伯相札議中外官交涉儀式洋貨入內地免  
釐稟 己卯夏

上李伯相論朝鮮商約界務稟 壬午夏

上李伯相論漠河開礦事宜稟 丁亥春

擬設繙譯書院議 甲午冬

適可齋記言卷一

南徐馬建忠

富民說

庚寅春

治國以富強爲本而求強以致富爲先上溯康乾之際稅釐不征而度支充海市有禁而闡闡足乃軍興以來海關釐金歲入多至二千餘萬商賈互市歲至二萬萬然戶庫形支絀閭閻鮮蓋藏前後百餘年間上與下貧富情形何若是迥異哉昔也以中國之人運中國之貨以通中國之財卽上有所需亦不過求之境內是無異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環周復而財不外散今也不然申外通商而後彼易我銀之貨歲益增我易彼銀之貨歲益減而各直省



言言一  
之購礮械購船隻又有加無已於是進口貨之銀浮於出口貨之銀歲不下三千萬積三十年輸彼之銀奚啻億萬寶藏未開礦山久閉如是銀曷不罄民曷不貧哉然通商非中國獨也宇內五大洲國百數自朝鮮立約而閉關絕使者無其國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屬之印度無不以通商致富嘗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爲準通商而出口貨溢於進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貨等於進口者亦利通商而進口貨溢於出口者不利彼英美各國皆通商而進出口貨不能兩盈故開礦以取天地自然之利以補進出口貨之虧至地利不足償乃不憚遠涉重洋叩關約款以取償於我華民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

欲中國之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出口貨多則已散之財可復聚進口貨少則未散之財不復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礦山自有之財采取礦山自有之財則工役之散不出中國寶藏之聚無待外求而以權百貨進出之盈虛自無不足矣爰分陳焉

一曰■使出口貨多則在精求中國固有之貨令其暢銷也中國固有之貨以絲茶爲大宗通商之始絲茶出口足與洋藥洋布進口相抵乃近年英屬印度盛產絲茶以奪我利查印度十餘年前絲出口僅值百萬茶出口僅值五百萬去歲出口之絲已值二百七十餘萬出口之茶值一千六百餘萬日本絲茶近亦暢旺每歲出口近千萬中國

之絲每歲出口值三千二百餘萬茶亦稱是核計十餘年  
 間中國絲茶所增不過數百萬迥不若印度日本絲茶歲  
 增之多若不及時整頓則彼日增而暢銷無已而我止此  
 歲入六千餘萬之數不盡為所奪不止整頓之法有三一  
 講求絲茶之本原也嘗考意法兩國育蠶之家種桑有術  
 而葉肥茂選種必良而蠶碩壯且察其僵之猶癩也藥而

別飼之使不傳染聞南潯絲商說美國飼蠶有公司民間

醫官以顯微鏡察看凡蠶欲僵者必自舉其身旁葉邊而

數數顛動如駝馬之倚樹擦痒者其兩面腰際必有極

細黑點日力不能見者每面各一粒意猶人之癬疥作痒

須用極軟翎毛等蘸藥水輕拭去之甚或患者多則用藥

水灑葉飼之踰兩宿即愈故時其化之出蛾也烘而乾壓

選種種桑與飼養必先沈穀成時其化之出蛾也烘而乾壓

之便可久藏成繭後二七日即變蛾破繭而出故飼蠶家  
之人工少者不能多蓄種恐繭多不及盡繅

成絲也其纒盆落繭亦不能過少恐待纒之繭雖未爲蛾  
抵破而已損內衣或水出汗漬也故中國之絲不及外國  
之細實由化蛾歷時太促所致然烘繭雖免此患而乾  
久則光采亦鈍殊難兩全此亦聞之絲商未知近年烘繭  
別有新法凡此皆我中國蠶書蠶說諸家所未之前聞而  
否穀注

彼皆創立藝學以教導民故其纒絲之候直可歷七蠶八  
蠶之長而其成絲之功遂極於五繭六繭之細雖質性限  
於桑土不如華產之柔韌而色澤勻潔人樂售焉又觀印  
度之種茶也其培植之方相地利因天時比萌芽而採葉  
而伐枝莫不日以煇之火以焙之水以潤之色以濃淡之  
或藉人力或用機器皆有程度故其茶質雖不及華產而  
色香味皆足清而不澀舌本迴甘宜乎銷售之浸廣矣中  
國應及此時於育蠶產茶之省通諭各督撫轉飭該屬訪

求西法師其所長毋執成見庶我固有之利不盡爲洋產  
所奪一歸併絲茶之商本也外洋商務制勝之道在於公  
司凡有大興作大貿易必糾集散股厚其貲本設有虧累  
則力足持久不爲外商牽掣中國絲茶出口成本約值六  
千餘萬類皆散商開設行棧始則各就當地爭先採辦鄉  
民乘間擡價而成本已昂繼則以爭先致擁擠原本不得  
收轉則借莊款貼拆息而固本更昂終則洋商窺破此機  
故延時日不卽出價而莊款期迫息重不得不自貶以求  
速售於是又人人爭先而向價驟昂者一轉盼而驟低矣  
歷年絲茶兩商每致虧蝕數百萬金職是故也今誠以散  
商股歸併爲數大公司公舉董事以爲經理則採辦之價

易於會商無高擡之虞貨本既厚貨款少而利息輕貨到各口不必急於求售自無需仰承洋商鼻息則待時而沽虧本者鮮矣一減輕絲茶之釐稅也查通商之始稅則無成案可稽取粵海關稅冊查核值百抽五之數每擔茶售至五十金左右故定稅每擔抽二兩半今則次茶每擔僅售十兩而仍以此數征之稅則之外加以釐金間有稅釐之數幾與其價相埒則茶商焉得不困外洋恤商之策首在於重征進口貨而輕征出口貨中國之稅反是是宜及時按茶身之高下以科稅則之重輕釐金亦視此遞減稅輕釐減則價賤價賤則出口貨增出口貨增則稅釐更旺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初若少收而見絀終必多報而見

盈近來各處關卡辦理成效率以寬大而比較日長嚴密而比較轉短得失之林彰彰可考況通商稅則原非不易之經俟修約之時凡洋貨稅輕者皆可按價酌增至呂宋烟葡萄酒等貨外洋征稅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稅則皆以爲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約則可重征其稅而減輕出口稅之數亦可因以取償矣倘使總署王大臣堅持其議各國必能就範如是絲茶兩種旣精其物產復厚其貲本又輕其稅釐他日暢銷以敵日印之產而歲增出口貨數千萬自易易也至中國固有之利除絲茶外如牛革羊毛蔗糖草纜棉花磁器大黃等物皆已運往外國亦宜隨時整頓凡此皆所謂精求出口之貨以復我已散

之財者也

■再曰使進口貨少則在■仿造外洋之貨敵其銷路也  
進口之貨洋藥而外以洋布洋紗爲大宗查英國織機約  
十五萬張美國織機約十三萬張印度亦有二三萬張每  
張一晝夜織布兩疋是三十一萬張日成布六十二萬疋  
一歲姑以三百六十日科計可成布二萬二千三百二十  
萬疋通計近十年來中國進口洋布每年約一千五百萬疋  
值銀三千萬兩是英美各廠所織之布行銷中國僅百之  
七耳至洋紗前十餘年進口歲僅值十餘萬兩曾未數載因  
其精細潔白北直諸省競相購買去歲進口之紗至值銀  
一千三百五十萬中國產棉所在皆有卽如江蘇之松江



大倉歲產之棉亦不下五六百萬擔今捨吾自有之棉坐  
令我華民爲洋棉所衣被殊非謀國是者所以力求致富  
之道光緒五年曾經北洋大臣李奏設織布局乃事隔十年  
仍未奏效詢其所由則以貲本不充辦理者或未盡善今  
則重爲整頓十年之內不許他人再設織局而所設織機  
不過二三百張每日開織祇五六百疋歲得十八萬疋僅  
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則十年之間所奪洋人之利  
奚啻九牛之一毛哉又況織布機器費用浩大少織則費  
重而本有所虧多織則費減而利可穩獲擬請將原設織  
局擴充貲本或再立新局務使每年所織之布足敵進口  
十分之一方足爲收回利權之善策誠得其人善爲創辦

不出十年必有成效可觀而後推之織絨織呢織羽織瓊皆可次第施行要使中國多出一分之貨外洋卽少獲一分之利而中國工商轉多得一分之生計凡此皆所謂仿造外洋之貨以聚我未散之財者也

一欲財常聚而不虞其或散者則在■開礦山自有之財也礦產不一而爲用則首推煤鐵然煤鐵所以致富而非所以爲富所以爲富者莫金銀礦若善夫格物家之言曰溯汽機之興距今四十餘年耳縱覽歐美各邦鐵軌綿亘五六十萬里輪船梭織六十餘萬艘鐵塔則上摩霄漢礦井則深鑿九泉而梁江湖穴長嶺關海渚製巨礮若電若火若光若熱其爲質一皆微渺恍惚而不可影響今皆効

其靈以供人驅策而成此開闢來所未有之工程實計所費奚啻二萬兆兩果操何術以至此豈今人之才力遠勝於古人歟不然何發洩之暴也此無他蓄道光季年地不愛寶先後尋獲新舊金山之金穴耳第就舊金山而言明中葉新得美洲以迄道光之季約四百年自道光之季至同治十年不過廿餘年耳計其間開採金銀已值一萬二千兆兩視前四百年間所採已過倍矣又自同治十年以迄於今開礦之機新奇簡便所採尤倍焉四十年間金銀之出百倍於前故能懸不貲之賞開非常之源奔走天下之人才不盡改天下之舊觀不止今也中國創設海軍力求製造擬開鐵礦自製蘆溝橋至漢口之鐵路此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創舉若僅恃

流通內地區區之金銀以資之恐必不可得之數也嘗聞  
礦師之論金礦也謂一洲大陸必有數萬里之嶺以爲幹  
脈幹脈之長寶礦生焉南北美洲以石嶺爲幹脈而舊金  
山墨西哥智利諸金銀礦皆生其間澳大利洲以藍嶺爲  
幹脈而新金山之礦於是胚胎亞西亞洲以蔥嶺爲正幹  
而西北至烏拉山東南經藏衛以抵滇蜀寶礦迭爲隱見  
蔥嶺北幹經南北天山蜿蜒歷阿爾泰肯持諸山繞內外  
興安嶺以抵長白山由朝鮮之咸鏡奉天之旅順南趨渡  
海海底高下島嶼差錯延及榮成登萊諸嶺以結穴於泰  
山金銀諸礦所在皆有蓋南北天山金沙最富淘者甚眾  
記不絕書俄人於外興安嶺採金者歲值數百萬兩我內

與安嶺之漠河今始招工採金頗旺至吉林諸山前有金  
匪數萬人生聚其中而朝鮮咸鏡道等處淘金者計七萬  
餘人除納官稅外每歲出口之金尙值銀二三百萬兩又  
嘗身歷甯海招遠諸山見古時所開礦穴長至數十里深  
至數十丈摩挲懸厓鏟鑿之痕班班可誌計其工程必費  
數百巨萬卽今所棄礦石之次者與鑪冶之渣滓滿谷滿  
山取以分化皆含金質歷請礦師爲之勘驗則金脈紛披  
綿亘起伏於諸山之脊長至六七十里而無有間斷穴脈  
鑿石以分化之大約每噸中數得金一兩強歐美礦師至  
此諸舊金山之祖線考之古人不惜工費旣如彼參之礦  
師互爲取證又如此蓋雖山東東三府斗入於海者南北

之表無踰三四百里。得地不厚然總計北幹而論其礦之富殆可鼎峙新舊金山矣。且濱遼海便於轉運南北適中調度自易以視內外興安嶺地近冰道人跡罕至其施工之難易相去萬萬也。問者平度金礦開辦之始成本未集僅恃陸續借款以爲周轉又初延礦師不能預算礦脈之淺深長短與所含金質之多寡以及分化硫銓之難易而建廠購機鑿井任其指揮及知己爲所誤而借款之期已屆再貸無由主其事者萬分拮据局外不察徒歸咎於金礦之不足恃不知平度開辦至今計用機廠二十餘萬儲料二三萬工匠之費十餘萬礦師薪工五六萬貸款息銀四五萬而現存硫銓三十餘噸亦值十餘萬若所有借

款轉爲存本不必剋期清還則以所得浮金硫金之數核諸已用之款猶不得謂無利之礦也中國有利之礦僅開平煤礦耳開平開辦未分利息亦十餘年亦幾經耗折而始有今日假命責以盡還股本則支絀情形亦平度而已假令平度一如開平自有貲本則今雖如開平昔時之危他日安知不勝於開平今日之安也若不於此時力與維持聽其停閉則功虧一簣微特平度之礦可惜恐中國礦務永難復振擬請北洋大臣李先將平度之礦通盤籌算必添貲本若干而後可以續辦以期日後本利有著又將甯海招遠各礦勘驗確實自開井道鑿脈採石春沙合汞瀘分以至烘硫鍊金日得石若干春沙若干工料若干石每噸得

金若干而取贏若干必逐一確估通數年之贏餘計用本之多寡設法創辦不數年間金銀出自泥沙而不窮金礦倡於先各礦興於後而後利源廣利源廣則南北之鐵路與塞北之耕牧以漸而興矣美國立邦僅及百年居民類皆庸流英屬澳洲開闢亦僅百年而兩處鐵路之縱橫耕牧之蕃庶甲於宇內此皆開採金山後所聚之財爲之也是則中國不講求西法則已中國而講求西法以求富則莫如自開金礦始不然民貧於下財絀於上徒扼腕於致富之無由而不知天不棄我中國固藏金於山以待我之取用也始無異富家之祖若父窖金於室以貽後人而其後人不知取用也不重可惜哉雖然綜所言三大端講求西法



造洋貨則需款開採寶礦則需款欲聚財先散財天下固無  
不耕而穫不難而獲之利方今度支匱於上蓋藏竭於下  
國與民皆無力以創此莫大之功則將上下交困以安其  
窮歟抑操何術以濟其變也曰莫若略仿西國設一商務  
衙門以統於海軍在外或由南北洋大臣兼治或另簡幹  
練通曉商務者駐通商總口會南北洋大臣專治其事然  
後由商務衙門向外洋各國貸欸二三千萬其契據或自  
行出名或另立華商總公司出名專辦商務限十年內陸  
續取用歲予息四五釐付息帶本限二十年後分批還訖  
否則稍增其息至六釐半歲僅付息而不還本至五六十  
年後停付卽作爲本利清還之法借欸既定然後由商務

衙門將前三端所舉數大事若金礦若織布若絲茶先易後難次第分辦其辦理之法總以商人糾股設立公司爲根本取具殷實資本保結而後以借款相假歲取其息以還洋欸或事關商務大局而股商裹足資本難集卽以借款爲之提倡其借與華商之息當視洋債之息稍昂昂方足以還洋債之息與夫往來匯兌之耗而創辦之始或有虧折亦可於此挹注而不竭也難者或謂以華銀透漏外洋之故而講求商務今轉以商務故而歲輸洋債數百餘萬之息是更增透漏未利先害失其本謀不知商務興則進口貨少出口貨多是昔日華商之銀透漏外洋者變爲洋商之銀溢輸中國且初以外洋之銀採中國之金還以

中國之金售外洋之銀正所謂以彼之矛陷彼之盾區區  
歲輸之息銀名雖出於華商實仍取償於洋商也何透漏  
之有難者又謂外洋各國商人設立公司振興商務互相  
假貸動輒數千萬未聞有官出名者是官爲商借之說從  
未施行於外洋何獨創行於中國不知外洋之商往來他  
國內地置產營運無有限止又可與本地商人合股設立  
公司故英之富商在歐美各國開設行棧不知凡幾而歐  
美之鐵路電線公司與金銀各礦皆有英商股東董理其  
事其歐美諸商之商於英屬地者亦所在皆有故其商人  
互相假貸皆可親理而無事取信於其國之官中國則不  
然洋人既不能置產又不能改造土貨而華商亦未能與

洋商合本設立公司彼此相視皆輕故借款不得不憑官以取信誠能得信義交孚之大臣當官一諾仍奏定章程國家爲之擔保則外洋富商無不樂從可立借數千萬之鉅欸舉凡商務之確有把握者悉心講貫竭力推行自無得不償失之慮如是數年之間即可轉貧民爲富民民富而國自彊是則初創之功其文固官爲民借而終收之效其實卽仍爲國借也復何憚而不爲乎故吾嘗謂國債之舉正居今之世君民一體通塞之機不可行之於軍務必不可不行之於商務此其一端也

鐵道論

己卯冬

鐵道之興有謂肇於英之紐加斯肋地者有謂肇於德之

墨地特未地者姑弗深考惟鐵其軌以轍輪輪良於行而馬力省則權輿於英之煤礦其規制粗備於道光乙酉年於是英而美而奧而法而比利時而德而俄而意而西班牙自乙酉以至己酉先後二十四年各國次第創造恐後至光緒乙亥而歐洲之鐵道計長十三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墨里一墨里當工部尺二百八十丈其間屬英者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二墨里屬法者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墨里屬德者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二墨里屬奧者一萬六千二百三十八墨里屬俄者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三墨里他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瑞典荷蘭土爾基瑞斯皆以千計南北美洲鐵道長計十三萬六千有八十五墨里而屬美者計十一

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墨里今則英屬印度之鐵道長萬數  
千墨里其北道已逾廓爾喀之北浸至於藏之阿里矣鐵  
之鐵道已繞出烏拉山之東千餘里而東南浸至於哈薩  
喀游牧之地矣先後五十年之間鑿山開道築江跨海凡  
震輿五大洲莫不有其鐵軌輪轍焉而軍旅之徵調糧餉  
之轉輸賑濟之輓運有無之懋遷無不朝發夕至宜乎鐵  
道所通無水旱盜賊之憂無穀賤錢荒之弊故各國未創  
鐵道之先其度支以萬計者而既造鐵道之後無不以億  
計矣其以億計者無不以兆計矣蓋其感馳電掣任重致  
遠行萬里若戶庭昔之郵傳遠者數十日今則計時而待  
昔之舟車行者閱數月今則舉足而至宜昔之經營十數

年而度支常不繼今則籌徵不數月而帑藏時有餘所以  
立富彊之基者莫鐵道若也鐵道之設節目紛繁難以悉  
數然總不外乎籌款創造經理三大端試條陳其梗概焉  
鐵道之興動費巨千萬則籌款宜亟也其款或糾集於商  
或取給於官或官與商相維合辦其糾集於商者有官不  
過問任其自集股自設局者矣其弊也同行爭市減價得  
不償失終於倒閉英美皆行此法查光緒元二三年鐵道  
公司之倒閉者一百九十六故有以官督察使不製無用  
之鐵道者間有鐵道便於行軍而不便於貿易者於是官  
自辦之則德俄概行此法更或官先創造而交商經理或商  
先創造而官爲經理則德國參用此法行軍貿易兩便焉惟

利入甚微製造經理之費難於取償始有官商合辦之一  
法則法人創行之而德奧仿行之其法有官租地與商不取  
其直權其利息之厚薄以定租地之久暫限滿歸官者有  
商自造自理而官爲津貼者有商股難集而官代償其息  
以鼓舞之者有需本甚厚難以糾集而告貸於人難以取  
信於是官爲具保者官與商立定條章互相維繫總之不  
外乎相地制宜使之入浮於出者近是論者請以官助商  
費且數十百萬漏卮堪虞不知法國於光緒元年津貼公  
司歲四十兆佛朗每佛朗重粵海關庫平二錢二分八而輪車往來稅至一  
百二十七兆佛朗且省郵遞徵調之費五十六兆是歲課  
至一百八十三兆佛朗法國如是他國可知此鐵道籌款



之大略也欵項旣籌則度地勢置鐵軌造輪車設局站皆鐵道創造之事也地勢有高卑鐵道便往來則所規鐵道宜近鄉鎮所相地勢宜傍川河近鄉鎮則戶口盈繁傍川河則原隰坦易不得已而越山躋嶺則審山嶺左右之谷而陲其道陲度約百之五美國鐵道之陲度有過乎此者峻削難行不可法也崗阜爲阻則鑿之鑿無逾六丈過此則穴之爲愈也法意之交有白山焉穴其腹長三千六百丈凡穴視石性之堅脆深三尺需七百至二千六百佛朗有差機器之費皆與焉遇谷填之亦無逾六丈過此則梁之爲愈也大川之梁則施轉樞以便往來之帆楫橋梁之費難以懸揣旁通路口立柵門設守候守候伺輪車之將

至閉柵門以辟路焉鐵軌之質有鋼鐵之別鋼耐磨擦勝鐵八倍惟鋼貴而鐵賤今概用鋼鋼以貝斯墨與西愛門二法爲最鐵軌之式形若工字有上下凸出以備反正易用者有凸上平下旋釘於橫木者初式不若二式之簡蓋鐵軌經久則形稍變無可互易橫木以架鐵軌欲其堅也杉木松木浸以磺銅藥水最可耐久浸費每段約一佛朗橫木長無逾五尺闊七八寸厚五六寸橫木於道道填細石塊上掩橫木而止用石塊欲其負重透氣而木難於朽也鐵道有雙單行之別雙行之道寬丈三尺單行之道寬七尺兩軌之距以輪爲度英國車輪有相距至二法尺者每法尺當工部尺二尺八寸他國概以一法尺五爲率俄國間用至一

法尺八橫木相間以鐵軌之長短爲度鐵軌長六法尺者則用七橫木其有鑄成鐵軌自爲橫杆以置道上布橫木以承之者德國概用此製惟軌壞難更今漸廢矣其他零星什件不可勝舉凡築鐵道一墨里長地價約六千佛朗填築造橋之費約八千鐵軌橫木各件五千雜用四千約共二萬三千佛朗此單行鐵道在各國極廉之價雙行之道倍之而道越高山大河者又增焉輪車之式不一有力小而速專挽坐車者有力大而遲專挽貨車者有兼挽坐車貨車而速率有差者專挽坐車者一時能駛八十至一百六十墨里其式動輪大而曲柄短柄短則速大輪一週小輪數週蓋動輪之徑徑二法尺有奇故其行速惟曲柄

短而力小不能挽重相其所挽之輕重每乘約四萬二千至五萬五千佛朗有差其專挽貨車者則動輪小而曲柄長柄長則力大輪小則行緩輪徑一法尺一寸每時駛行無逾六十墨里可挽重至三萬八千石每乘約值十萬七千佛朗其兼挽坐車與貨車者動輪徑一法尺半一時駛行無逾一百墨里每乘值五萬佛朗凡輪車之輪少則四輪有六輪八輪以至十二輪之別而動輪惟二其動輪有先後錯置者其汽筒有畸正各別者今則日新月異形式迭更總以挽坐車挽貨車與兼挽坐車貨車之用坐車有上中下三等每車三艙上等艙位二十四中等艙位四十二下等五十上等坐車每乘約值一萬佛朗中下等無逾六

千佛朗貨車自八百至三千佛朗有差各國坐車之式不同外有臥車以便宵征者每乘約值萬三千佛朗而各車車輪之值不與焉凡坐車可挽至二十乘貨車可挽至三十乘乘銜尾蜿蜒道上望之若矯龍之盤旋於雲中也每站設分局車近局而止於是設埠頭以便上下車乘也設廳房以便棲止乘客也設水窰以供汽爐也設煤廠以資堆積也設電報以先傳知也設卡房以稅貨物以稽偷漏也設帳房以收發車票也設車棧以容納各車也設貨棧以蓋藏載物也設標誌以正輪車近棧不亂趨也種種所設華樸任意而貴賤之值判霄壤焉此創造之大略也創造既竣則貴經理之得宜也凡站視埠頭之衰旺有上

中下之別而經理之道因之每站派職站一以總理庶事  
派職帳一以稽查出入派職票一以收發車票派職棧一  
以謹慎蓋藏派職報一以郵遞消息派職路一以掃治道  
途各職之下以站之等第定執役之名數小站一人可兼  
數職大站則正職之外復有二副輪車旣行節制疾徐則  
管車掌之對查客票則管票典之區分載物則管貨主之  
瞭望險阨則管守任之分站之外復有總站舉總司者所  
以綱領庶事糾察庶職也立會議者所以定奪大事節制  
總司也於是傳宣號令者則有司書舉用執役者則有司  
職總理入財者則有司收分給支用者則有司發核對出  
納者則有司會修治道途者則有司路察看機輪者則有

司器餘同分站凡用人未用必考之既用必察之役二三年則序班升之役二十五年則終身廩之凡掌財出有簿入有票而歛散之權不主於一司則利權不專凡會財月有要歲有會而出納之數統屬於一司則盈虧立見此其大小相維出入相制所由百事成而庶職舉也凡歛貲有因地之遠近而別其多少者有分行之疾徐而判其低昂者有與其他公司互訂以昭劃一者各國公司所定歛貲之則當呈於本國之工部商部以頒行之工商二部核其創造之經費度其客貨之多寡稽其用度之繁簡而准定之外加國稅若干大約每墨里公司定則上船人二十文中船人十五文下船人十一文而國稅人二文乳子不取

貨未齟者取其半充兵者取四之一凡貨約每墨里一噸取貨百文國稅六文其重逾二三石而不及一噸者取貨如噸數他如馬牛犬羊各有定則金銀貨物別有定章統計光緒六年英國輪車乘客至四百五十兆而運貨之噸數得其四之三他國視鐵道之短長而差等其數此鐵道經理之規模也其所以裕國課便民生有不待言者竊謂外洋自創鐵道以來其制屢易其費萬千或由商賈經營或由國家創造甚至官償其息而商收其利其所以鼓舞招徠之者無微不至人情好逸惡勞不甚相遠必汲汲然以此爲務良有不得已者中國自軍興以來製造之局幾遍直省一切鎗砲兵器漸仿外洋爲之而於外洋致富致



強最要之策如火輪車一事反漠然無所動於中蓋以爲中國有窒礙難行者而吾以爲火輪車惟中國可行惟中國當行且惟中國當行而不容稍緩何也溯火輪之初創百病叢生不知幾經改作以臻今日之美備人爲其勞我承其易此時會之可行也中國平原廣衍南北交通卽有山川亦可繞越此地勢之可行也中國材鐵充盈人工省嗇非如外洋百物俱貴動用浩繁此人力之可行也近今中國財殫力竭凋敝日深內外臣工爭言興利而言之數十年茫若捕影者無他以不知有救患之利有節用之利有開源之利也何以言之水旱之偏災迭報而荒熟不能相濟是苦於輓運之艱也生齒蕃衍則人浮於可耕之地

疫兵迭擾則地浮於可耕之人是苦於遷徙之難也偏僻之區污吏莠民因緣爲奸而上無以聞下無以達是苦於聲氣之不通也反是而行鐵道則無艱難不通之弊此救患之利當行也國家之用曰庫儲曰軍儲曰鹽課無不仰給於轉輸之費費浮於物以致貧民食貴到處皆然是苦於轉輸之難也反是而用鐵道可省轉輸和糴之費歲數百萬此節用之利當行也英人所以致富曰煤與鐵遍西南洋而盡用之今我中國豫晉之產西人謂其尙富於英乃未聞豫晉之煤鐵行至千里豈復望其行於外洋以奪英人之利乎是苦於來原之否塞也諺曰百里外不販樵千里外不販糴是苦於貨泉之滯銷也言利之臣又從而稅之以

爲多設一卡卽多一利源不知稅愈繁而民愈困  
而國愈貧矣蓋財之於國猶血之在身血不流行則身病  
財不流行則國病反是而用鐵道則無否塞滯銷之患此  
開源之利當行也然此猶曰行之有利不行無害非所論  
於當行而不容稍緩者試思今日之域外環中國之疆宇  
無非鐵道也英由印度北行且逾廓爾喀而抵克什彌爾  
矣俄越烏拉山巖造二三百墨里行且至代什干而逼敖  
罕矣法肆并吞安南之謀已偵僕洮江富良江之源而直  
入滇省規爲鐵道之圖矣英人復由坡楞之東行且與緬  
甸接壤矣倭人力效西法新舊二都已綿亘鐵道而睥睨  
東溟矣俄人踞圖們江口立電報由恰克圖以徑達俄都

行且築鐵道於黑龍江濱以通輓輸矣吾若不乘其未發之時急行興作將不數年各國之鐵道已成一旦與國失和乘間竊發而吾則警報未至徵調未齊推轂未行彼已憑陵我邊陲控扼我腹心絕我糧餉斷我接濟吁可危也且思輪船梭織海上西洋各國運兵而至者無逾四旬日卽俄國由博羅的海而達中國亦無逾五旬日而吾自腹省調兵滇南或自關內調兵塞外能如是之神速乎以輪船之緩於輪車而人在數萬里外反居我先矧異日各國之以輪車環集我乎且中國數萬里之疆域焉能處處防禦所貴一省之軍可供數省之用一省之餉可濟數省之師首尾相接遐邇相援爲邊圉泯覬覦爲國家設保障惟

鐵道爲能此所以當行而不容稍緩者也而難者曰鐵道  
之可行鐵道之當行與行之而不容稍緩者亦既聞命矣  
而無如終以籌款爲難于前所言籌款一端但言官商合  
辦之章程而實未言款項之所出也

今且下理財之

詔矣而各直省所節者無逾百萬各關口所稅者無逾二十兆東海有籌防之費西陲困輓輸之勞畫地抽釐悉索已盡信使絡繹征求實多疆吏輟炊司農仰屋欲於此時籌一巨欸能乎不能使不籌欸於國帑輒思鳩貲於民間不知民間十室九空亦猶國帑千瘡百孔卽有二三殷實有志舉辦究之孤掌難鳴多口可畏況乎律稱錢財爲細故官視商賈爲逐末一有差失旣不能向官府以雪冤復不能假律意以自解而計秋毫之利因之傾家擲百萬之金緣以媒禍又誰爲爲之嗚呼是不知因時利導之方也官辦商辦在初創鐵道固有游移今踵各國而行之實有

成效國帑雖空獨不能賒貸而化無爲有平民貲雖竭獨不能糾股而積少成多乎聯官商爲一氣天下豈有難成之事而或者又曰中朝而行稱貸之事國體有傷不急而開洋債之風牽掣實甚不知泰西各國無一非債欠數千兆而英法德俄之稱雄如故也苟不借浮息之債時償當予之息又何畏牽掣哉夫借債以開鐵道所謂挹彼注此非若借債以償賠款而貽債息之累況借債另有變通之法其法維何曰鐵道專由商辦而借債則官爲具保如是則陽爲借債之名陰收借債之效用洋人之本謀華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償歲減之息使或牽於庸眾之見惑於無稽之談而猶不肯爲是也獨不見壬寅賠鴉片六百萬元

又賠英商三百萬元又賠兵費一千三百萬元庚申賠英國廣東之費四百萬兩又賠法國廣東之費二百萬兩又賠英法二國兵費一千六百萬兩其款有大於鐵路所需者乎曰是不得已也曰正惟不得已而吾恐今日之以鐵道爲可已者將來之不得已且十百倍於此而不止也羣疑眾難之心胸亦曾審思之否也

借債以開鐵道說 己卯冬

債者所以劑盈虛通有無與市易之道並重其始民與民借未有國與民借者也國債之說仿於歐西之希臘周時波斯來侵餉匱急不能籌告稱於民羅馬因之往往募豪富人相假貸無所取信民不樂從越于有餘載英法奧等



國構兵兵費浩繁其君能信用其民民樂輸借故康熙五十五年諸國借款負至七千五百兆佛朗之多又七十餘載負至萬二千六百四十兆半又二十餘載負至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兆然此猶國與民借未有國與國借國與他國之民相借者也乾隆嘉以後此風浸熾計道光二十七年諸國之負積至四萬三千二百七十六兆然此猶借債以籌餉未有借債以制用者也而咸同之間則歐美諸國鐵道機廠電報之屬日新月異動用浩繁專事借貸於是同治九年諸國之負積至九萬七千七百七十四兆近今十年之際事變益煩外洋國債積至二百萬兆有奇其間印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兆日本香港四十三兆新金山八百

九十四兆亞非加洲九百九十一兆餘皆爲歐美各國所欠  
夫此各國者論幅員則不廣論生齒則不繁而遇有乞  
借則借之人不可勝數借之銀不可勝用沛乎如泉源浩  
乎若江河是遵何道以致此曰取信之有本也告貸之有  
方也償負之有期也此三者借債之經而行權之道則存  
乎其人西人云取現在之銀償將來之息謂之債恃將來  
之息致現在之銀謂之信故凡乞借於人者必有所恃豪  
商恃其蓄積素封恃其田廬國家恃其賦稅故計臣以國  
計之盈虛爲借債之難易英國素稱饒富其借款率皆歲  
息三釐鮮有逾於四釐者法國如之惟軍興需餉孔亟迫  
不得已歲息加至五六釐而執政之臣又不願負此重債

之名因於借債之中寓加息之意如英人有以八十三至七十九當一百而歲息三釐法人有以九十二至七十六當一百而歲息四釐五釐者意大利國用支絀至以四十九當一百而歲息三釐西班牙借三百兆佛朗至以四十二當一百而歲息三釐名曰三釐蓋不翅六釐矣此以行軍糜帑無可指之欸以償其息致令債主寒心不能不居奇以昂其息至於借債以治道途以辟山澤以濬海口以興鐵道凡所以爲民謀生之具卽所以爲國開財之源與借債以行軍其情事迥不相同故人人爭輸雲集霧合不召自來恃其有欸之可抵有息之可償故也英國籌民間善後之銀歲借一百五十兆至百七十五兆佛朗其印度債欸

至三十兆新金山債欸一千一百兆率皆用製鐵道而法  
奧意大利諸國修治鐵道之費稱貸數千兆下至弱小如  
秘魯鐵道之費借諸歐洲亦至三千二百萬金磅貧瘠如  
都尼斯亦借至十萬金磅而土爾基與埃及諸國無論矣  
然則取信之道在有所取償 取償之道在有

所指名

無所指名則取信不深取貸不廣若

僅曰國饒則易國貧則難猶未知取信之有本也告貸之  
方難更僕數散借於凡民則苦其零星難集專借於毫富  
則虞其需索過多前二百餘年西國借欸往往取於銀行  
大爲所困蓋倉猝之秋供億困乏不得不遷就於目前固  
非告貸之能事也善告貸者務於平日結納其銀行牢籠

其豪富而後緩急相需倉卒可辦不然鮮不爲人所挾制至嘉慶初年始向民間告貸英國創之不旬日得一千八百萬金磅荷蘭繼之於道光二十二年得三千餘萬佛朗有奇奧國於同治初年得六百兆佛朗有奇法國踵行之至賠普國兵費祇需三千兆乃一呼卽應者竟有三萬七千餘兆而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與南北亞墨利加各小國皆遣赴英法徑向民間借取不可勝數大率息銀五六釐視銀行之息稍輕焉惟恐凡民顧慮集腋難成則有先向銀行取用漸令轉借於民以足其數然由銀行介紹或恐經手分肥爲息必厚英人於此思有以減之乃先期判示明訂所借之數與所予之息使銀行之願貸者各書所

取之息函送前來然後擇其息輕者貸之自有此散借專借與先示後擇之方參錯互用而各國興作工程之費借於英法官私銀行者動以數十兆計其稱息無逾六七釐者則告貸之有方也取信既有本告貸復有方宜若無難事矣而不知償負亦正不易法當於稱貸之初卽豫留清還之地有子倍稱之息以餽債主者人存則子人亡則本利俱無且以亡者之利歸并於存者存者日少而利日多人思身與利存而不思人與本俱亡也法國尙欠此等債欸七百六十一萬佛朗昔歐洲遍行此法自有保壽公司乃漸廢矣有償息之外另償若干逐漸騰還視其另償之多寡限三十年九十年以結清者英國於同治八年尙欠

此等債欸四百萬磅有常息之外另提餘息以資闡還者  
言定常息由三釐加半以至四釐餘息由釐半至二釐常  
息則按年一付餘息則兩年一闡闡以債票得票還其本  
銀外加若干倍以償之償之厚則貸不吝矣故西洋城市  
修治街路與開礦鐵道概從此法而土爾基與埃及之鐵  
道則專以此爲務矣又債券書票號不書名姓以便輾轉  
抵用一如銀票使公司之利厚者歲提一二成贖回其票  
則不言償而自償矣姑無論重息以償本因利以贖債與  
騰還闡還各法孰得孰失要皆於利息之中寓歸還之計  
至於應變無方則存乎其人尙何慮貧之不償償之無期  
哉今中國議開鐵道當以籌欸爲先願將籌之於官乎而

京協等餉拮据已甚抑將籌之於民乎而風氣未闢集股  
維艱無已則有借洋債之一法然而借債以開鐵道事屬  
創舉苟非倣効西法參酌得中何足以臻美善而絕流弊  
竊嘗熟察事機而統計之矣中國果借洋債辦法多端其中有不可行者  
不可不行者有可行不可行因乎其入者天下之利最患  
中飽各口洋商林立而銀行之出貨者無逾三四家俱係  
外洋分行計其成本祇足以供市肆之所需不足以應經  
營之大舉勢必乞諸其鄰從中漁利況乎祇此三四銀行  
保無有互相勾結壟斷爲奸即使外國大銀行派人來華  
亦難越其範圍爲今之計惟有自行承辦逕往

英法都會與其官私銀行面



行商權由我計息由我定價一杜居間把持之弊語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英法都會天下稱貸之市朝也又況所需之款專爲在外洋購置輪車機器鐵軌之用使由中國借銀匯至外洋兌換磅價必致折耗不若以外洋之銀購外洋之物既免折耗之費復無壟斷之虞反乎此■而在中國各口謀之其能集事也難矣此不可行者一借債與人股有別入股可坐分每年贏餘借債者惟指望按年之利息中國創行鐵道綿亘腹地豈可令洋商入股鼯睡臥榻之旁前土爾基初置鐵道入股者率屬英法奧國之富戶埃及鑿蘇合渚河入股者率屬法人河工告竣法人專享其利前數年其股票大半落於英人之手於是立約以其河爲萬國

通行之河各國與戎亦禁不能封豈非開河利人反自貽其害乎往歲承辦蘇河之法人名來散貝斯又議於南北亞墨利加洲中腰鑿巴刺瑪峽以通東西太平二洋美國阻其承辦蓋有鑒於斯也是鐵道之不可招洋股也此不可行者二製造鐵道需時甚久非一二年所能藏事而此一二年中所借之欸歲須輸息取之於國庫而國庫空虛取之於鐵道而鐵道未竣惟有倣效西法併五六年當償之息一氣借成以免異日騰挪無所失信於人此不可不行者一計鐵道所需費數千百萬旣無久假不歸之理亦無全數盡還之力卽或攤分拔還而每次拔還之數亦必累至百萬力不能勝惟有倣效西法每年償息外另提或

一釐或釐半大約攤至五十年即可結清此不可不行者  
一中國初創鐵道由京以達淮城往來通衢創興之後利  
可倍蓰但一借洋債每年輸息數十萬是中國之鐵道反  
爲洋人之利藪惟有倣效西法一切借券第標號數不標  
姓名一俟鐵道得利之後將其券逐漸收回此不可不行  
者一借貸之事曲折難行其借也銀行可按期而取足民  
間難悉數以取盈然銀行利重民間利輕因辦鐵道而借  
洋債其豪商或知其利而生豔羨之心其小民或不知其  
利而無輸將之意是在經理者多方相度委曲相通使各  
國民間皆知此事爲中國興利之事信之深而趨之眾庶  
可裘成集腋不爲豪富所把持此借於銀行與不借於銀

行者之未可預定也外洋鐵廠指不勝屈而首屈者則如德之克鹿伯法之科魯蘇英之塞斐爾德工匠六七千歲銷數百萬其廠主素慕中國鐵道之利假使徑向賒欠各種輪機軌轍鐵道所需工竣後按年拔還彼必樂從似可減稱貸之欸而省轉折之耗所慮者彼或高擡價值或陰爲主持反不若借銀償銀較爲直捷是在經理者酌理準情通方達變以求一萬全之策此賒欠鐵廠與不賒欠鐵廠之未可預定也至籌償負之法或附入本息以攤還或闡取債券以清結往往失之毫釐累苦巨萬亦難臆料此皆可行不可行一視乎其人者或曰借債必有所取信取信必有所指名今向洋人借債何者取信何者指名西人

惟知中國購置槍炮必償其直與夫西征借餉必償其息然皆官爲之任而有所指名今猝需款數千萬金無所質信能乎不能使或懼西人之不我信而指關稅以爲名無論關稅各有分項難以騰挪且前者借用洋債之時議者動謂窒礙多端司農奏明停止似亦未便因此再借巨款致煩過慮曰此乃不知借款以行鐵道之理也歐美諸國鐵道迄今造成者不下四萬餘里何一非借款以成何一有取保之說而所恃以取信者不過恃一素有名望之監工踏勘估工之清單與夫日後運載之利益耳中國鐵道以聯絡南北爲要所獲贏餘必甲天下人人共知誠得一精鍊監工細爲勘估卽持所勘估者以示外洋必可取信

何事國爲之保指關稅作償欸而後可哉使或慮爲效迂  
遠難供運用之需則有簡便之法其法維何曰先築一由  
津達京之鐵道以爲提倡其利有六中國鐵道未經監工  
估計而由津至京聞有一英國監工嘗爲履勘曩其已勘  
之迹再加覆勘則事半而功倍矣其利一自津距京徑行  
無逾二百里期年可成明效易見其利二南北鐵道非一  
二年可竣造端宏大易啟驚疑津京鐵道一成則南北往  
來先以輪舟繼以輪車士庶官商人人稱便將來繼築南  
北鐵道集欸必易轉運亦速其利三中國之行鐵道電報  
事屬初見不知者必羣起攻之以爲宜於外洋  
而不宜於中國使津京鐵道一成人見其周行之便馳驅

之疾無不習爲故常也且平素以車爲生者爲火車搬運  
貨物起卸行李較疇昔有益無損而後知鐵道之設上足  
以利國下足以利民止有因鐵道而便於往來之利絕無  
因鐵道而失其生計之害如此則他日考求西學小儒不  
至咋舌清議不至騰口矣此亦挽回氣運之先聲也其利  
四鐵道之難不在創製之維艱而在經理之不善南北鐵  
道執役之人數千經營之人數百華人旣不諳行鐵道勢  
必專僱洋人費不勝計今若先製京津鐵道挑選華人學  
治道途學置鐵軌學駛輪車學司收納他日卽可用於南  
北其利五初創鐵道倉卒借債之主不能深信息或過厚  
西人著論中國之書充棟汗牛皆以官飽私橐政出多門

爲說倘舉鐵道由官督辦外洋債主雖知斯道之必可獲利而或恐事權不一侵蝕甚多日久弊生債主受損於是增其利息以爲孤注之擲者有之矣否則遣用信人名爲監察各事者有之矣今製津京鐵道用人宜專制法宜善在我必慎於始以立漸推漸遠之基在彼得全其資益徵無詐無虞之信即使剝造伊始借息或重而需欸不巨則償息亦微洋人見中國鐵道有成異日借用巨欸其息必可大減是津京鐵道之足以取信者遠也其利六夫通道爲濬利之源借債乃急標之舉術雖補苴要皆氣數轉移之機國家振興之兆苟於借債之中不籌一泛應曲當之良法而顧颺颺焉慮有流弊而中止也是何異慮色荒而



禁婚姻慮禽荒而廢蒐狩也弗思爾矣

適可齋記言卷二

南徐馬建忠

法國海軍職要敘

右論海軍詳矣然不詳兵艦火器與夫水寨陣法及一切出奇制勝之具何哉蓋海軍之要在用人力得人心而戰備其末焉者也戰備因時而變而所以用人力得人心者則有不變者在試觀兵艦由風帆變火輪由明輪變艙輪由是而變爲鐵甲爲快船爲帶甲快船其出沒轟擊者又變而有蚊子穹龜水雷諸名其機器由冷度而熱度而凝汽行將舍汽而電焉又由平置而豎置而倒置且單筒雙筒三四五筒更屢變而加焉其火器之變則由前門礮而

螺膛而後門螺膛而後門鋼鐵套配而鋼絲纏才矣其鋼  
質由鐵而銅而鋼而五金分劑矣又由範鑄而錘鍊而挖  
膛而卷筒矣其礮彈由圓彈而開花而橢圓而尖圓錐而  
尖圓錐且白引火矣且始而鉛者而鐵而鋼矣其爲火藥  
則由藥末而包而圓餅而稜餅而穴稜餅行且求其無烟  
無響矣至如演礮鞞準之法始用人力繼用機輪由是平  
輪螺輪汽輪冷水壓力輪更屢變而愈靈捷焉推之水寨  
陣法及一切出奇制勝之具亦罔不因時而變也由前觀  
之其變若此循是以往當又有愈變愈奇者使據今日之  
所變以爲得其要領焉而詳言之安知一轉瞬間不已爲  
陳迹乎夫至變者物也而所以神明乎其變者人也故船

械非不堅利也澳嶼風濤非不駕輕而就熟也然而不勝者則人之力有不齊人之心有不固也嘗游歐洲縱觀各國海軍見其有一事則有一職有一受職之人則有一稱職之事迹其因事授職職有其名者必使事有其實凡所爲由穉卒幼卒而升至隊長藝長由火輪夫而升至總司輪由攷工生而升至攷工使由少從而升至統帥總領悉皆屢經攷驗人無倖進則人力齊也又見其有優俸有贍卹有審院有巡洋禮數以之正其是非生其羞惡作其鼓舞感其忠愛則人心固也因是而知海軍之要恃乎人之明其職與盡乎其職之分也各國言海軍亦至纖且悉矣而原其精意所在則大同當時就法文而譯其要如此名

曰法國海軍職要弄之行篋已十有餘年而由今觀之則外洋各國之兵艦火器與夫制勝之具已屢變矣而其用人力得人心之道猶是也中國之兵艦火器亦屢增而屢變矣而所以明其職盡其分之要其尙待講求猶昔也益於此而信海軍之要雖百世而無所損益也友人見之或以爲是編所敘海軍之官亦猶周禮所言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耳是編所敘海軍之職亦猶周禮所言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耳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然則是編也其諸班固所稱瘡於野者乎時在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丁丑夏

四月以來政治學院工課甚緊考期伊邇無暇將日記繕錄呈上郭星使於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國書札忠兼辦繙譯事務並承多加薪水長者之賜忠何敢辭且繙譯事少不致荒功無負來歐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爲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興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爲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爲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不患其眾舉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欸

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爲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觀縷而陳也第五問爲英美法三國政術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蔽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爲普比瑞奧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爲局外之國奧爲新蹶之後措置庶務孰爲得失第七問爲各國吏治異同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

定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卽人人有  
自愛之意第八問爲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  
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  
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  
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  
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此亦西  
人與我華人交涉自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  
輒許爲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  
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後多與當道相往還而所  
最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  
與夫各國政事興替之由各國欽仰尊如北斗渠輩見忠



言言卷二  
考究西學殷殷教誨每勸忠孝取彼國功名忠對以遠來  
學習祇求其實不務其名勸者云徒競其名而不務其實  
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揚則所學不彰故華人與西  
人交涉時時或被欺朦非華人之智短才疎也名不揚而  
學不彰則不足以服之也且辦交涉以文詞律例為主講  
富强以算學格致爲本■中國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  
用將來採礦釀酒製機器創鐵路通電報諸大端在在皆  
需算化格致諸學我國功名皆以此爲宗子欲務實意在  
斯乎以子之所學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憚而不爲  
耶忠以此說商之二監督允其赴試既應政治試畢然後應文詞  
科六月底試第一場期二日第一日以臘丁文擬古羅瑪

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  
臘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  
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獎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  
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  
新聞紙傳揚殆遍謂日本波斯土爾基人負笈巴黎者固  
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而東土之人獨未有考取  
文詞秀才者有之則自忠始也忠念些須微名而震驚若  
此亦見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終考文詞秀才第三場兼考格致秀  
才來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舉科近日工課稍寬閒  
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載擊肩摩多於平日數  
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

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然而礮之有前膛後膛孰優孰劣彈之貯棉藥火藥何利何弊附艦之鐵甲有橫直之分燃海之電燈有動靜之別而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沈之不一礮壘則有連環犄角重單之不同均無定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也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無善術可行此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紬價廉而無寶光此紡織之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

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游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  
會之本意哉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  
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  
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絲茶爲  
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紬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  
列至磁器之不古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而農具人物且  
類要貨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  
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陳中華土產  
宜乎其見聞之淺也有以質之忠者忠惟云賽會另有監  
會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謀又何能詳言其故此巴黎炫奇  
會之大略也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爲

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爲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爲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爲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爲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託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爲藉口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

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爲  
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爲朋比除習  
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  
美缺夏夏乎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於各國  
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彙爲一編名曰  
聞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爲進益也西人以  
利爲先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  
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  
交焉現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無所學涉獵不廣每有辭  
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之  
意下無忘西學根本之論敢云立說也哉

原稿已佚曾劫剛襲侯激賞此作載入使英法日記中  
爰錄存之 自記

巴黎復友人書 戊寅夏

接奉九月二十六日尊誨屬將有益於交涉之學業者詳  
敘送核以便函達總署謹按交涉之道繁博錯雜類皆與  
列國之俗尙爲變遷非一二語所可盡而其因時遞變之  
源流與夫隨時達變之才識則爲政治學院所攷論而政  
治學院孜孜所講求者則尤爲相時制變之實學也忠不  
揣愚陋卽以平日所見聞者綜其大概謹爲一一陳之夫  
泰西政教肇自希臘而羅馬踵之當希臘未闢之先其濱  
地中海東南諸部若范尼若埃及人民富庶流戶北渡遷

於希臘各據一隅專事兼并迨外寇屢侵諸部落併力死拒斐理勃王始乘時行連合之說其嗣王亞立山卒成其志于是悉起國中兵東向略地至猶太波斯印度之屬綿亘數萬里而所征國都有各不相下之心無割地請和之說交涉之道猶未起也羅馬初始之初地廣人稀招徠流亡漸臻蕃庶然後閉關謝使禁絕外人卽有至者不得與本國人民同享權利迨國勢昌盛攫取希臘而收之遂奄有地中海周圍諸國溯其戰爭之際雖無遣使立約之明文猶有不殺使臣之遺意殆卽交涉之道之嚆矢歟羅馬統一泰西垂三百餘年鞭笞叱咤遠方之來貢者有之未聞講信修睦之與國也君士但丁營造東都遂以其名命之



其子劈分羅瑪而東西之勢解力弱歷傳數世北方之來寇西羅瑪者始於高特而亞第辣繼之西羅瑪遂滅東羅瑪至儒斯定王大修律例僅一時之盛及瑪奧買之說行屢爲回教所侵而東羅瑪卒歸土尔基矣此皆以勢力相傾軋兼併爲得志而交涉之道蓋缺然已自秦西晏然無事不憂外寇而列國皆奉命於教皇教皇於各國有事則遣人以襄理之各國遇教皇繼統則專使以朝賀之凡有爭競惟質衷於教皇而不以干戈事事其意大利地瓜分數十國如佛勞朗斯如維尼斯等城皆各主其主大事決於教皇小事自通使問殆亂靡之後崇尚文詞使臣聘會每有專對肆應之才以佛勞朗斯叢爾一郡能折維尼士之

富豪能奪法國之氣焰謂非瑪基亞范肋之辭令有以致之歟故瑪公之著述迄今使臣奉爲秘本與其相後先者有當特有貝大尔克有包加斯有奇基亞第尼諸公皆爲意國文學之祖或以詩鳴或以文鳴要皆充皇華之選者也其措詞執禮往往相假以仁義相襲以忠信是殆春秋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歟然其所爭交涉之事祇關一國之安危非係歐洲之均勢也夫歐洲列國壤地毘連雖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獨斷然保無有狡焉思啟者乘間抵隙以爲與國虞於是諸列國申盟要言以強弱相恤大小相維成一均勢之局卽戰國合縱連橫之說名異而事同者也而歐洲自勝朝之末以迄於今交涉之道專主於

此溯夫東羅瑪既滅回教猖獗東襲翁加利西入西班牙中攻意大利教王震恐糾力抵敵回難既平國君之權益微教皇之權益固日尔曼各部長半歸於教皇之手於是羅代祿首創異說自立一幟而教事以分日尔曼之北從之者如影響矣西班牙君加祿第五世陽奉教皇之命陰肆攘奪之謀恃與列國聯姻遂因承繼之名襲取意大利日尔曼之屬尊加皇號而亞勃斯普朝之權力寢熾法國介於西班牙日尔曼之間懼其日逼搆聯日尔曼北之各屬歷三君二相以與奧大利王轉戰三十載而有范斯法尼之會是會也立瑞士建荷蘭貶奧大利皇位承襲之分訂日尔曼列邦統屬之制至是均勢之局大定復爲之辨

使臣之等威申聘問之儀制遇有嫌隙可講信修睦無復  
興兵構怨矣交涉之道煥然一新而歐洲信使之往來駐  
紮實權輿於此法王路易十四世亦既逞志於范斯法尼  
之會好大喜功北伐荷蘭南取蒲尔公地適西班牙王加  
祿第二世薨而無嗣遺命傳位於益蘇公名裴理勃者裴  
理勃路易王之孫也諸侯王方慮法國之威權日以寢大  
今復王西班牙是虎而翼之也維時英國方強普國寢盛  
連合日尔曼荷蘭沙孚亞之眾與法王轉戰十三載至康  
熙五十一年而有迂特來之會是會也雖不足阻裴理勃  
之王有西班牙而議定法西二國不得合併爲一實足弭  
偏重之患其許英人踞基不樂他雄鎮地中海之要隘并

約法王退還侵地亦足以戢法之雄心而歐洲之均勢復定矣無何而普國方張俄疆大闢至乾隆十三年法國內亂十五年廢其君立爲民主之國那波倫以一裨將進攻意大利跨海而東觀兵埃及旣襲大位窮兵黷武所向風靡削其地絕其爵囊括歐洲而均一之勢復壞及其敗也列國徵盟而有維也納之會是會也還侵地正疆界立日尔曼之盟屬增荷蘭國之土宇而法人不復東向矣三分保蘭以一俄喫普之勢分四等使者以明各行人之禮其所以維繫歐洲之均勢者周且密矣夫均勢之說創於范斯法尼之會然而與會者不過法喫瑞典西班牙暨日尔曼之屬而普因北教而屏英以異教而斥故其相維之勢足

以聯絡數國不足以統屬歐洲也至迂特來之會英普與  
馬而俄國不與是均勢之盟未盡普也且范斯法尼之會  
諸國雖共訂條章而西班牙與荷蘭另有孟斯德之約日  
尔曼王率屬邦先與瑞典有奧斯納勃盧克之約繼與法  
國復有孟斯德之約法國與西班牙又有比來納山之約  
前後紛紜而統謂之范斯法尼之約又迂特來之會英人  
先與法王盟繼與西班牙王盟復與他國王分盟然則是  
二會者祇屬數國之私盟而非列邦之公約夫會者所以  
結同盟之信盟之者眾則信益彰而守愈篤今此二會散  
漫無紀不能共相維持宜其不久而各國弁髦之也維也  
納之會則不然俄國與約而均勢之道公友邦共盟而要

結之誼固然而俗尙異趣也民情異好也分疆立界而建  
之國其所與建者不獨特山河之險阻亦俗尙之同趣民  
情之同好有以維結羣倫而君之民之也維也納會定各  
國之疆界祇求土地之均平不問民俗之向背故自有會  
以來比利斯分自荷蘭奧大利喪其東境意大利及德意  
志統一屬邦希臘國及羅孟里無復藩封土尔基尙爲局  
外之國近與歐洲厠是西土之均勢雖平而東方之爭端  
又起矣然則交涉之道始以并吞相尙而不明繼以譎辯  
相欺而復失終以均勢相維而信未孚徒恃此載在盟府  
一二無足重輕之虛文安足以修和於罔替夫國與國旣  
已犬牙相錯自有唇齒之依故一國之權利所在卽與國

之強弱攸關英人利在行商埠頭遍天下矣俄人利有南境版土因以日展矣普與法勢不兩立而兵力愈精意若噢思復故疆而營求未已故泰西之講公法者發議盈廷非說理之不明實所利之各異以致源同派別分立門戶上下數十家莫衷一是於是辦交涉者不過藉口於公法以曲徇其私■須知交涉之源流既已因時而遞變卽交涉之才識尤貴達變以應時此交涉之道所以存乎其人也方佛勞朗斯之盛使於各國者不過一介行人權不重而位不高要能以口舌之微權而繫朝廷之得失及自范斯法尼以至維也納則所遣使臣儼然身代其君矣其術以間伺爲能以奢靡相尙祇求出身之貴賤不問其人之



賢愚雖有專任之權要無責成之職故有以巾幗而使辦  
交涉者矣爲之國者得一二能臣坐鎮於內遣使他國以  
窺其情僞而詳報之卽足以默定機宜而爲之因應間有  
遣一使而從者數十務與彼都士夫交接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遇有大徵會然後始遣一二能臣相爲反覆論辯可否  
今也開新報之禁而清議愈多重議院之權而民情可達  
輪舟火道之星羅碁布往來便而俗尙則計日而更水汽  
機力之雷動風行工商裕而財源則與時遞長所以辦交  
涉者非若昔時惟窺探一二人之心思可以坐操勝算又  
必洞悉他國民情之好惡俗尙之從違與夫地利之饒瘠  
始足以立和議設商約定稅則而不爲人所愚弄故視昔

爲倍難焉余嘗讀鬼谷子書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人之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哀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入其彀中者豈有異術哉兵法曰知彼知己交涉之道盡於是矣夫彼不易知也故閱彼新報以揣其要旨入彼議院以察其變遷上結紳衿默觀動靜下連商賈隱相機宜是以近今百年泰西之長於交涉者首推意之加乎爾普之壁斯瑪法之大意卽俄之加且高弗英之巴末司東奧之墨代直客之數公者先皆久遊列國或充公使之選或爲遊覽之娛一旦身入機府他國之民情俗尙瞭如指掌復得出使之臣時傳消息雖千里如一室矣已亦不易知也知我之所長尤宜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彼界而建爲國則必小事大字小憂危與共戰守相援

而勢乃不孤故英得法助奏績於黑海之濱意與法連

逞志於綠瓊之上

西人講公事以綠瓊鋪台爲禮范比利  
斯法尼之綠瓊猶在也嘗親見之

斯交權於英法自成局外之邦合眾國求助於法王得行

自主之政此皆邦交之實有所援也或恐鄰國之袒我仇

而因與之交者亦有之如普之攻奧也結法人而餌之利

則奧獨而危及其攻法也善俄國而申之盟則法孤而敗

故自均勢之局定而列國安危所繫莫大於邦交第交不

可無而擇亦宜慎英人之交惟利是圖利在則友利亡則

寇列國之結權於英者大抵無實德之可圖祇求其不助

之助耳嘗慨今之不善交者莫土人若見俄國之日強故

附之而俄已三削其地矣見法人之喜功故親之而法已  
兩奪其權矣又見英人之已護也故私之而英幾半分其  
國矣嗟夫當回人之滅東羅馬也關疆展土歐西爲之重  
足而立所來使臣動加鞭笞而莫敢誰何今則時窮勢迫  
國內之政教財賦反爲外人牽掣民貧國蹙僻守一隅幾  
於國不其國者何也處遞變之時不因時而與之俱變內  
無定向而知變之士窮外無友邦而應變之方少徒守此  
千百年前瑪奧貫所著高朗一書欲以應夫千百年後世  
道之變無惑乎日就削亡徒爲天下後世多一泥古不  
通今之龜鑑可不惜哉今夫應時達變之才識係乎用難  
責人以必有而相時制變之實學關乎理亦力學之可求

然專論夫理者遇事每倉皇而失措泛求其用者臨時轉  
窒礙而鮮通是必理用之兼備庶可泛應而曲當當夫事  
之來也或援文起例或考古證今或假公法以求全事同  
而情異則考其國制國律以別其微茫事異而境同則察  
其地理地宜以窮其竟委每有交涉立約之事所定不過  
數十款而動涉歲年方可歲事非此數十款難以遽訂亦  
以未訂之先援公法證往事合兩國之體制律例與其險  
阻物宜無不悉心參究以求夫至當此列國揀選使才所  
由以交涉實學嚴加考覈庶幾使館無濫竿之輩行人無  
辱命之虞按歐洲各國辦理外務用才之例不一有內外隔絕  
者外爲使臣參贊等員內爲外部總辦各司互調往往自

首而專於一事是以因熟生巧此其益也然內外生嫌未免事多遲滯則其弊也有內外更調者如英國新制其外部大小司事與出使之隨員及二三等參贊可由領外部大臣斟酌互調至列國之制大約參贊與隨員不得內調若出使大臣有無間內外者矣其**選才**之法亦不一有自幼入官院專課出使學者每年有考限以年數取則派往各使署試用按班遷轉此奧之制也有無官學院專課此種學業但按時報名投考限以三月之久歷較所試諸端能雋者卽歸試用班內用六月外用十八月扣足二年由使臣出考語升爲散秩三等參贊遞升散秩二等參贊後升爲使署參贊等員則英制之大略也所有考章與

法國新定者大同小異但微簡耳

新章詳後

或有考取律科而自効者亦有不考律科而徵用者此各國之制之不同也惟各國錄用使才類皆擇其人可以肆應而家道苦寒及出身微賤者攢不得與法國出使之才自乾嘉而後惟大意郎與基沙尤響而已餘皆碌碌無聞其故有二一因議院多植黨與每與執政不相能故執政既迭更而執政之心腹如頭等公使勢必屢易新執政更事未久遇有列國公會率賢然親往無怪其爲屢經公會熟悉公事之高且加弗壁斯瑪盜得喇西等人所玩弄矣此一弊也一以收用新進祇取富豪子弟而富豪子弟性率浮躁使往與國不通語言不習風土心厭公事而不考求身擁厚



貲可供酬應以此按班遷升烏能勝任間有精明領事久居異國交結士商能洞悉情偽者則又格於班次不過轉調他處此又一弊也至光緒三年春公爵對加斯領外部事居職歲久灼知利弊因即同治八年所定出使章程斟酌而損益之今姑譯其大凡一凡讀律後生願出使及領事者准在案卷房學習一凡已取律例格致詞章各一科並能通曉兩國文字者准歸試用班差委一凡試用以二年爲期其一年外差扣足方准部考一凡水陸兵弁暨監工鑛師等員願改出使及領事者能通曉兩國文字即准部考無須試用二年以示優異一凡部考已取人員轉升班次如下初授本部司事學習領事與三等參贊同一位

進升各房總司摘由司員正領事與二等參贊同一位轉升本部幫辦總領事與頭等參贊同一位凡同位者概准調補至部考條章經領國事麥瑪韓行咨大臣議定如左一部考有考出使者有考領事者每歲冬季舉行一次倘於年內舉行須由外部先二月榜示一凡考生二次不錄卽行革考不准再投一考出使應由外務總辦監臨另派考官四人考領事應由商務總辦監臨另派考官四人其考官則由領外部事大臣於二等公使及本部幫辦總辦暨總領事內派出一考試章程每次先面試如式再行考問一考試條目分六種一曰國制論歐美二洲之治體與其定律行律守律之權並特論法國各部條例與內外衙

門詳札事件二曰公法源流論公法家門戶之別之理三  
曰公法新論論講約立約准約守約廢約續約之權約有  
和好連好之辨有遣助作保並居局外之不同有讓地鄰  
界河利及賠款關提錢幣驛鈴郵電鐵道關卡商船往來  
與刷印書籍傳奇等事各因所約而殊者也論外國人民  
之律有戶籍婚嫁之條有外國人民與法國官長或法國  
人民與外國官長彼此控告之式論列國戰局有務守局  
外與排解兩敵之條有期會公會及商辦等會之式論海  
疆事宜有捕魚界限有商船旗幟兵船權利以及查船販  
禁之例有巡海封口追還海舶捕逐海盜以及禁販黑奴  
之款論出使與領事有奉使之權利有使員之例章有使

署與領事交涉之儀注有使署與領事署內所造卷冊報銷賬目領俸之格式又駐劄東方領事兼有審案之權之論四曰交涉紀略上自范斯法尼下至普法交戰比事屬辭詳論其得失五曰商務論法國商政之因革與關稅之稅制而稅制有通行與訂約之殊稽查進出口貨其稅則有估價與按物抽征之別其估價有官價與時價之異凡進口貨以原貨外運者有躉船總棧之制以之成器物外運者有存稅暫交之別論商民船隻有爲保護商民起見者則准其往來本國及屬地埠頭而於外國商船則加稅旗稅棧之征以苦之有爲招徠行商起見者則大開口岸任人出入交爭貨利而舵工有短僱長僱之傭值關制有

橫征豁免之利弊凡此者皆隸焉六曰輿圖物產論各國之經界川河之源委山谷之形勢稽戶口查兵額辨鎮守通商之埠考兵船商船之數論運載之利有鐵道有輪舟有船塢總棧以便海航有電線郵船以通消息再各國郵船公司鐵道公司有官幫私設之殊論各國土物地產於機器廠煤鑛廠尤當加意論錢幣有各國錢法之不一與歷來求一之公論並尙論各國度支之源由借款之承暫及國債券票流行之通塞凡此種種必由暢旁通始能應考所謂面試者分三場第一場試英普文字凡三題一譯近時英普之公牘以胡其通曉否一譯英普議院之論而撮其命意以觀其能會通否一寫英普文以敘事之要旨

以試其辭達否第二場試交涉之學凡三題一公法新論  
一交涉紀略一或輿圖或商務各一條此第考其所已知而  
未徵諸實用故第三場授之交涉案卷令其條陳應辦以  
知其理用兼賅否考問者分兩場第一場問英普文字凡  
三事一令朗誦英普公牘以審其聲似否繼令謄譯以察  
其融會否一考官朗誦英普公牘隨令考生摘略果能聲  
入心通否一與語英普方言隨令酬對試其果能肆應無  
方否第二場問交涉之學各數條求其應對不爽以覘其  
果能理用貫通否此卽法國部考之新章也執是以求才  
庶無遺憾然而論者猶曰此治末舍本之法也謂夫與考  
者必試用二年考取方授職而廩餼之試用之時無微祿

之沾面外差一年更須多備資斧祇足以杜寒微之士而  
開俸進之門蓋廩餼甚微三等參贊之歲俸尙不及所費  
者四之一夫使身爲使員而費用務省將厨傳不豐交游  
不廣則似危邦之陋風尤非治國之盛觀凋弊寒嗇爲外  
人觀笑此又執政者所不願若欲稍從豐厚則俸不足用  
勢必取給於家於是有志之士窘於財力而求進者少則  
所取不敷所使勢必濫取况乎使員在外多年津貼而升  
庸不過二等公使其外部兼政公會大員與頭等公使率  
用議院新進之宦於出使之事素非練達而久任使員者反  
受其節制於是出使人員不過藉此名目以資游覽相時  
而退鮮有老於其職者故曰治其末而舍其本也然則必

如何而後可曰重祿俸以養其志嚴考校以求其才然後  
卽以所取之人專辦交涉無問內外悉資熟手庶幾遇大  
事有知變應變之才足以折服眾人之意氣而捍衛吾國  
之利權矣夫處今之世輪舟鐵道梭織寰中而欲自固一  
隅禁絕外人往來勢必不能不若因其利而利之以廣我  
之利源推行盡善國富民殷立約修和而內平外睦四境  
無雞犬之警萬國消鋒鏑之憂誰謂交涉之學小補也哉

瑪賽復友人書

戊寅冬

接奉來諭囑就中國情形擬成出使學堂章程竊思遣使  
各國歲費帑金數十萬無裨國是是

朝廷必不得已之舉不過多開一仕途適以逞鑽求者之



志而已夫今天下之自詡稍通時務者莫不曰治本在富強採礦煉鐵防口設險則國庫殷實而兵力日振以臨歐洲孰不震懾若出使者不過聘問專對之才耳烏足以言治本然而爲此言者業已閱數十年矣而鑛山無恙也磁鐵宛在也砲壘戰艦或有之而不適用也或適用而未成軍也至於出使則輜車幾遍歐洲矣是則所謂治本者至今未能行而所謂治末者反爲外人制而先行則爲今之計亦姑卽向所謂不必先行者爲之設一可以先行之法使人以制我者而我反以制人庶幾補牢顧犬之猶未遲晚也其法維何曰嚴選使才而已嚴選使才維何曰教導有方而已且夫西人之欲我遣使於彼也其意有二一則中華

使臣駐紮彼都凡遇大禮亦得隨他國使臣接班申賀以壯觀瞻是則使臣不過爲之備數而已一則西人好誇耀近百年來政治聿新商賈通而生路日廣議院創而民情可達賦稅則實收實報無侵吞之虞獄訟則比事比情無刑求之虐其民安居樂業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擾雖無熙皞之風差勝驩虞之象至於街衢整潔路途平坦無擊柝之警而有開門之治此效也而非本也然西人每以此自矜謂中國積四千年之教化而未克臻此而我百年來破除習見日新日盛遂至於斯則欲中華士大夫之深究其理而幡然改圖固莫若令我使臣莊嶽其間朝夕觀摩以爲他日返國之師資而不失鄰善之望也是則各國之強

我使使者雖屬鋪張之意尙有樂與之心假如使臣當秉節伊始一遞國書一獻頌詞兢兢業業惟無隕越是幸不問其他或有彼都人士筵會衣冠一往卽退閉門不出不交一人卽間有酬酢往還又皆彼國所謂夤緣之輩致使門庭多俗客見聞悉庸流則徒爲西人竊笑以爲東方之人不可與語若曰上爾基與波斯等國知識未開其不知邦交無怪也日本性類沐猴不辨賢愚不知本末其習於我也新亦宜其不深相知也中國則我素所仰望爲四千年文物之邦矣今使臣之初至也亦有參贊隨員之名目亦有國書頌詞之呈遞彬彬乎有禮哉而於我國之政教財用法律兵實諸大端則亦未見其一過問也豈其知之而

不屑問歟將不知而矯以爲知歟抑輕我而所使來交際乎我者亦猶土爾基波斯日本之流歟是其故見自封雖出使猶在中國也由是以觀則是使臣不足取重而反以取輕不亦重可惜哉然而此非遣使之失策而不可行亦由出使之未得其人養之未盡其道耳參贊隨員等名目不過爲調劑私交之具而非爲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僥倖而來不過計數年積居薪水之資爲異日俯仰饗餼之計如必考求實學則當讀其方言舌音初調而瓜期已屆倥傯返旆依然吳下阿蒙問所謂洋務者不過記一中西之水程與夫婦女之袒臂露胸種種不雅觀之事卽稍知大體者亦不過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尙信究

其所以重利■尙信之故亦但拉雜瑣事以爲證而於其  
本源之地茫乎未有聞也嗚呼是豈

朝廷所以高官厚祿特開此一途之初心也哉非其初心  
而事勢乃必至於此則其間得失之故可深長思矣夫出  
使絕域周秦前未有聞也蓋昉於漢武之詔宜與將相相  
提並論其矜重何如哉必其識量膽略裕於平素溫文博  
物足以肆應沈靜寬裕足以有容而又達人情通事變批  
卻導窾從容游刃而悉泯異同於始萌燭利害於機先然  
後勝任而愉快董生有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夫以西國之素重使才而僂指近百年來自  
壁斯瑪大意郎加且高弗巴末斯東等寥寥數人外猶難

其選矧吾華人從古不與外人相聞問未讀其史未習其語一旦遠涉數萬里而謂於其政教風俗之本末可以習知譬猶使學語乳孩呶啞而中樂節未髓赤子扶服而嫻禮容雖有棗梨之誘夏楚之威終兩窮而無所施矣是豈其心之不盡哉不量材而強爲用不課功而遽責之效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凡吾所謂量材課功者初非務爲驚世駭俗非常之舉高遠而難行也亦第就今日同文學堂等已收之效爲中材所易知易能者而變通損益教導有方而已擬於上海設一學院收錄身家清白聰俊子弟凡五經四子書全畢文理粗通者以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一二歲爲限收錄之日試以策論

或與之名臣奏議一段使演繹其旨或從而駁辨之以詞  
意清順氣機暢達爲主每歲錄取十名以三年爲限第一  
年課以法國辣丁語言第二年課以文義第三年課以詞  
章各有呈限正課之外仍兼華文史鑑不得偏廢又時爲  
講解外史以及度數之學格致之功皆當領略一二以爲  
異日酬應之資每年有考劣者革出優者方准進讀三年  
後總考選錄者咨送總署或內留當差或外放隨員如是  
者試用一年此一年中每人仍自讀英文並法國律例摘  
要以備後二年課讀之功一年期滿由所隨使臣出考語  
送至巴黎使署學館內倣英人在京都設立領事繙譯學  
館之意英館薪俸束脩每年至六千三百二十三磅者巴  
黎學館責派一人以董理之如英館之有漢文正

使者 學習二年入館之初先將每生試用一年中所課略  
然 爲考問以覘其荒熟荒則責令重學熟則進以二年正課  
此二年中所講者公法律例條約理財賦稅以及各國交  
涉來往公牘所課者法文與華文公牘英普二國語言三  
年期滿乃彙考咨送總署或內留爲司官或外遣爲三等  
參贊如是首尾六年所謂教導有方也雖於西學至粗至  
淺而始基立矣且其前之升用者試以言而後之升爲二  
等頭等參贊以及公使之類則試以事夫自爲學生以至  
爲參贊歷六年之久其人之才品亦旣昭著而三年文字  
約以學規以閑其心志一年試用寬其約束以觀其自守  
且三年文字之後復令閑養一年使凡年少氣盛狂傲不



言言卷二  
三  
羈之習藉使館之差委以銷磨變化之而後二年之功專  
習西學寬立期限嚴督課程得以虛心下氣成就可造之  
品而免濫用之弊夫歲選十人以讀文字更閱六年而方  
能造就不過什之三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風氣開而士習  
變不但使署無才難之歎且先以正業羣經加之時習孔  
教根本體立用行日後或可內調以贊國政未必不出乎  
此此卽所謂姑卽其不必先行者而設一可以先行之法  
計似無便於此也至兩處學館費用不妨由各使館嚴剔  
俸用之人之薪俸以濟之是則  
國家無費財而有實用樹人之功卽在十年以後亦何憚  
而不爲哉

適可齋記言卷三

南徐馬建

上李伯相覆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書辛巳冬

中國自古以海洋爲大防自輪舟製興海外數萬里之國莫不以師舶梭巡我海疆出入我口澳布伏我肘腋窺伺我虛實於是向之恃爲大防者今則處處設防談國是者始抵掌而言水師矣然水師之亟宜講求亟宜整頓之故原奏已厯厯言之至酌設水師事宜分條爲六尤以設立水師衙門爲重誠深得整頓中國水師之要領查歐美諸國始創水師均隸兵部其員弁與陸營可互相升調嗣以水師職事至專且繁精而推步測算粗而升火添煤廢一

則不舉水師器械至多且賸小自繩索水管大至帆檣砲位缺一則不良苟權無專屬事無統宗必至精粗大小之事紛無紀律則雖有人有船而用違其才與無才同器不適用與無器同平時無以振聲威臨事無以濟緩急於是乃設海部以總之其人員則自統帥總領以至舵工火夫其工程則自範合繩墨之始基以至氣表遠近之美備均屬焉近來日本講求水師立海軍卿卽師此意竊維中國自籌辦水師以來統計大小兵輪自製與購成者已有四十餘號徒以分省設防畫疆而守遇有事變撥調他省師艦以爲接濟而號令不齊衣械不一平日旣無統屬之分臨時難收臂指之效朝鮮之役南北洋師艦相遇且不能以

旗號通語更何望其合操布陣南北洋不能一律已如此而他省可知矣論者方且祖述前明戚繼光俞大猷所論海防之緒餘以爲南北沿海設立水師提督分三鎮守防以時會哨爲海防上策是徒知風颿之利而不知輪船之捷也伏查

國家經制凡一事關繫數省者則責成一人以督理之故各省漕務則立有漕督長江五省水師則立有長江水師提督擬援此例如原奏所請請

旨特設水師衙門以知兵重臣領之職掌機要總決庶務凡各省之大小兵輪及沿海之機器船政各局皆歸統轄衙門既設更立五司以經理庶務一軍政司二典選司三

廣儲司四糧精司五會計司先遴選練達正直之員領其事俟水師人才輩出擇其尤者以輪補之並擬設立議事處稽察使凡事大而不能遽決者則詢議事處以獻替可否地遠而不能猝至者則派稽察使以廉知得失夫然後綱舉目張水師之能事畢矣伏維我中堂殫精竭慮整備水師立有機器支應船塢各局規模亦已略具然問途必於已經立法貴求至善英法剏立水師百有餘年至於今舉數十萬水師之將士而人皆自愛事盡稱職舉數萬萬之帑金而無絲縷之虛糜無分毫之浮報者夫豈以外洋之人賢於中國哉亦法制使然也以中堂之才力威望整理海防挈領提綱原無取拘泥成法惟中國水師創制伊

始非得一大有力者將一切制度爲之釐定俾得張弛因革悉協機宜以垂百世令典將繼起者何以爲蕭規曹隨哉水師衙門旣設然後何學士所陳六事可以貫行謹次第其先後權衡其緩急分條覲縷爲我中堂陳之

一原奏勤訓練一條以儲人才勤教練爲水師第一急務誠至當不易之論蓋水師莫急於製船莫難於選士師船之值最巨者多則二三百萬小者亦不下數十萬價值雖昂使有欵項剋期亦可蕝事若水師將士非召募可集非立談可至自入學至管駕竭心力以求少則十年多至十餘年方可稱職此人才當儲之說也歐美水師之分強弱不在船而在兵以俄國之大船富兵多乃黑海之戰戰艦

四十五號英法師船未及其半而俄卒不敢犯之其攻土爾基也以鐵甲巨艦五十餘艘闖入黑海海口英遣師船偵之僅十餘艘俄遂未敢跬步離海澳何哉俄兵多而未練將少而未教此教練當勤之說也查英法師船數足相埒法之官員學問每優於英而英反甲於法者以法兵之精者無逾十萬英兵之精者乃可四十萬其教練然也美國之師船少於歐洲各國而濱東西太平兩洋之間居民勝兵者數十萬指顧可集精銳實不亞於英故南北花旗之戰卒收水師之效至今談水師者莫能軒輊英美此將宜練而兵尤宜多練之說也練將之法自學院始練兵之法自練船始其目有五一曰分設小學以廣收羅現在天津

已有水師學堂矣沿海各省不乏英俊子弟或因路途間隔以致裹足不前誠如摺內所慮造就之途太隘成材或恐不多若各口設一水師學院經費既慮不支而日後各學造就之士志趣未能一律則共事難望和衷擬請仿照西國章程於沿海省分如廣州福州上海天津等處設立水師小學學內選取十四五歲幼童以五十人爲額專取身家清白五官無病漢文稍通者充之入學一年課以英語九事并用華語課以算學先取幾何之淺近立數十題試之旁及經書中之言兵事者課以論說每歲由水師衙門派員臨學按程考試中程者送入大學院每學院取送十五名四學所取歲計六十名各學由水師衙門派監督



一派洋文兼算學教習各一派漢文教習二幼童年及十五歲考不取者黜之未及十五歲可留學再考幼童入學由監督選補歲中取者不及十五責在監督濫取者責在考官二日設立大學院以專造就水師所需人材至不一矣然今日聚之一學之中他日卽分爲各舟之用故宜齊其心思一其志趣方可收同舟共濟之效擬仿西國章程於水師衙門左近設一大學院定爲年限分立各科凡由小學送入幼童卽教以英國文字以華語教以幾何八線審面重力流熱光電以至天文輿圖及格致諸學之淺近者圈讀中國史鑑以博其識趣誦覽外國史書以廣其見聞如是者二年而後考考六十取五十以軀幹魁偉心

靜膽壯者三十名送入學生練船專學駕駛以精於算理者十名專學製造又以五名學醫事五名學會計學製造醫事會計者仍留大學院分門而課如是者又二年各以所學比較其入格者習製造則爲考工生派入各廠以執藝事習會計則爲支應生派入各艦稽核兼習公法以司文案習醫事則爲醫學生派入醫院以資閱歷以上各科宜先請外洋專門教習各一初入學院之幼童約派教習六人以教之學院必課英文者欲其異日通曉外洋專門新舊書籍不至故步自封也必以華語講解各種學問者取其口耳熟習易於進境並易於化俗也外洋諸國學院皆以本國語言講解各種學問現在總署同文館所課算學亦

用漢文此其明驗碯證惟專門之學如製造醫事等項初創學院中國人才未出故擬先請洋教習以英語教之此時學生已讀英文三年可無扞格不通之病矣但外洋重方格致諸學名目繁多邇年所翻譯者義理未能明晰名目尤無畫一擬乘立學之時令各院教習採取古今書籍內相當名目釐定成書奉爲典則庶無泥古背今同名異義之虞至船上各色口令尤宜準定頒諸練船師船奉爲定式此雖細事然一或不慎貽害匪淺數年前德國甲艦二艘駛近英法峽海口令不一舵工誤聽以致二船相擊人船俱沉可爲殷鑒外附水雷學堂一由水師之佐領應選專習製造演放各種水雷一一使之明體達用計入學

六月可竣事再更番選充所儲益廣三日設學生練船以知駕駛水師人員依船爲命必須衽席風濤方可任駕駛之選英國水師學生年十三歲卽入練船法國學生年十六歲他國學生至遲亦無過十七歲者若如以上所擬幼童年十五歲入大學院二年後考送練船則已十七歲矣擬請於旅順口置一大練船艙可容八十餘人歲由大學院考送三十名簡派專門教習初次開辦似宜專用洋員教以測量星象推算經緯運用儀器演習帆篷運舵掉艇結繩升桅探水演礮試槍舞劍之法爲之口講指畫不厭不倦其穎異者進以講解汽機礮火之體用測繪海圖之淺深旁採各史所載用兵制勝之條以水戰爲主而海防

及外國各史所記戰事爲尤重反復而辨難之暇則令之  
溫習學院所課各學如是者二年而考考取者派入各艦  
爲少從若額外外委之屬再派帆船二艘附於練船使學  
生輪班出洋自行駕駛外附管輪練船一凡各小學與大  
學院未經錄取其有富膂力擅巧思者再嚴汰而妙選之  
使專習折配機輪布繪圖式之事其輪機製作之精亦稍  
稍與之論及如是者歲取二十人年終考取者派入各艦  
爲管輪生至各項練船可由水師衙門調取他省木身輪  
船以改之而經費可省矣四曰分設練船以練兵卒中國  
沿海七省之民雖風氣各殊剛柔不一而募爲水師兵卒  
適可相濟爲用擬於粵之南澳閩之北館浙之定海奉之

旅順設練船各一艘就近招募十五歲以上約身高五尺一寸胸圍二尺六寸者歲四百人派入練船教以操演步伐槍礮刀劍量水羅經盪槳梟水捲篷運舵結繩接索縫紉各事口令皆用北音以便他日南北各船互調不致有隔閡之病年終由水師衙門派員考演技藝全者錄取取額每艘不過三百練船四艘歲取千二百名派人各艦充當下卒若古之羨卒管火管輪亦由練船分年挑選教習技藝歲取二十人共八十人派入各艦充當下等火夫輪夫若今之長夫如是行之九年後可練勁卒萬餘人五日設卒長練船以精技藝一船之內號令者將領也奔走者兵卒也而承上啟下厥有卒長卒長得人則一船理矣擬

請於旅順設一卒長練船凡派入各船充當下卒者以次  
考升上卒中卒後卽由各艦管領拔其尤者歲送若干名  
分門教演準礮操作帆舵傳語繪圖工作日記各事統計  
各艦選送無過百名越六閱月而考考取者分派各艦充  
當礮長隊長藝長之副歲約八十名其技藝精到者卽挑  
作兵卒練船之教習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又曰一人  
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故卒長多多益善也  
考之英國水師督領五十人管領一百五十人佐領六百  
人英國戰艦旣多需材自夥中國初設水師但得督領十  
人管領五十人佐領二百人已可應用不匱約計督領之  
材至少養至十五年可成管領之材養至十二年可成佐

領之材養至九年可成若按照以上擬請各條辦理九年之後約可得佐領二百人而今之爲佐領爲管領者再加淘練淬勵之功已可升爲管領督領矣再以九年之中各練船踐更遞換新舊相參則可練兵卒萬餘人可練卒長五六百人此中國水師之根本也

一原奏有精選拔一條內稱嚴行科簡信賞必罰官則較優劣別勤惰限年以爲遷轉兵則定格挑補等語夫御將之道貴黜陟明將兵之道貴賞罰明而後將能用命卒皆效死百戰百勝此養陸軍之術也水師亦何獨不然惟水師之與陸軍其險夷勞逸固殊而其學問技能胥由積累而至其選擇有倍難於陸軍者何以言之陸軍列屯出戍



步步立營訓練勤奮紀律嚴明卽可以成勁旅水師以船  
爲家出沒風濤或颶颶起而艤艦掀簸或雨雪至而肢體  
戰瘁晝夜宣力寒暑靡間此平時勞逸之不同也陸軍出  
戰可進可退心有所恃膽氣自豪水師迎戰於汪洋巨浸  
之中一遇敵船轟發雷礮倘使機釜船舵偶一中傷全船  
覆沒長平坑卒無此慘烈此戰時夷險之不同也而況陸  
營兵卒演鎗準礮各有專屬騎士材官立有專營但求步  
伐整齊號令不亂初無委折繁重之事水師訓練兵卒事  
多且精使之升桅則如猿之捷使之泅水則如鳧之安使  
之操礮演槍則必如由基之射一繩一索考据精詳一槓  
一帆體用明習此水陸兵卒技能之不同也陸軍之將所

長者騎射所精者擊刺其於地理之阨塞險易古今之陰謀韜略精研輿道曉暢戎機者古今名將代不數觀其或率旗斬將建樹奇勳類恃其血氣之勇聽將率之發蹤指示非必尺籍什伍人盡知兵若水師之將卒其入學也既已稍通文義及其肄習各事莫不殫極精微於算學則闡負錐曲線之微於格致則極分化體質之細於製造則盡機軸相筭輕重互配之理於公例則曉局內局外主戰主和之機而彈藥之疾徐鐵鋼之堅韌水火之分度礁砂之隱顯風信之徵驗桅舵之將迎皆其分所研究至通曉外國語言文字以資臨事之應對以闡未發之陰符又其餘事此水陸將官學問之不同也綜此數端難易立判知其

不同而無以異之則激勵無由真才不出且重其不同而無以私之則恩義不篤竭力難期蓋所以異之私之之術亦有三焉一擬請別立名目稍崇體制也西國仕途武重於文蓋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於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是以西國水師有以王子王孫之貴結髮入學而躋升統帥者有千把外委之微秩而與國之相臣抗禮者其優異可知矣中國初設水師官員多居武職以其職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職掌武事而授以武職可也授以武職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於引重挽強之粗人不可也中國重文輕武之風積重難返凡居武職者不復問其才學若何卽睥睨而不屑爲伍甚有以數年充當

管駕之員一二語與長官齟齬立受杖責反不如從九未  
入班者其習俗使然也查外洋水師人員有督領管領佐  
領三等各分三級凡督理一軍事務率領一隊戰艦可獨  
當一面者則曰督領有統帥副帥偏帥之別此卽水師之  
提鎮其領艦之多寡不一而品級以差焉凡責任管駕治  
理全艦之事者則曰管領有總領副領參領之別卽水師  
副參游之類因其領艦大小不一而官階以差焉凡佐各  
艦管領分治一艦之事者則曰佐領有正佐副佐參佐之  
別卽水師千把之類三佐之官階不一各以其服官之資  
格爲差焉凡自練船派入師艦之學生則曰少從次於三  
佐之下又查外國水師官員視品級相當之文官與陸路

之武官體制儀注則加一等相待以表優異又凡水師官員洊升督領者可充當各口海疆使之任兼治地方事務而海部尙書與外藩督撫各缺惟用水師督領任之至出使各國頭等公使多有以之充當者今中國整頓水師應照成例仍歸武途惟事屬初辦而欲延攬兼通文武之才則品級宜加詳定恩禮宜極優崇方足以昭激勸擬請參酌西國水師官員命名之義別立名目其已經保請各項武職悉改作相稱職守之名並請次其品級如督領可當一二品管領可當三四品佐領可當五六七品其位至督領者倣照都統副都統與長江水師提督之例文武兼放至出使外洋大臣專爲交涉而設亦可以督領之長於專

對者充當其選凡水師官員所有一切體制均按品級相  
當之文官辦理如是以武官治武事仍合文武兩途之義  
立名目以稱職守則顧名既可思義而輕視武弁之成見  
可除且體制既與文官相同又懸一文武轉升之格以待  
之則異人傑士莫不踴躍奮興而人材不可勝取矣使必  
以水師人員與持弓挾矢之流等量齊觀是等頗牧於賁  
育伍長平於絳灌也且無論異日無智勇兼備之才足任  
海疆之寄卽今日水師學堂之召其投筆而應者勢必無  
人蓋彼將用其才力專爲帖括章句小楷之技以攫高第  
而列顯秩又誰肯入學堂練船攻苦四五年航海數十年  
仍不免笞杖之辱哉此乃轉移風會之樞紐釐正水師之

關鍵故不覺其言之長也

一水師人員擬請明立升格覈定俸銀也西洋水師官員  
並非差使卽以所居之職爲其官守不復他遷嚴定升格  
以杜倖進之弊蓋水師之才半由學問半由閱歷其學問  
已於學堂練船屢考而知至閱歷必須俟以年歲學問雖  
優而閱歷未深者猶難勝任故於每級詳定居職年限限  
滿到班者方可推升凡少從升參佐升副佐每級必  
須派入師船供職二年方准遞升副佐副佐須歷遠洋扣  
足二年方准轉升正佐正佐須在職四年內二年曾歷遠  
洋者方准轉升參領參領或居職三年內一年管帶小號  
師船曾歷遠洋或居職四年內二年曾經署理副領管帶

中號師船者方准轉升副領副領或居職三年內一年管帶中號師船曾歷遠洋或居職四年內二年曾經署理總領管帶大號師船者方可轉升總領總領必須居職三年管理大號師船出巡遠洋或居職四年內二年曾經統領師船三艘以上出巡外洋者方可超升偏帥偏帥須督領師船一隊出巡外洋扣足二年方准拔升副帥副帥或曾督一軍身經海戰或出巡遠洋卓著勛勞方可洊升統帥以上係一定資格惟自少從以至副領責任稍輕年力方壯班次輪至不升者准其控告或班次未到而有真才者亦可破格選拔此則其權操之自上若自副領升總領以至偏帥副帥統帥既按班次還須特拔有班次既到而未



遷者無班升未到而遽簡者良以總領以上之職皆可督理一軍更非器識宏深者不足當此重任至統帥之職每國不過三四人凡督領年逾六十五歲卽當辭職此外洋水師官員升遷之大略也至俸銀之數視其官階旣升此官節食此官應有之俸惟有供職不供職之別供職有陸居行海之別行海者食全俸陸居者有遠近之分近調海部以及海疆使下當差者則食全俸十之八遣往外藩當差者則食全俸此供職食俸之大約章程也年內告假不過三旬准不扣俸告假過三旬者則食全俸三之二續假者則食其半凡巡洋二年回國准假期三月其有因事撤差因案調審者則食半俸此不供職食俸之大約章程也至兼辦他

職則兼食其半俸調往他處則有房飯津貼在艦供職則有飯食津貼種種俸銀之數各有一定則例不相混淆凡計全俸必以到差供職之日爲始其減俸亦以離差之日爲始此外洋水師人員  
俸銀之大略也中國各省自設水師以來所有一切管領佐領之職不過零派之差使且有同一差使各省薪水豐儉不一旣爲差使而不按資格則舉不稱職者有之矣旣曰薪水而數無定額則去此適彼者有之矣開俸進之風長鑽營之習莫此爲甚今旣擬請更定水師官員品級卽以所有品級爲所居之官階擬請依照外洋水師官員升轉之格詳定每級年限不得越級超升惟初始之時人才不多似宜從寬如年限二年者

言三卷三  
三  
減爲年半三年者減爲二年至輪班選拔亦宜酌照外洋之例較爲實在若著有戰功勞績之員倣照外洋水師賞給寶星之例賜以藍翎花翎勇號准食翎俸勇號俸視軍需則例所載約減若干以昭寵異萬不可因其一時之功越限超升蓋酬庸之典與器使之權不容或淆也至學製造支應醫事管輪者外洋亦皆定有品級升格俸銀與水師官員無異亦宜詳加考訂以示鼓勵

一水師兵卒擬請別其等第定其口糧也外洋水師則例有上卒中卒下卒之分又拔其尤者以爲礮長隊長翼長長各有副其自下卒升中卒中卒升上卒少則六月或技藝平常或操作不勤者雖一二年不得挑升其口糧則視

上中下三等以分多寡至各長之副非派入卒長練船專習一事技藝精到者不得充補自副長以充正長須試看一年方可轉升正副長於口糧外各有加糧以爲表異輪夫火夫亦分三等亦立正副長挑升之法如前其餘詳細則例具有成書每卒各領一本後有空白若干頁每月發糧呈送領糧劃押旁記每月所習之事與其勤惰另存副本於支應處以便稽核若有搶險立功者則賞給功牌隨加口糧以爲鼓勵兵卒轉升至隊長而止終不得超遷佐領此卽學成而上藝成而下之義也查北洋水師設有練船各船兵卒亦分頭二三等至各等如何挑升與各長如何挑補似宜酌照外洋水師則例一一釐定而口糧之多

寡亦由此分則兵卒知有挑補定章莫不奮發以勤操作矣又原奏內稱兵卒定格調補年十五至二十募之學成授兵五十休之募新者以補其缺其休者籍爲餘兵酌給名糧四分之一註籍聽調又在營之兵弁皆須終年住船不得上岸三年予假換班遣歸等語查外洋水師兵卒自十三歲上船練習至二十五歲則役限已滿限滿而該卒情願仍留水師者不得續加口糧良以水師操作勤苦壯年方可承受其航海或在水師或在商船歷三十五年者則給贍老口糧因公受傷者亦在此例中國水師擬請召募十五歲以上之童子逾十八歲不得應募應募之時須保五年非有大故不得擅離兵籍五年後復願充當者再

保五年另加口糧若干如是者須四十歲而止若歷年操  
作勤奮並未犯有大過者可派入沿海機器各廠充當巡  
丁惟外洋水師有贍恤口糧故兵卒皆情願出海効力贍  
恤入項欸目無多無論官商人丁以及沿海漁戶所得薪  
工悉扣若干其餘逃卒未領之口糧亡卒所遺之什物以  
及戰時攫取敵船財貨關上抄出禁物悉歸該庫存儲中  
國初創水師必難兼顧及此然非此亦不足以鼓勵故往  
往練成水手一旦遠出卽有逃亡者無事如此則有事可  
知矣擬請倣照中國海關華人放差七年後則多給一年  
薪工之例凡兵卒已役五年則多給半年口糧已役十年  
則加給一年口糧出洋後二年准其告假三月食半口糧

其屯住口內不在艦上執役者亦食半口糧卒長巡洋回  
口例准告假不領口糧又擬請倣照外洋水師設立孤子  
學堂以卹其後凡兵卒受傷或因公死亡准其子入學專  
學卒長之事學二年派往練船始給口糧學有孤子定額  
不足然後選及卒長與卒中執役最勤之子無子亦准以  
親戚入選又宜酌定功牌格式另加口糧若干以賞異常  
出力者如冒險救人救火等事此卽原奏所謂其餘賞卹  
等項亦條別而爲之制之意以上各款皆須參酌外洋成  
例妥定一不苛不濫之細章而後兵卒皆樂於執役矣  
一原奏辦船等一條內有凡沿海各口先必測量水道審  
度地形揣其何式爲宜量行購置等語查西洋師船其分

三種曰甲艦曰快艦曰防艦三種之艦功用不同卽製法不一有因地者有應變者何爲因地中國濱海七省港汊紛歧水道不深迥異英法喫水稍深之船艱於出入前讀美國海部製造司員涇士所著二十二國師船通攷之言曰美國水師亟宜製造新船以防海疆要害擬請造鋼體木底頭號快艦速率須一小時行逾十五海里前鑲衝鋒後安巨礮者二十餘艘中等鐵脅快艦二十餘艘三號鋼身快艦速率須在十八海里以上者亦二十餘艘船身每噸應配兩匹馬力喫水必淺以便出入港汊海防之利器備於是矣謹按地里美國海岸之紆曲迴環與中國相埒涇士以製造擅名游歷歐西二年專攷各國師船之利弊



研究美國海岸之形勢所論各節誠有得之言縱令外國  
專門名家爲我借箸亦不外此數語此因地之說也何謂  
應變涇士所請製造三號快艦祇能近防不能攻遠攻遠  
之船以甲艦爲最而仍宜配用快艦防艦雷艇方足應變  
西國水師公會嘗論之曰近有謂甲艦快艦防艦三種宜  
分用無須配用者不知三種之船功用雖異而以之應變  
缺一不可凡海洋巡哨當有頭二號甲艦數艘外有快艦  
十餘艘攜帶雷艇數十隻更有水礮台式之防艦數艘尾  
之海洋迎敵則甲艦居中其快艦雷艇進則衝鋒陷陣退  
則左右甲艦併力攻擊水礮台常隨甲艦遠發巨礮以補  
快艦之不逮夫水師之有快艦甲艦防艦猶陸軍之有步

隊馬隊礮隊互有功用其名雖異其效實同此應變之說也至於製船之法有三事焉曰船式曰機器曰礮身請分論之泰西水師公會之論船式曰輪船之製始用木繼用鐵今則鋼輕於鐵有以鋼易鐵之說快艦與雷艇二者非鋼不足以致用頭號甲艦笨重非常運舵不靈而駛行不速甲板雖厚而彈力日加各國已逐漸停製近議專製小號甲艦以載重八千餘噸身長二百八十英尺速率約行十四五海里爲度中置百噸重礮二尊旁置十四生的邁特口徑礮十尊中腰帶鐵板厚一尺六七寸船首置機以放水雷數者俱備斯最利之甲艦矣至快艦約以載重三千餘噸行駛十六海里爲度至防艦與雷艇之式議論紛

紘莫衷一是船身則造隔堵以防敵彈爲宜此船身大略之情形也機器則以康邦雙推輪爲最汽釜則因船而施少則四釜多則十二其機器之長短大小配合勻稱方見功效卽如英國新式之快艦曰依利斯長三百尺寬四十二餘尺載重三千七百噸馬力七千匹置雙推輪於後初製時推算家皆謂此船成後可行十八海里及下水試行止行十六海里半又幾經改製幾經試驗終未行至十七海里後以其初所製四頁推輪去其二頁復殺之以減阻力然後行至十八海里半而所費已不資矣故機器式樣必須試驗多次者乃可無弊斷不可以他國未經試用者漫爲嘗試機器如此船身亦然此機器大略之情形也外洋近年考礮

最精每以能穿鋼鐵甲爲程式其大礮之製則以威德活爲最克虜伯次之阿蒙士壯又次之威德活彈中鐵甲斜角小至十八度力猶貫甲此則阿蒙士壯礮彈所不及其製礮之法以流質壓成鋼體渾堅縝密以克阿二廠之礮較之膛平後矣其礮式則後膛勝於前膛無待擬議德法美俄新式戰艦悉用後膛而英國狃於成見乃創爲小礮利用後膛大礮利用前膛之說另樹一幟比及珊德爾船以八十噸礮悞裝雙彈炸裂死傷甚多脫用後膛則前彈未出後彈奚由而入然後方悔其欺人適貽自欺之悞今將水師大礮改爲後膛其經費詎可計耶至於連珠小礮以擊雷艇現以樂登裴爲最捷此礮身大略之情形也驗

之功用既如彼考之製法又如此是中國水師應添師船之數與應配師船之式不言可明惟西國師船之強弱不在多寡而在堅竄英國甲艦號稱五十一中惟二十六艘爲新式意國甲艦號稱一十七中惟八艘爲可用德國甲艦號稱二十五中惟九艘爲可用其餘則自檣以下概以鐵皮木質之礮船充數使聽者不察徒震驚夫各國甲艦之多欲令中國步其後多製戰艦勢必有所不能統計中國海疆綿亘之長四倍於英六倍於法十倍於德幾埒於美而弱於俄至少約需鐵甲六艘大中小三號快艦各十二艘一切船身機器礮式約如前議除已訂鐵甲二艘已購中號快艦二艘以及閩廠製成鐵脅船三艘外尙須甲

艦四艘價約六百萬大號快艦十二艘價約一千二百萬  
中號快艦七艘價約四百二十萬小號快艦十二艘價約  
三百六十萬統計二千五百八十萬兩以九年分計每歲  
製造經費二百八十六萬兩有奇尙不及英法德俄各國  
每年續添新船經費四分之一然而計臣束手小儒咋舌  
矣

一原奏立營制一條有分三大海定爲六營等語查西國  
水師建閘擇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凍往來無間一也山立  
屏障以避風颶二也路連腹地以運糗糧三也土無積淤  
可建塢澳四也口濱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以阨  
要害六也原奏所擬天津崇明南澳臺灣各口按之六要

缺憾尙多天津攔江沙朔望潮汐深不過十三尺有奇不特巨艦難進卽小號兵輪亦有進退維谷之勢崇明彈丸之地講地學者謂爲長江逐淤所成兵船斷難停泊南澳三面受敵亦非駐船勝地臺灣周岸巨浪山湧終年如是且當風颶之衝不利泊焉間嘗細考濱海各口海勢與六要相合者北惟旅順南惟北館可以設營可以建澳可以造塢誠足爲水師之重鎮他如澎湖可以扼守閩廣臺灣定海膠州澳足可顧及江浙廟島威海衛可爲旅順犄角海洋島東可控制朝鮮西可屏蔽遼海至朝鮮全羅道之巨文島尤當倣照英國據有地中海瑪爾島之意設防駐泊以爲防禦俄倭往來之路

查巨文島十餘年前英國水師已遣人圖其形勢測其淺

深曩于役朝鮮曾上書擬遣師船規爲我有者不料去歲  
春英人藉口與俄人有隙卽假巨文島泊其師船樹其國  
幟意殆久假此皆天造地設以衛我東南數萬里海疆要  
不歸歟惜哉此皆天造地設以衛我東南數萬里海疆要  
害之區誠能次第經營於各處稍稍布置建礮臺設水雷  
預屯煤斤子藥卽有一夫當關之勢若不及時經營萬一  
如庚申之變至法船泊廟島英船泊大凌灣海洋島而定  
海一島爲其後路方恨臥榻爲人鼾睡則遲矣晚矣然而  
設防有次第焉興工有先後焉辰下開辦水師以北洋爲  
最要而北洋水師以旅順爲歸宿是宜竭力經營九年之  
間先使旅順屹然成一重鎮則北洋之門戶可固海洋島  
廟島威海衛三處亦宜及時布置繼及北館澎湖終及定  
海膠州至洋人垂涎之巨文島尤當早爲之計此設防之



次第也開辦旅順工程繁多似宜改派深明外洋水師工程之員飭令通盤籌算畫一全圖估計需欵若干復派一公明正直之大員以督理之而後權其緩急自開濬口門淺泓而挑淤而建塢而登澳以及設塔燈安水雷置礮臺建藥庫攤分九年則帑項不竭成功有效此興工之先後也至長江吳淞虎門南澳等處統由水師衙門按季輪派兵船梭巡以其餘力則分年撥派甲艦快船先往鄰近島國繼往歐美各國環游東西大洋以彰國威以練將士計無有逾於此者

一原奏編艦隊一條內有泰西艦隊約分三等宜略倣其意定爲若干隊而擇其尤者爲艦長等語查外洋水師有

甲艦以攻敵有快艦以迎敵有水礮臺以防敵三者當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功用既異分合難拘則艦隊有無容先編者■水師之船既經分鎮各口所隸之艦即可成隊合操水師之魚貫雁行卽陸軍之步伐止齊此合操時則有然者平時師船巡洋亦分隊伍海上相逢亦應逐隊而行官不相等自應統於所尊若相等則推資格深者爲長一切號令憑其施發雖無實派艦長之人而常得艦長之用是艦隊可大可小可分可合並無一定成例又外洋各國水師官員每歲將各官員之資格官階以及所居之職詳刻一書如摺紳錄之類師船或於海上相遇或於口內寄碇皆知誰爲艦長既不紛爭亦不相讓至海上用兵艦長受

傷出缺他員立即按格升補使各艦知所統屬不致張皇無主

一原奏請併省一條有沿海額設水師亟宜裁省等語查裁撤各省艇船與裁汰額設水師此說屢經入告無如各省礙於成例猶戀此不能航海之船不習操舟之人以爲羊存之顧惜故至今各處之罾舵長龍依然歲修歲造擱置沙岸無人看守甚有以蓬索槓具變賣以入私囊者客秋中堂試馭快船至旅順目擊金州水師廢弛罾艇擱朽情形入奏請撤與何學士所議併省之意相合竊思各省舊設水師迫以不得不裁不若寬以設法自裁之爲愈也水師衙門旣設各省輪船盡歸統轄惟閩滬所製兵輪除

四五艘外其餘祇可以供巡緝不足以振軍威擬請將該兵輪仍發各省爲巡洋之用至各船員弁兵卒仍由水師衙門訓練派委以備有事調用可期號令一律其一切養船經費卽由各省歲減修造艇船之費填補是各省雖裁艇船而仍得梭巡實效此漸裁修造艇船經費之法也沿海額設水師爲數不少概行裁汰失業者多查外洋水師每船俱配陸兵數百名專爲登岸守口以及遠藩戰守之用往年臺灣之役今年朝鮮之役倘令我船配有陸兵則師船一至水火卽泯無他先聲奪人辦理自易也擬請查明各省水師兵籍由水師衙門派員前往挑選其精壯者每營約抽幾成另立營伍操練歸併水師倣照綠營改歸

練軍之法養兵經費卽以舊有口糧扣撥老弱者悉行裁汰惟准送其子姪於以上各口所設兵卒練船補額以示優卹此裁汰額設水師之法也至沿海五省以港林立易於藏奸而又水淺不受兵輪難於巡緝惟有改用淺水小號輪船裁併槳艇十號以養一號小輪船而小輪船一號可抵二十號槳艇梭巡之用似亦併省之一法更有請者各處製造局船政局亦當倣照外洋海部之例歸入水師衙門一手經理其利有二師船之礮大小不一卽子彈不一苟無一人分飭製造且不時派人稽查勢必有礮多彈少礮少彈多卽不然或有彈式不稱藥力不齊之弊誠得一人以統理之則平時各廠有分造之責臨事各船有應用之資而

各廠濫委經費所省有不計者其利一中國惟船政局可製輪船前者上海機器局所造者率皆不良於行今已停造惟船政局獨當一而不與南北洋海防聯爲一氣勢必所造非所用且自沈文肅公後領其事者艱於籌款難於任鉅遇事每多掣肘誠使將船政局歸併水師衙門節制則可惟有着之經費造有用之兵輪不能造者始向外洋購辦而分併機器與裁汰人員所省之經費又有不計者其利二又查西國水師其建閩之地船澳則寄泊各色空船員弁撤去只派巡丁看守一時有警立可調配出洋中國水師俟甲艦快艦陸續造齊其時旅順工程亦可完竣每年可酌派數十艦停泊澳內至蚊子各船專供防口之用尤可

言言卷三  
三  
概行寄泊惟留一二號蚊船輪派員弁上船操習則養船之經費可省至九年後練成之佐領管領以及小卒卒長其數必浮於用即可撤住旅順營內惟食半俸則養兵之費可省此乃水師已成後應辦之事謹因論併省而連類及之

以上六條以勤訓練精選技爲得人之始基以辦船等立營制爲簡器之實用皆就何學士原奏參以西國水師之法規模略具竊計九年之中以之訓將可得三百人以之練兵可得萬餘人以之製船可得四十餘號以之設防可得要害五六處本三年求艾之深心爲十年教訓之遠略未有不能稱雄海上者或謂英法各國其君若相講求

水師垂數百年始克臻此美備以德國之精心果力以俄國之地大物阜歷四五十年創辦水師猶未敢與英法爭長而謂中國能稱雄於九年之後不亦誣乎不知帆力廢而用汽機前膛廢而用螺旋未聞用汽機者必先習帆力用螺旋者必先習前膛此所謂善作者未必善成而善因者易於善創也今以各國講求船身機器礮位之精實課訓將練兵用人之效固已登峰造極無美不收中國當此初創席其智謀祛其膠固其能事半而功倍也何疑器械精者倣而用之不必問其爲德爲英章程善者采而行之不必問其爲中爲外非浮慕也非淺嘗也不惟致力於本原而必宅心以堅忍故勾踐之困也臥薪嘗膽十餘年然



後一舉而招吳漢高之於項籍也亦降心抑志屢避其鋒而後垓下之戰不勞而定惟其能忍於始故能成於終忍者非憊然漠然爲唾面自乾之說也是必困心衡慮百折不回陰求夫所以制勝之道不惜貨財以利其用不避艱險以要其成無欲速無見小庶幾謀出萬全冀得一當者也今之論者則不問可否不計成敗惟戰是求至問其所以能戰所以求勝之具亦不過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鞭倭俄而笞英法甚有老成宿將探討夫人己之長短事理之曲直不敢逞意氣之私不敢爲孤注之擲委曲求全亟欲養元氣以維大局而好爲名高者方幸得遂其虛憍之氣放言高論務爲駭世師

船尙未備也則譁然而起曰何不一逞於東將士尙未練也則又譁然而起曰何不一逞於西局外之訾議橫生卽局中之牽掣日甚今日闢一議明日進一辭閱數十年仍無成效

抑何不思之甚哉而難者曰果如所議以創水師則製造新船歲費約三百萬工程歲費約三十萬將卒糧餉歲費先後扯計五十萬學堂練船歲費約十五萬各處機器船政局與各船添修歲費約百萬雜項公款歲費約五萬是統計歲費約五百萬計九年之費須四千五百餘萬乃能舉辦然而我國家前曾下理財之詔矣而各直省所節者無逾百萬前曾有籌撥海防經費歲

四百萬之

旨矣而到處協解者亦無逾百萬今則關卡林立悉索已空鹽漕歲入只有此數而猶欲籌如此巨款也能乎不能曰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夫歐美各國其民人不及中國之眾其土地不及中國之廣其物產不及中國之豐而水師歲費英國約銀四千萬兩法國二千八百萬兩德國八百餘萬兩俄國一千四百餘萬兩美國亦一千四百餘萬兩豈中國反不能籌五百萬兩之欸項乎又查我

朝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首尾五年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其時尙無洋關釐金自髮捻內訌人民凋弊之餘耗項近數萬萬而自壬寅以來歷次

賠欸亦積至五千萬豈今日承平反不能籌此鉅欸乎抑曩時患氣已形故應力爲羅掘今日患猶未見不妨姑事因循乎然則曰不能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苟欲有爲則中國何事不可籌欸亦何在不可籌欸請舉四事以概之鴉片煙土歲征八萬餘箱漏稅者歲率二萬餘箱今使與印度立包攬統購之法則漏稅之二萬箱可絕以每箱三十兩正稅計之則歲盈六十萬矧可加稅至百餘兩則所盈者可至千餘萬此事之可爲者一也水煙旱煙飢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論男女十有六七統計天下戶口扯計大縣不下百萬中小者約五六十萬今從至少科計每縣吸食以十萬人計每人日捐錢半文

一縣得錢五十千一年得錢一萬八千串通各直省一千三百餘州縣計一年約可得錢二千餘萬串惟抽之於吸煙之人未免苦其繁雜若按就地抽征之法以稅出煙之地各省罌粟概以此例則歲可盈銀至少亦二千餘萬西國重征旱煙而不征食鹽蓋食鹽爲貧富所用故弛其禁若水旱煙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查英國歲收煙稅二千餘萬法國近四千餘萬其他各國少亦至數百萬此事之可爲者二也中國以銀錠爲幣平色不一今若倣西藏鼓鑄銀錢之例由官自鑄大小銀錢凡一切關稅賦課撥解欵項均以銀錢兌納約可歲省平餘火耗至少二三百萬而鎔鑄滲銅之盈餘有不計也且銀錢旣由國庫開鑄

務使輕重畫一則民間易於樂用卽可由官庫造爲楮幣以代之約庫存銀四千萬可出楮幣六千萬此英法二國之楮幣不脛而行於環海者也如是周轉又可盈數千萬更有進者東西各大國專用銀幣者惟中國與印度耳外洋兼用金銀故銀日多銀日多則價益賤數年前磅價值三兩三今則昂至三兩七八矣以銀易磅耗折日巨查印度歲入之銀約值六千萬磅而每歲輸納英國以銀易金歲折二百萬磅約銀七百餘萬兩是亦一巨欸也中國旣與外洋互市亟宜參用金幣使子母相權無畸重畸輕之弊如是可暗彌折耗之費亦至少千萬惟此患未經覺察人不之信然將來水盡山窮之時必有起而行之者此事

之可爲者三也中國各省驛站之費一巨欸也今若改倣外洋郵政局之法不惟可以省經費亦且可以便官商而歲入之欸雖不及英國稅一千三百餘萬法國二千五百萬之多然於國帑亦可少補矣此事之可行者四也然而議者閎然起矣不曰殊乖政體卽曰有礙成例譁者一人和者百人矣甚有指議行各事無非亡國所爲今若立地創行日後流弊滋甚於是倡者一人撓者千人矣不知天下無有利無弊之事知有利而因循坐誤則利源自消知有弊而立法預防則弊竇自絕泰西各國之征權無一非亡國之政其稅工藝之印票卽王莽醫卜方技自占之法也其稅質劑之券卽南朝輸估散估之法也其征坐肆之

稅卽魏明帝差分店稅五等之意也其按屋征抽卽唐行  
間架之意也他如酒酤有權輿馬有稅卽漢之權酒算車  
也舉凡民間所用之物無不搜括殆盡然而民生日裕國  
用益饒者何也取於民者還爲民用民有利不能生卽以  
所取者生之民有害不能去卽以所取者去之立法無中  
飽之弊涓滴歸公蓋上下之情通而君民一體之道得焉爾今  
際此生民未有之創局徒爲一二鑽研故紙浮議所阻斷  
斷然以往事爲可鑒不齊其本徒循其末不求其治徒憂  
其弊是無異懲色荒而禁昏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也則天下  
尙有何事可爲又豈特包鴉片煙稅征水旱煙稅鑄銀錢  
設郵政四事也哉又豈能籌餉項以經理海防也哉故曰



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記言卷三終

適可齋記言卷四

南徐馬建忠

覆李伯相札議中外官交涉儀式洋貨入內地免釐稟己卯夏

查所奉抄發譯署來函內有五月二十二日威使來署先說中外往來儀式一節云英約載有督撫行領事用劄文我們不願意所以要商量等語繼說洋貨入內地科征一事意在仍照現在條約辦理而注重在免內地釐金各節查中外交涉以來西人兩次構衅籍勢憑陵乘我倉卒之時要我立約篇帙數十頁條議數十款無非藉此取益故領事則優如公使稅則則輕於各國我方循章守約無緣

啟齒今何幸難端先自彼發正可因其相要者我據公法以爭之使果如願以償誠不至自封故步卽或所議不洽亦不過仍守舊章謹擬條說縷陳於左

一論中外官交接儀式威使總以德國條約並未載有督撫行領事用劄文字樣且以彼國欽差給法國領事都不用劄文因其是客官而領事官在中國算是客當用文移爲說此乃威使強辭德國條約未載劄文字樣者因其換約在英法之後大事則在約內申明至於往來交接儀式之小節則以本約內第四款括之欵內載明中國官員於該領事等官均應從優欵待如相待諸國最優者無異其時中國所待最優之國曰英曰法英法領事督撫行以劄

文德國自在從同之列故德國條約未有明文蓋不言而喻者也至於彼國欽差給法國領事都不用劄行此當反詰威使劄行申陳二句如何譯作西文英約內所譯申陳曰斯戴得孟特譯劄文曰戴格拉那凶豈英法二國習用此噉克斯保塞譯劄文曰戴格拉那凶豈英法二國習用此種字樣爲上司下屬往來公牘之稱乎此種字面不過譯申劄如何解義並未譯申劄有何區別使所譯者誠爲相當之名何英法二國論交涉公文字樣從未提及乎英法二國既於劄行申陳無一定相當之名則威使所謂彼國欽差給法國領事不用劄行者爲指洋文乎爲指華文乎指華文則二國往來公牘專用洋語自不可以華文名之

指洋文則洋文並無劄文字樣又何從而名之哉洋文所有各種公牘之稱乃因事之輕重而殊其體裁並不因官之大小而別其名目卽有分別不過於公文首尾上司屬員稱呼有異而公文則別無字樣也法國領事指南一書第三卷之第一節有領事官與本地官員往來公文一條云往來公牘共有三種曰諾特卽通知之意曰墨磨亞爾卽說略之意曰來特爾卽函牘之意領事無公使之責專用函牘繼又解其三種體裁曰諾特之文須莊重合式所以傳承上司之命而通知外人者也墨磨亞爾者條陳一事梗概概不簽押者也來特爾者則爲公文領事出名而簽押之者也又云有所謂戴貝司者則領事與其上司往

來公牘之稱惟領事與地方大員所有公牘間以此名名之法國所論領事公牘如是英國可知是西文並無劄文字樣何以威使云我們欽差給法國領事都不用劄行哉且倣照法國條規凡領事與地方大員間以領事與上司往來公牘之名稱之稍示區別此卽華文劄行申陳之意也至云彼國欽差給法國領事不用劄行因其是客官以申明督撫不能劄領事之說此又礙不於倫矣彼國欽差與法國領事各不相轄眞客官也若領事於督撫雖非屬下究竟在督撫轄地辦事已屬客中之主以領事之與公使擬領事之與督撫蓋相似而實不同也今彼旣不滿於舊約欲有改易我亦何必拘守成約不肯增刪自可乘此

機關與之商酌如領事到任當奉批准然後由譯署咨本省督撫行知該領事該領事於奉到批准之日方可視事蓋批准由我撤回亦由我我可藉此以戢其跋扈之勢彼如曰此乃歐洲各國凡領事無審案問事之權及不沾優待公使之恩者方有此制則答以在土爾基領事所有利權如在中國無異而領事亦必奉批文方許任職不過土文呼之曰巴拉特歐洲各國則呼之曰噉克散卦都爾聲音或異而字義則同也且也今春西班牙與越南立約亦有領事必奉到駐紮之國國君批准方可任事之條而越南優待領事與中國無異如彼以約內並未載有此條不必增行則中國領事須奉批准亦係約內所無何以胡璇

澤充新嘉坡總領事官必有批准憑據方能辦事有案可查似亦可以閒執其口若經此一番抵議彼或許我加入領事奉批之事然後求一客禮相待之式則無妨許彼以督撫待領事專行客禮而領事於督撫仍執下司客官之禮公文來往督撫用照會領事仍用申陳至晤會儀式於奉到批准晉謁以及去職辭行之時用客省藩臬謁督撫禮其餘接見不論庶幾各盡其道兩不相妨在我雖陽失割行之虛文而陰收約制之實效得失似可相當况乎以平行客官禮待公使以客省兩司禮待領事則於彼之公使領事不致漫無區別似尙斟酌得宜使彼以公使行文關道領事行文府縣應用何式轉相詰問則應之曰公使



於關道以及領事於府縣各不相轄並非督撫於領事可  
比若用公文可由公使照會督撫轉劄關道領事照會關  
道轉劄府縣至平常彼此用信俱爲平等如此辦法可以  
兩無窒礙則公文儀式似不患無詞以答之然竊料威使  
意中總以洋貨免釐爲要務雖二者相提並論其所重固  
在彼而不在此也

一論洋貨入內地免釐一事海關稅務曲折多端然中國  
向辦章程原未盡善茲乘其有修約之意不妨因計就計  
就西國所論稅則之理而更定中國增稅之章以與釐金  
相抵查歐西各國通商稅則就物之品類定稅之輕重或  
裕國庫或護商民不能一致然稅物總不外進出口貨出

口之貨概不徵稅所以爲土產籌銷路與他人爭利權卽  
征亦無多法國每年出口稅不出六萬元是其明證惟國  
內獨有之土產不畏他人爭利者則不妨於出口重征之  
西人精於理財者皆云秘魯之雀糞強銷意大利之硫磺  
中國之茶葉皆爲獨有之貨自然之利無妨多征者也至  
進口貨當別四種其一曰天生物料國內所產者少必仰  
給別國方足民用者如法之煤鐵咸豐十年與英立約凡  
英之煤鐵減征則法之工匠便於鼓鑄冀可獲利其二曰  
外來製成之貨本國亦有者重其征以護商民如英法皆  
製洋布大呢使許英之呢布運入法國而輕征之則銷場  
必大法之織呢布者必致向隅其三曰製成之貨本國不

產者又宜區分二種有其貨爲民生所必需者則寬其征以蘇民困如英之麥與酒許外人運入相時以酌其輕重有其貨惟■豪富始能置者則重其征以濟國用如法之時式衣粧運至別國必加征者是也其四曰遠來之貨本國所無民雖不得不用而究不能多用者亦重征之如英國於進口之茶糖法國於進口之加非等是也各種貨物輕則至值百抽五抽十重則至值百抽五六十且有值百抽百之多法國女衣運入美國有不啻值百抽百者別國貨物只准運入海口不准轉運別口而入口之船復有船鈔旗號口岸各捐名目以禁其運行之利至咸豐十年英法和好益爲首立通商條約彼此互讓減輕稅則然亦有

值百抽至二十五者厥後歐洲各國所定稅則多因之以增損焉美國征稅仍自獨重爲其國內物產饒富無所仰給於人故也中國幅員最大居溫涼之道而百物悉生得地脈之精而五金悉備於我無所乏自於人無所求但宜通商以收各國之利權無事通商以給民生之食用乃歐洲各國垂涎已久尋端犯順構兵恫喝乘我未及深悉洋情逼我猝定稅則各種貨物除鴉片外無所軒輊正子兩稅不過值百抽七有半之數咸豐八年所定條款雖在英法二國定稅之先然爲時未幾咸豐十年英法之稅則已爲歐洲各國輕稅之嚆矢尙有遠過於中國者則當時英法與中國立約豈非欺我不知以與我爭利且又續許各口運行

土貨止納半稅並無旗號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盡爲所奪矣數十年吸中國之膏血官商貧富無不仰屋而嗟今何幸而中國漸悉外洋情勢且又設立招商局以分其利由此推廣而機器織布開煤煉鐵漸可收回利權以爲富強張本乃洋商入內地執半稅之運照連檣滿載卡關悉予放行而華商候關卡之稽查倒篋翻箱負累不堪言狀與我

朝軫恤商民之至意大相刺謬律以西國勒抑外商庇護己商之理又不啻倒行逆施矣茲乘其欲免釐金許我加稅之機做照各國通商章程擇其可加者加之以與釐捐相抵然後將釐卡盡行裁撤省

國家之經費裕我庫儲便商賈之往來蘇其隱困皆幸賴有此修約之轉機也今擬修約稅則所應加者亦區進出口貨分別辦理進口貨略分四種其第一種天生物料如煤鐵之類爲中國所自有惜乎無人採取又兼轉運爲難每不敵外來之賤應於外來者仍舊值百抽五以廣招徠其餘五金亦按是例而鉛銅則倍之其第二種爲外來製成之貨中國亦出者如洋布之類應加重征至值百抽十五之數庶幾中國產棉倣用機器織布貨本雖重亦可奪西人之利其第三種製成之貨中國不產者如鐘表玻璃器洋傘之類此必有力者方可置辦應加征至值百抽二十五而一切奇技淫巧之物亦例焉卽洋酒呂宋煙糖菜

之類向在豁免今則一切加征至值百抽三十較之外洋  
 稅則猶不為重其第四種遠來之貨本國所無者鴉片煙  
 為首以其為害人<sub>之</sub>毒物自宜苛征以困之赫總稅司前  
 請每百斤收稅銀一百二十兩尙應加重其餘雜貨皆無  
 過值百抽十五之下者至出口貨除絲茶兩項仍值百抽  
 五以裕餉原外其餘各貨均減至值百抽二三惟茶葉現  
 在印度加爾古答之北高山之際谷名亞撒者亦產美茶  
 歲出數萬箱中國茶葉雖佳奸商類攙他物是當整理茶  
 務不可令我專有之利授之於人按稅法有二有按物抽  
 稅者有估價抽稅者按  
物抽稅其稅則一經釐定不得與物價相低昂故難操其  
 輕重之權而估價抽稅致有關係與商賈爭辨互不相服  
 及請中估而貨物已形壅滯茲所論值百抽若至內地土  
 產者乃約略論應增之多少並非囿於一法也

貨無妨示以寬大之恩許其裝運各口但應加以口岸旗號之捐而華商船隻則概不收捐以示鼓舞庶可杜假冒洋商之弊又西人在各口開行亦與我華人爭利若倣照西法征以行帖之捐所得當亦不少聞之西人謂中國稅則增至值百抽十三差可與釐金相抵而西人欲停釐捐有願值百抽八者今修約以抽稅從重彼族必然不允然後可截長補短一律減至值百抽十外加各色雜捐似可當釐金之入卽或不當釐金之入而利權歸我農賈殷富亦何靳此些須釐金培養國脈矧民富則樂於輸將失之彼者旋收於此未爲無利也或者謂誠如所論

彼將悍然不顧其奈之何若禿筆焦舌與之辨論



相持不下彼將藉端要求是又自我生釁何利之與有夫  
爲此說者必其不知西國通例者也否則爲洋商作說客  
欲以撓我者也誠使我願加稅守之以定持之以堅上下  
一心不爲外人所搖奪豈有不行之理夫和約之與商約  
有異在我不背和約決無開釁之端而所定商約則固有  
以十年或十二年爲期如欲修約先行知會之專條今於  
每國修約期前先爲知照以一年爲限屆時會議堅持應  
加數條之稅彼習見中國辦事有前茅而無後勁不能堅  
忍勢必極力爭辨如或限滿稅則猶懸而未定不妨倣照  
西國展限一年若彼仍然抵難則豫告之曰俟所展限滿  
猶未定議所來商貨當照通共稅則納稅而通共稅則先

爲酌定給閱較擬加之稅更重迫之使不得不從是亦寓  
剛於柔之術也夫不許通商或可藉以啟釁欲行增稅斷  
難因之興戎不然歐洲瑞士比利時蕞爾彈丸介於大國  
之間將無稅之可加而國非其國矣然猶可自立而度支  
不窘者弱於勢猶強於理中國據理以爭何畏不情之請  
美國稅則最重未聞有以加稅與他國決裂者此理光明  
正大質之萬國無可置喙蓋通商足見邦交之誼加稅乃  
我固有之權不得謂稅章之利洋商而害華商者歷有年  
所中國習慣自然勢難變易正當謂稅章之損華商而益  
洋商者歷有年所外人從旁竊笑急須更張今宜振刷精  
神力圖補救將從前稅則痛加改訂使運洋貨納洋貨之

稅運土貨納土貨之稅且許其運土貨與華商同一納稅  
不過征以他捐稍示中外商民之異華商爲我國之民故  
輕其稅賦洋商奪我國之利故重其科征固與各國征商  
辦法情理勢三者皆同彼又豈能以己所習行者爲不合  
而藉詞以啟衅端耶每屆各國修約之期必加其稅不出  
十年中國稅則不亞歐洲各國商民可富餉源可充中國  
轉虧爲盈轉弱爲強之基實在於此雖曰物窮必變皆由  
天道之好還要知困極而亨端賴人謀之克盡是在堅持  
定見不惑浮言庶可革作法自敝之非免局外旁觀之誚  
萬一意存猶豫未肯據理以爭則仍有舊約可循抽釐如  
故使彼以英約二十八款各貨納稅後卽准由中國商人

遍運天下而經過稅關不得重加稅則等語

洋文將英貨  
納稅後運入

內地子口稅外不  
得重加征云云

爲免釐之左證則應之以釐金之設由

於軍興西文解之曰戰稅者此也釐金並非關卡不過倣  
照英法美軍需之際各種用物加釐盡徵之意惟中國未  
有如西人徵取之法設立釐卡不得謂之另立一關重征  
已納關稅之貨也此乃我自有之捐廢立由我夫美國於  
南北交戰捐釐至三十一萬萬洋蚨英國於黑海之戰捐  
釐至二千九百五十六萬二千磅法國兵燹之後歲徵釐  
額不下六萬萬佛朗從無有外人過問者良以民間日用  
所需物物加釐以供軍費乃一時變通之計各國自主之  
權非交涉外邦所應干預然貨爲洋產彼旣藉口有詞釐

出華商孰是甘心輸納固不如免釐加稅挹彼注茲爲上乘妙法也

上李伯相論朝鮮商約界務稟

壬午夏

忠前於本月初五日由煙台舟次肅上一稟諒塵鈞鑒計此次東渡除襄助朝德議約外尙有令朝鮮預籌與俄羅斯邊界交涉事宜與咨訪中東陸路通商利弊二事請將抵朝鮮後一切辦理情形分別陳之溯自初六日自煙台起旋後至初八日行抵漢江則德使巴蘭德已與其統領駐紮大東洋兵船總兵貝朗格駕兵船兩艘先二日至卽夕作書致前議約官趙甯夏金宏集二人令請國王派議約大員來會並卽將約外聲明照會攜來初十日巴使議

定以忠不諳德文此次約稿援中西成例參用法文一冊俾便較對十一日朝鮮國王仍派趙金二人爲議約大副官賈照會馳至次日偕往德船與巴使會議初英美二國約外照會均於簽押日與約稿國書並交此次以巴蘭德素稱難與慮有反覆遂於是日令趙金二使先將照會賁交巴使然後由忠議定於十五日簽押巴使以事成之速喜出望外於約稿一無更易惟欲於約外另立照會一通以略表異英美二國之外忠視照會所書特恐朝德換約需時請於美英二國換約後同時令商民先來貿易忠以所請於約稿無關出入令朝使照覆允行而於文內爲增入未換約前商民雖准與美英二國同時貿易而領事官

來口僅以賓禮相待不得以公牘議事一層以示區別十五日仍會同於濟物浦支帳簽押壹是如例德船卽於十七日起旋忠亦偕丁提督率威遠超勇揚威登瀛洲四船同日西渡而日本花房義質在漢城聞朝德議約復於十一日令其參贊近藤真鋤來我舟及德船偵探約稿未得見怏怏而去此忠襄助朝德議約情形也振帥爲俄國事致朝鮮興寅君書交尹秦駿乘揚威快船賈來揚威行道旅順勾當公事後明日始至忠於初八日致趙金二使書時卽先錄底稿寄去令呈其國王與執政預爲籌議迨甯夏等至語及此事則云其國與俄國何處交界及有無商務應否商辦在廷均屬茫然其國王轉命來詢於忠忠因

言 4  
爲遍稽掌故則朝鮮與俄國本非接境自咸豐十年中國與俄羅斯立約分界以圖們江口以東地歸俄羅斯於是朝鮮與俄國始有交界之處則欲考朝鮮與俄國交界之處當先考朝鮮與中國交界之處謹按會典康熙五十一年烏刺總管穆克登奉

旨查邊至白頭山卽長白山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遂於分水嶺勒石爲記蓋中國與朝鮮以南北分界自長白山迤西則鴨綠江間之北爲中國南爲朝鮮迤東則土門江間之北爲中國南爲朝鮮而咸豐十年中俄和約第一條則中國與俄羅斯係以東西分界自松阿察河經暉春河迤南盡圖們江口東爲俄羅斯西爲中國圖們江卽土



門江又名豆滿江審是則土門江口迤西朝鮮仍與中國  
隔江接境而與俄羅斯交界僅在江口一隅又朝鮮通文  
館記丁卯年咸鏡道觀察使金有源稱有異樣人至慶興  
府東門外聲稱爲俄羅斯人該國都統遣其在對岸界牌  
近處築室稽諸地圖則慶興府東門對岸卽土門江口之  
穆湖葳地則兩國交界僅在土門江口其証尤明且查中  
俄和約稱兩國交界與土門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  
過二十里而此二十里當時以爲中俄分界之所如春秋  
吳越具區兩國均不得有不得謂之俄境則朝鮮與俄國  
接境僅在江口出海一隅其地甚小且隔江相望界劃判  
然非若他國壤地毘連必須派員會勘乃明者比而以言

商務則此江口一隅僅屬荒地卽附近之處亦無大都會  
可屯集商賈故向來中東互市惟在慶源會甯二處從未  
有在土門江口者以其地僻遠非懋遷之場故也慶源會  
甯均在土門南岸與吉林隔江接境俄國欲來此通商必  
先越過吉林地界是兩國邊界并無商務可興壤地旣非  
毘連商務又無可興則派員至交界商辦一層似可毋庸  
置議第俟兩國立約後公同遣人至該江口鹿島之北樹  
立界牌如有越境人民當按照中俄條約辦理至論通商  
則俄國海參葳地方與朝鮮已開元山口岸一水可達宜  
仍照各國水路通商章程辦理爲善旋以此意語諸趙金  
二使二使亟以爲然遂請於國王及執政仿照以上所言

大意函復振帥交忠攜回俾由總署轉示俄使此忠令朝鮮預籌與俄國邊界交涉事宜而朝鮮囑忠代爲籌議之情形也至若中東通商水路章程自可新定而陸路則均有成例忠查朝鮮土產極少惟紅參爲大宗民間不得私售每年開採由公家收齊交貢使攜至北京出售卽順攜中西紬緞紗布各貨而歸借逐什一此例相沿已久其國自官員以至通詞人等皆以是爲謀利藪未便遽變此外互市則有吉林之慶源會甯奉天之中江三處慶源互市二年一次會甯互市每年一次所市者不過牛梨等物交易極微而費用甚巨朝人頗以爲累惟中江互市每年二次所市者亦爲紬緞紗布等物商務稍旺前聞王樞堂在

津曾與憲台有欲罷慶源會甯二處通商之議忠此次至朝密爲咨訪朝人謂

聖朝顧恤藩封無微不至惟吉林兩處互市稍貽東方之累設一旦罷去則其感

朝廷之德與憲台之恩當必愈無暨極中江商務稍旺於其國亦無所累可姑置之將來海禁一開中西各貨均由水路而來則中江一市久且自廢顧各路通商章程尙須就各國成例量爲變通以存屬國之義其大端如各國駐紮公使爲國家所派中國則第當由北洋大臣委員前往俾便與朝鮮官員平行而中國人民在彼涉訟亦卽歸委員照會典所載會審成例辦理又如朝鮮人至中國須准

其以土貨運入內地及入內地採買土貨與以土貨由此口運入彼口中國人民至彼亦然以示屬國無分中外之意等款均當另行酌議惟稅則仍應按照公例蓋過示區分恐各國亦或別生議論此忠咨訪中東陸路通商利弊而兼籌及水路通商章程之大略情形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仰求指示茲於十八日行抵煙台謹將一切辦理情形肅陳崇鑒幸垂察焉

上李伯相論漠河開礦事宜稟

丁亥春

漠河各處金廠偏近俄疆出產旺盛久爲外人覬覦自應迅圖舉辦原奏所稱招募商人醵股約帶礦化各工攜帶機器前往承辦等語籌辦之法與中外各礦局相同唯該

金廠地距江省二千數百餘里在愛琿上流又數百里輪舟所不能達開礦機器類多粗笨重大搬運維艱費用尤巨比年滬市蕭條殷實之商半遭折閱且惕於數年前股分之虧語以招股釀資百無一應就令展轉勸諭以利歆之亦恐徒曠歲時難以湊成巨欸憲諭所謂集貲非易得人尤難洵扼要之論也唯漠河各處金廠乃邊防最爲喫緊之區亦江省亟應籌辦之務嘗博考輿圖參以聞見竊謂宜仿古屯田之法試辦謹以所見言之案漢以黃金爲幣上下通行而開採之法書缺有間近數十年宇下五大洲所用旣廣所產益旺俄國烏拉山東悉畢爾部之採金始於嘉慶十八年美國嘉邦舊金山之採金始於道光二

十八年英國南洋屬地新金山之採金始於咸豐元年以上三處初採時一處所獲之金有歲值銀六千餘萬者近已少綢而五洲各國現在各處歲入猶統值銀一萬四千數百萬俄美英所產實居三分之二採取之法以淘金爲宜舊金山之沙長千三百餘里寬一百餘里金之在山凝於沙石分支交互都成脈理山水衝激挾之下趨石塊重而沈下中壅爲沙上浮爲泥層層有金唯最下者結最厚人持鏟一斧一畚一鏟以取之斧以碎之畚以淘之豆金漉以水屑金甚微則滲以汞合而蒸之汞化而金凝已淘採之初人日所得值銀百兩故聞者麇集始年萬五千人其明年增至十萬人後人愈眾金沙亦瘠每沙一噸淘出之金少猶值銀二錢一人

終日之獲可扯銀一兩其有竭津而淘者獲金雖饒而置  
機厚水非擁厚貲集眾力不辦沙既瘠而淘者稀遂議從  
沙傍高山探脈開洞鳩公司以採之凡開山探礮鑿石搏  
沙磨礮淘洗合汞烹煉用機器數十座用工役數百名費  
殊不貲又礦石每噸約可得金值銀六七兩方不虧工本  
迥不如淘金者日獲雖微猶可自給故舊金山開山之七十九公  
司少贏多絀英之新金山俄之悉畢爾採山者鮮淘水者  
眾蓋鑒乎此也至其辦法  
舊金山居者稀少至自他  
國者皆聽往淘採不爲限制旣流寓日眾始人限十五丈不  
得占人現採之地採畢往他處亦如之每處停採不得過  
五日若開山礦人限三百丈始得礦者倍之集公司者各



以應得之數予之每處停採不得過一月有逾限聽他人  
接採之所得之余官不收買聽入市自爲交易立法簡略  
人人樂趨又地氣溫和種植蕃蕪流水不冰淘金者終歲  
不輟且耕且牧招集日眾英之新金山其法全其地氣又全  
兩處併收耕牧之利今且十倍於淘金焉至於俄之烏拉山東地  
居極北冰雪沍寒五穀不生金沙雖旺而無水可淘往者  
蓋少遂以罪人往役人限數十丈每日所獲不准私相貿  
易由官給半值而留其半以充經費近以鐵路接通始有  
集貲開山畜水礦中備冬日之淘洗者由是所得滋豐自  
咸豐十年與我重定東界以什勒喀與額爾古納爲限康  
熙時索還之正克薩尼布楚二城復入於俄地雖極邊苦

寒顧饒金銀乃并發減死罪一等者往採如律比遂商賈  
屬集屯牧駢羅尼布楚城已爲重鎮今據成副都統所稱  
漠河阿爾罕奇乾之金廠在黑龍江南岸計對北岸疋克  
薩城又查劉大臣所稱粗魯海圖係由俄語轉譯當卽蘇  
克特在額爾古納河西岸正對我東岸額爾德尼陀羅蓋  
之卡倫黑龍江北岸與額爾古納河西岸旣入於俄其間  
尼布楚爲五金最旺之處適在額爾古納河西岸名之曰  
新蘇克特正對我東岸巴圖爾和朔之卡倫與呼倫貝爾  
城相距約數百里嘗詳考中外輿圖以求產金之沙自阿  
爾罕奇乾河迤西至黑龍江與額爾古納河交會界彈之  
處循而南下至蘇克特地有千餘里在內興安大嶺之麓

與舊金山高山之麓所有撒拉們約亞金兩河形勢相似  
興安嶺亦係沙石凝結又與舊金山之石相似金沙之富  
當不少讓於美况額爾古納河西岸俄人採金已著成效  
東岸更近鑛山真脈能得多金似可操券惟揆其辦法約有數難該處地甚荒寒民  
尠殷實四月解凍九月結冰淘採有時樹藝無術由官辦  
則籌備巨款度支維艱招集流亡安插不易自夏徂秋半載淘金或  
使之自食其力若天寒冰涸游手安資非若新舊金山地  
方溫煖可牧可耕不致聚處滋擾其難一也由商辦則釀  
股遠來商情攜貳糜費甚大眾口皆啓開山則效有難期  
淘沙則散而無紀且購機器僱工匠往返多稽時日非若  
新舊金山負山濱海可無轉運之艱其難二也由官督民

採則貧民瘠戶工本不敷荒壤窮邊控制難遍况淘沙合  
汞豈能稽察入微非工役私肥卽吏胥中飽不能如俄之  
峻法嚴刑勒令工作收其半值以充公費其難三也伏讀  
皇朝文獻通考黑龍江四徼凡設卡倫六十有四各設兵  
守之重扃保障金湯萬禩今  
國家慎固封圻

特簡大臣督辦東三省屯防操練事宜邊務鑛務均關緊  
要自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復經俄人經營布置戍以重兵  
以俯瞰我邊陲我黑龍江省西北斗入於俄相距一水擊  
橈聲聞彼方開礦治兵眈眈虎視旣不比內外蒙古有肯  
忒亞爾泰二山爲屏南北八城有北天山及巴達克爲闕

又其壤地相錯僅止一面尙可恃崇山峻嶺爲之鄂博以視茲地險易迥殊故西自喀什噶爾東至琿春毗連俄界約近二萬里而江省西北一隅與俄最爲逼近尤不可無名將重兵以戍守之擬請由東三省大憲相度舊設卡倫之所察勘金坑最旺之區遴委幹弁選募近邊耐寒之兵勇先撥三四營駐劄其間督令淘金其有偷挖金坑者亦招入伍以兵法部署之人各予地數十丈不准私占互爭淘得之金聽其自市官若收買毋任抑折若慮金沙難於物色第於英美各國僱諳練鑛頭三四名歲費不過五六千金或由山東平度州鑛局李道挑取工頭數名咨送赴營留充教習令其周覽指示導之淘洗試行數月得金果

饒然後再增數營專員督率冰泮之日卽飭淘金以當口糧寒沍之時仍發坐餉以資操練如是歲可得金少亦數十萬且歲省兵餉六十餘萬其利便可約舉焉臨邊設戍建威銷萌以屯以淘役不再舉便一也醵股招商曠日持久移屯卒爲礦丁則朝令夕行立可舉辦不致展轉延誤事機便二也機器開礦成虧難知若淘金則一鎊一畚隨處可備無待籌費卽可開工便三也各直省浚河治道多役防營今令駐劄該處之兵專事淘金不與他役夏秋就地淘採春冬仍歸伍防屯政礦工並行不悖便四也礦久禁閉偷挖必多強敵覬覦匪徒勾結肇衅貽患在在堪虞今招入伍以佐屯軍旣杜禍萌且資眾力便五也分地赴功人

爭自奮以舊金山爲率人日得金一兩則淘採所入較坐  
餉爲優平居旣已飽騰臨事必能敵餽便六也計名授地  
悉準營制每日赴工六成爲率營弁哨長各任一分餘夫  
羨卒遞相替代召募之眾法亦如之使伍符尺籍按冊可  
稽旣杜虛冒之弊且泯苑枯之迹便七也半年淘金省餉  
無算萬夫萃處貿易必繁部庫不勞於挽輸閭里且資其  
生聚無採金之名而節養兵之費收實邊之利而靡遷民  
之勞便八也礦產旣富趨集愈眾更於其間平治道塗南  
至呼倫貝爾再東至齊齊哈爾使通達于腹地聯絡乎三  
省便九也總而論之不勞役不費財可固防可制敵內以戢匪徒之  
出入外以杜強鄰之窺伺不數年間邊備益修軍儲益裕

當務之急莫要於此况自通商以來金銀之流出者眾以彼各國皆用金錢我則上下皆以銀爲市已失子母相權之道久受制於外人若我中國產金既饒則金價必賤而貸款之出入華商之貿易所裨益匪淺甚矣是否有當伏候訓示

擬設繙譯書院議

甲午冬

竊謂今日之中國其見欺於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來彼與我所立約欵稅則則以向欺東方諸國者轉而欺我於是其公使傲睨於京師以陵我政府其領事強梁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色教士散布於腹地以惑我子民夫彼之所以悍然不



願敢於爲此者欺我不知其情僞不知其虛實也然而其情僞虛實非不予我以可知也外洋各國其政令之張弛國勢之強弱民情之順逆與其上下一心相維相繫有以成風俗而禦外侮者率皆以本國語言文字不憚繁瑣而筆之於書彼國人人得而知之並無一毫隱匿於其間中國士大夫其泥古守舊者無論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於語言不達文字不通不能遍覽其書遂不能遍知其風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則欲使吾士夫之在位者盡知其情實盡通其壅蔽因而參觀互證盡得其剛柔操縱之所以然則繹書一事非當今之急務與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戰勝於疆場則

然戰勝於廟堂亦何獨不然泰西各國自有明通市以來其教士已將中國之經傳綱鑑譯以辣丁法英文字康熙間於巴黎斯設一漢文書館近則各國都會不惜重貲皆設有漢文館有能將漢文古今書籍下至稗官小說譯成其本國語言者則厚廩之其使臣至中國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漢文教習學習漢文不盡通其底蘊不止各國之求知漢文也如此而於譯書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近今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與京師譯署雖設有同文書館羅致學生以讀諸國語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專譯書卽有譯成數種或僅爲一事一藝之用未有將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條貫譯爲成書使人人得以觀其會通

者其律例公法之類間有摘譯或文辭艱澁於原書之面目盡失本來或挂一漏萬割裂複重未足資爲攷訂之助夫譯之爲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鈎攷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覆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彷彿其語氣然後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髮出入於其間夫而後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爲善譯也已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

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  
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而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  
字言語而漢文則麤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  
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  
華語者爲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爲彷彿摹寫其詞中所欲  
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  
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夫所譯之  
書皆駁雜迂訛爲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訕笑也夫中國於應  
譯之書旣未全譯所譯一二種又皆駁雜迂訛而欲求一  
精通洋語洋文兼善華文而造其堂奧足當譯書之任者  
橫覽中西同心蓋寡則譯書之不容少緩而譯書之才之

不得不及時造就也不待言矣余生也晚外患方興內訌  
將至東南淪陷考試無由於漢文之外乃肆意於辣丁文  
字上及希臘並英法語言蓋辣丁乃歐州語言文字之祖  
不知辣丁文字猶漢文之昧於小學而字義未能盡通故  
英法通儒日課辣丁古文詞轉譯爲本國之文者此也少  
長又復旁涉萬國史事輿圖政教厯算度數與夫水光聲  
電以及昆蟲草木金石之學如是者五六年進讀彼所謂  
性理格致之書又一二年而後於彼國一切書籍庶幾貫  
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遂與漢文無異前者郭侍郎  
出使隨往英法暇時因舉曩所習者在法國考院與考其  
文字格致兩科而幸獲焉又進與考律師之選政治之選

出使之選亦皆獲焉曾擬將諸國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異以及教養之道制用之經古今沿革之凡貨財歛散之故譯爲一書而爲事拘牽志未得遂近復爲世詬忌擯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舊業今也倭氛不靖而外禦無策蓋無人不追悔於海禁初開之後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實而早爲之變計者當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時艱竊謂中國急宜創設繙譯書院爰不惜筆墨旣縷陳譯書之難易得失於左復將書院條目與書院課程臚陳於右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見而心許採擇而行之則中國幸甚

一繙譯書院之設專以造就譯才爲主諸生之入院者擬

選分兩班一選已曉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姿質在中  
人以上者十餘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淺深酌量補  
讀而日譯新事數篇以爲工課加讀漢文如唐宋諸家之  
文而上及周秦漢諸子日課論說務求其辭之達而理之  
舉如是者一年即可從事繙譯而行文可免壅滯艱澁之  
弊

一選長於漢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絕人者亦十餘名每日  
限時課讀英法文字上及辣丁希臘語言果能工課不輟  
用志不紛而又得循循善誘者爲之指示不過二年洋文  
即可通曉然後肆力於繙譯收效必速蓋先通漢文後讀  
洋文事半功倍爲其文理無間中外所異者事物之稱名

耳

一擬請一兼通漢文洋文之人爲書院監理並充洋文教習凡諸生應讀洋文書籍與每日譯書課程皆其派定應譯之書亦其擇選而考校諸生之勤惰進退及學有成效與否胥責成焉

一擬請長於古文詞者四五人專爲潤色已譯之書並充漢文教習改削論說暇時商定所譯名目必取雅馴不戾於今而有徵於古者一一編錄即可爲同文字典底本又擬雇用書手五六名以備鈔錄

一院中有執事者必須常川住院諸生則旬日休沐一次准假歲無過一月歲終諸生勤惰由監理稟報批飭榜示



一應譯之事擬分三類其一爲各國之時政外洋諸國內治之政如上下議院之立言各國交涉之件如各國外部往來信札新議條款信使公會之議其原文皆有專報此須隨到隨譯按旬印報書院初設卽應舉辦者也其二爲居官者考訂之書如行政治軍生財交鄰諸大端所必需者也爲書甚繁今姑舉其尤當譯者數種如羅瑪律要爲諸國定律之祖諸國律例異同諸國商律考異民主與君主經國之經山林漁澤之政郵電鐵軌之政公法例案備載一切交涉事件原委條約集成自古迄今字下各國凡有條約無不具載其爲卷甚富譯成約可三四百卷東方領事便覽生財經權之學國債消長銀行體用方輿集成

凡五洲險要皆有詳圖爲圖三千餘幅乃輿圖中最爲詳備之書羅瑪總王貴撒爾行軍日記法王那波倫第一行軍日記此兩王者西人稱爲古今絕無僅有之將材所載攻守之法至爲詳備他書應譯者不可勝記而諸書類皆英法文字擇其善者譯之開院後一年其已通洋文諸生卽可將前書分課繙譯二年後新讀洋文諸生亦可助譯則出書自易其三爲外洋學館應讀之書應次第譯成於彼國之事方有根柢如萬國史乘歷代興廢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幾何八線重學熱光聲電與夫飛潛動植金石之學性理格致之書皆擇其尤要而可資討論者列爲逐日課程一二年後卽派諸生更譯附旬報印送以資觀覽

焉

一書院中擬設書樓除初設時已購中外書籍外新出者應隨時添購其書籍必派人專司日時啟閉每月按簿查點其初應購之書值約數千每歲添費數百金可以補其未備

一一二年後擬于院中自備活字板一副雇刻工之精於刻圖者數名其初譯件不多可倩書坊代印

一書院房屋總宜寬敞整潔其居地宜附近通商口岸取其傳遞便捷消息靈通而外洋各報紙公司船隨到隨送即可分譯不致稽留

一書院費用皆有定額擬派一支應者專司出入按月呈

報至書院內各項額外開支皆宜預籌經費按年撥給以爲書院立不拔之基焉

100.100.5-1

100.100.5-1

適可齋記行總目

卷一

勘旅順記

卷二

南行記上

卷三

南行記下

卷四

東行初錄

卷五

東行續錄

卷六

東行三錄

適可齋記行卷一

南徐馬建忠

勘旅順記

光緒七年辛巳春余于役津沽三月于六月午後在天津新關勘對船陽帳目嗣問招商局明晨有出口船否意欲再往沽口小住數日德璀琳言漢納根明晨乘鎮海往旅順口七八日回津旅順口新鑿砲壘日後挑淤浚口建設船陽爲遼海之關鍵亦爲北洋水師之總匯余亟欲往觀一相地形他日有議及興工者或可稍參末議不致鄂書燕說■德璀琳亦懇懇余往因遣僕持帖知會陸管駕官歸檢行裝晚十點鐘登舟



三月二十七日黎明四點二刻鎮海鼓汽解維海河曲折  
勢如蚓屈而春季糧艘梭織輪舟左右避煩不易七點鐘  
鎮海掠一糧艘過左偏擱淺於是倒輪牽帆良久始動十  
點二刻抵大沽口懸表報擱江沙水漲九尺餘十一點二  
刻出口向東偏南一度行四點二刻霧起海角東南風勁  
六點一刻霧大合輪行稍緩七點二刻霧解星月皎潔  
三月二十八日晨六點一刻舟抵旅順口外大沽距旅順  
口一百七十邁合五百二十里舟行十八點三刻緣霧緩  
輪者數刻海口向南其門兩山對峙右雞冠山高十六丈  
而西陔左黃金山高四十丈新壘踞其巔工匠見輪舟至  
緣脊瞭望若列螺兩山皆童峯牙矗立七點入口口深

二丈至三丈有差內橫亘淺沙深丈二尺復進水深處正對白玉山下椗山麓有舊壘遺址七點二刻與漢納根駕舟艤三官廟下漢納根自往料理余獨上廟後之塔下瞰口內全形見東西長約六七里寬無逾二里自口門入白玉山宛如人胸東西兩灣隱然兩臂右臂長伸泊大舟可數十艘雞冠山蔽之陸游擊謂雞冠山低敵彈或能及我我彈不能及彼左臂短縮潮退可涉若挑濬亦可容大舟十數艘黃金高山蔽其前敵彈斷無可及之理惟聞其泥糝石難施疏鑿午後偕漢納根陟黃金山山峻削漢納根以石磴磴道剗石填谷盤旋曲上寬平可輒利運重焉新壘之基已立中有石峯嗟呀業以火藥轟去三分之二躋

鎮四眺則口內外之形勢口左右前後之羣山畢呈目前若掌上觀也南望有山屹然峙於中流者城隍島也北望白玉山後浩然無際者金洲灣也東西淺沙浮嶼若隱若現口內潮涸左臂之灣攜形浮鷺成羣啄食其上右臂之灣如半月形綠波微縐中界一泓水色較碧如著色圖犁然可別者灣中之深水也余問漢納根曰敵艦來攻壘砲及遠幾何日擬置二十四商酌後膛砲於壘角可左右前三向四邁而遙使重建一壘枕雞冠山麓為犄角則敵艦入口左右壘砲可交攻焉再於白玉山舊壘排列巨砲適當口門敵艦斷難飛越曰設或敵艦鼓輪駛入我彈猝難命中彼進口內勢必東衝西突為捨命之攻■將來船隄

廠局漸次營造不幾輕於一擲乎況山巔之壘無水敵斷汲道壘潰可計日待矣曰敵艦衝入我口口內容地無多我砲下攻準船若的竭一日之彈敵艦必成齏粉壘中雖無水源而一二日之水可先貯也且船隴廠局旣設則三壘之外又宜多儲水雷富鉅百萬者以千金置備不亦宜乎曰灣內惟右臂能泊舟而雞冠山低敵砲或能及我若何曰敵彈遠者無逾四邁我二壘之砲亦及四邁是彼彈及我口內之艦已先受我壘中之彈矣曰敵艦或乘黑夜來襲則如之何曰是宜置電燈以燭之曰若乘霧以逼我則如之何曰口門窄難容二艦若一艦並駛霧不能窺左右但差數丈舟必觸礁敵人斷不肯冒險深入然則霧雖我

害亦非敵利也曰口之左右灣嶼櫛比設使敵人蟻舟他灣暗渡以襲我後則如之何曰口內防禦既備黃金山之砲可反顧而艦上之砲亦可遠攻敵若掩襲勢必運巨砲運巨砲則山路崎嶇卽由至近口岸斷非一朝一夕可至試思所築磴道平坦如砥運砲亦需騾五十匹敵人倉卒來攻何能猝辦縱或搜掠民間騾馬然我壘我艦之兵豈同石之難轉匏之已繫不可先發以制乎因觀其砲壘之圖爲五角暗壘之式所置大砲二尊外向左右旋施位置得所遂下山周視所擬造船塢處在黃金山麓山障其後頗得形勢惟左臂淺灘浚深不易且地多卵石未知土性疏密下掘有無水源至陽陂可鑿山石以贅之價廉工堅有

無虞其倒塌者閱畢上船已報六點鐘矣

三月二十九日狂風如吼起視霾晦大作煙水漠漠諸山近咫尺亦不可辨而霧不利敵之說可信矣午後一點鐘霧稍斂山腳盡露癡雲戀巔風未稍息四點鐘有聲撼山谷蓋漢納根以藥炸石也升樓眺望則又連轟數聲隕石飛擲夕陽中狀若歸鳥亂投煙霧亦與之俱散因見三官廟前有閩浙船十艘膠於沙上無帆檣樁似腐朽多年未曾出海者以問陸游擊乃知此卽旅順水師之兵船傍岸之屋卽水師船塢兵船船塢皆隸金州副都統制以五百水師旗兵駕之每歲夏間當出洋會哨一次初旅順口需水師船以無廠可造奏請

飭下浙閩兩省每三年各送新船一隻歲送修理舊船油麻料若干今則水師兵額如故也例送新船如故也歲送油麻如故也而水師未嘗一巡海上船隻未嘗一出口門油麻未嘗一潤船身徒令兵役以之資生管領以之分肥勒派油麻商戶以之致困有水師之名與水師之費而無水師之效此皆泥於牢不可變之成例所致如有以虛費裁減爲請者則將以羊存禮存閭執夫議者之口嗚呼天下有名無實之事如旅順口水師豈少也哉

四月初一日風聲徹旦舟傾側不已晨起寒若小春我重棉漢納根在岸阻風不得登舟午後風不少衰閒觀水手操演槍砲救火等事敏捷整齊其可用也翻閱洋文新

聞紙見有載博亞民始末者博亞民居近亞非加南之善望角近攻英人英人屢挫初博亞民爲荷蘭裔居善望角英人自嘉慶十年攘其角復虐使之積不相能博亞民他徙至咸豐二年博亞民逐去蘇魯野番撫其地而有其海口曰納大肋英人畏偏逐之而踞其地博亞民內徙涉哇亞河北岸立國名哇亞北國制以民主都名貝來多尼亞英人喜其馴聽其自主同治十年值選民主名蒲爾日力圖富強以爲國強必先富民富民必先爲民籌懋遷之道哇亞北國無海口海口惟納大肋英人奪之復重征出入口之稅以困之其北有得刺哥海口屬葡萄牙可緩頰減稅惟口故多毒蚊螫斃牛馬車運甚艱法惟有鑿



鐵路以通之則可避英之暴征而貨亦暢銷議定蒲君自往歐洲貸款購料兼與葡萄牙議約英人嫉其行用計離貳其民且煽鄰近野番名加弗爾攻襲其國至光緒三年蒲君事蕝由歐回見內外盡敵知爲英人所使意不少怠與兵追襲加弗爾外患平而英之納大肋監軍名散貝斯東見計不行致書於其理藩院謂哇亞北國力弱不足以敵野番卽不足爲納大肋輔車兼并之爲便且博亞民亦無不爭願來歸者使聽其自主建造鐵路則納大肋稅無所出勢必不能自存書上理藩院許其便宜從事散貝斯東於光緒四年春至哇亞北國多方煽其民民爲所惑始以地盡獻於英削蒲君爲民英人又草芥之於是激成眾

怒致有近時兵釁英人二百年來專假護助以吞噬人之  
土地助五印度并五印度助加諾大戕加諾大助奧削野  
人殫奧削野人助土而基削土而基豺狼其心封豕其能  
而於各國公法大會通國新聞日報猶自稱秉禮之民守  
義之邦噫是直如歐人謂英之君相惟利是圖妄談公法  
其心則長蛇也其口則羔羊也於奸取哇亞北國見之  
初二日晨風靜五點三刻刺艇往探口之右臂旭日初升  
微風習習有水皆綠無山不青棹至中央潮退艇阻淤不  
能進舍舟而陸山行十數里小路蠶叢耕夫牧子各荷鋤  
叱羊而出地雜石塊惟宜菽稷行至右臂之尾遠可十五  
里始知前所謂六七里者蓋俯視而小之也其尾舊有故

旅順城遺址至此內口與外海相隔僅一高隄中秋潮盛海水可越灘而入敵之艇槳亦可外艤宜置備焉聞其近地有以淘金爲業者因呼一鄉人導往行二里許則見高崗平地土堆纍纍如蟻蛭導者曰此金沙也遍山皆是問曰日淘幾何白無多強度日耳數年前有拾十數兩重一塊者已改業他徙矣今則夏閒於老鐵山石焦下水底取沙往往有拾至五六兩一塊者然或逐波臣或葬魚腹利雖大命爲重也至視淘金之所則蓄澗水爲小池旁堆沙石一人持鐵鏟一人持木瓢鏟者鏟沙於瓢持瓢者篩諸水中浮去其麤者而存其細者淘一日約得金四五分此法桔槔之不若漏金多矣因向淘者購取三四枚有黃豆

若者而淘者云猶有蠶豆若者此蓋所謂豆金非沙中之屑金也誠得參用西人淘洗之法獲可倍蓰於是遍跡沙石見其現於地面者周圍六七里皆此礦沙則其深入地脈者詎可限量華人垂涎海外金山蟻趨羶附孰意其近在咫尺也再聞漢納根曾言老鐵山旁產煤余因以問土人答云去歲經外國人往關東請一劉靶頭來勘視興工開井現已見煤矣靶頭者何鑛師也殆認識煤苗百發百中如箭之赴的不爽故名之歟復行四五里許越二嶺至一濱海龍王廟嶺生層紙石是爲煤苗至其腰見煤頂黑石一堆乃出自井中者作工二十餘人鋸木支井井側深僅四丈餘因召所謂劉靶頭至問以果知其下有煤否答曰吾業此二十餘

年矣測無不中此間無識煤者余來自千三百里無親故  
測至此處卽云有煤今興工鑿五日煤層見矣曰若有爾  
知爲何色之煤曰此煤可煉鐵可燒炭是硬煤也隨有鎮  
海正管輪者入井取一塊石謂此殆與美國白煤西山白  
煤相似又問此頭口爾測此煤窑寬廣何若曰此謂普山貨源  
頭遠甚此其尾也曰子知此煤層厚薄何若曰無逾四五  
尺關東煤層有厚至七八尺者然煤層以薄者爲佳薄者  
受壓愈重其質愈密火力愈熾此煤性也步行已十數里  
乏甚另買漁艇遵海灘行入旅順口剛報十二點午飯後  
復上黃金山周巡砲壘見所剩巉石日間已爲漢納根炸  
去四五矣返舟三點鐘鎮海起旋開行回津余因語陸游

擊與漢納根煤窑事謂此地誠有煤與西山若者不獨爲北洋水師之總匯亦可爲水師不竭之煤棧二人聞之亦鼓掌稱快因復順道停輪坐槳艇上岸重詣其地取煤石數斤以便測驗劉靶頭云所攜煤石非煤也乃煤層盡頭之浮面勿以此而例視後出之佳煤也

初三日午後三點鐘進大沽口

適可齋記行卷一

適可齋記行卷二

南徐馬建忠

南行記上

光緒辛巳六月二十三日奉合肥傅相面諭訪辦鴉片事

件遂有南洋之行附錄傅相六月十六日片奏再近有粵

據瓊州鎮總兵彭玉翰林院編修鐘德祥先後代呈節略

大致謂該商等擬集銀二十萬元以作公司資本先與印

度妥訂章程合同每年限定運赴香港洋藥若干箱每箱

價值若干統歸公司承買繳價再由該公司發售中國各

口不准印印度洋藥徑運他處售與他人如於定數向可

銷再由該公司寄信印度添運該公司於賣出後每箱統

交中國稅釐銀一百餘兩四月間適有英官沙苗奉派前

來中國查攷各口每年售銷洋藥數目何獻墀等與之相

見議論創設公司之事沙苗允為留意謂若中國與印度

肯照承辦再行函知各等語該商等遂屬彭玉轉言于臣  
鐘德祥假旋游粵素悉洋情深明大局亦將此意函答前  
來臣惟印印度洋藥之來中國必須先到香港而私銷即在

記行卷二



該處為多按總稅務司開呈總冊每年私銷者約有二萬數千箱以現議每箱稅釐百五十兩計之是每年偷漏銀已三百數十萬兩將來南北各口驟加捐數難保各省奸商不徑由香港私運至沿海無關卡之處酒賣私銷則成本愈輕獲利愈厚所謂為淵歐魚為叢歐雀患生于所備之外即法令有時而窮誠能于香港設立公司專歸公正殷富華商經辦仍聽官主持一切務使全網在握毫無偷漏不但歲餉頓增數百萬兩而各省口岸內地之局卡及各路之巡船均可裁撤節省糜費尤屬不少聞何獻墀等多係殷富有此舉亦願出資附股蓋買賣洋藥統歸公司咸知民聞無害是以集本不難其應交釐稅則明立保結嚴定有利無害是特派大員前往監收按照各省關稅釐收數分別章程其有盈餘提撥部庫亦向無慮虧缺惟香港為英國批解地有該國總督駐紮必須該商等先與該總督熟商俾屬地有該國均無扞格如能允其照辦給予憑約勿任洋商英廷君臣均無扞格如能允其照辦給予憑約勿任洋商爭奪阻撓偷運私售此議乃可有成事既關乎大局權非自我獨操英員沙苗前會過津謁晤旋即回國未知該國及印度部主見若何臣于彭玉展觀回粵時已屬其傳語該商等自行與英官設法疏通俟有定議切實稟知再咨商總理衙門暨兩廣督臣核奪安辦茲因議加各省洋藥稅釐誠恐偷漏愈多終致有名無實不得不就彭玉鐘

德祥之論聊備一說其成否尙未敢豫定除先咨總理衙門主持商辦外合再附片憑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二十四日晚餐後上怡和新南陞船一點鐘開行天陰微雨

二十五日晨六點鐘舟抵大沽停輪待潮天陰大雨十點鐘天霽潮生啟輪出口午後雲日晶瑩水天一色清風習習暑氛卻掃不知在伏中也向晚隱隱見塔燈知距煙台不遠二十六日晴六點鐘抵煙台以

萬壽節封關須次日乃開早餐後鎮北兵船管駕官劉步蟾子香來謁因乘舳板上岸散步而歸午後假寐片刻子

香復來邀同登陸閒眺望玉皇閣之嵯峨攬芝罘山之秀色爲之神怡旋回船夜色晦暝風雨未止

二十七日晨四山雲合大雨傾盆船面不可坐立惟偃臥  
艙中讀莊蒙逍遙遊一篇消此抑塞而已旁午天霽至鎮  
南兵船晤船主洋員哥加聞漢納根附舟自旅順來寓岸  
上因復登陸訪之小坐移時還舟泐寄李伯行書至鎮北  
船答拜劉子香回舟後子香又來送行下午開行雲霾四合船主恐  
有霧駛向大洋山島不可復見

二十八日晴至黑水洋東南風大作舟搖蕩殊甚

二十九日晴風仍甚至清水洋知余山將近午後至黃水  
洋過奈山舟中晤英人毛里士卽光緒二年偕至開平看  
礦者談及伊今在俄國海獲歲日開煤產煤無煙一噸約  
價一二兩頗獲其利其地有日本人二百五十餘名設有

領事華人約二百餘名無官保護大受俄人欺負俄人兵民約共二千五百人云晚八點鐘收吳淞口一小蓬船橫掠船首猝被碰裂霎時沈沒不知船有幾人能拯起否慘然久之十點半鐘抵虹口浦頭上岸

三十日晴使人往探赴港船隻則法國公司已先二日行矣初二日雖有商船以載貨無艙搭客初四日有英國公司往港遂定附是船午後暴雨俄霽至匯豐銀行兌銀行主加末隆前曾在津相識遂邀初二日晚膳談次適遇巴西喀公使因邀初二日早膳出過外國書肆購論鴉片事書數種而歸然燭披覽略得梗概

七月初一日晴乘轎赴泗涇省母晚十點鐘回寓往返五

時之久乏甚臥閱鴉片書數則

初二日午赴巴西喀公使約談及前此與貴國訂約極欲成盟奈其中有一款謂凡有中國人民在巴西國民人行棧商船雇工者一經犯事中國官卽徑往緝捕巴西官長不得過問等語此實貴國與各國訂約所無我政府礙難屈從去歲在津議約未卽批准者職是故耳因暑抱病會遣微緝譯赴津謁見貴傅相未蒙俯從固屬貴國尊崇國體之意其如我國向隅何當答以中國官治中國民於理頗順貴國何可援他國既往之事爲口實乎渠復云若然去歲美國後我修約何未聞議及此款答以美國與吾國修約意在招工之事至管制西人所役華人非修約之初

意也且余此來別有所事未敢越職議此酒闌遂別晚赴  
匯豐銀行飲筵次行主進曰前者貴國欲興造火車鐵路  
今接倫敦本行電報願借銀至二千萬金磅緣本行深知  
華人信實非日本可比且咸悉鐵路爲中國第一有益無  
損之事故願助者眾今雖不行將來終必興舉也尋各散  
回寓

初三日晴早接意國公使蘆嘉德函固邀晚膳日閒料理  
行裝晚至蘆公使別墅遇新到西班牙駐華公使名祿利格者情  
意良殷言及黎蕤齋星使辦事練達接物誠敬彼國士大  
夫咸器重之因問其日疾何似則云相與宴會數次未曾  
覺察並極道欽慕傅相已久頗欲望見顏色尋又談及前

任伊公使相與惋惜不置余云伊公使前曾與唐景星觀察議及津貼我國商船■為來往古巴裝載華民之舉並議在呂宋准設領事一欸其居心大有造於我國客民不幸凋謝未遂其志祿公使答云此事甚善不第貴國人民樂有斯舉卽我國家亦頗願華民得此利益愈有賓至如歸之美此行赴津必與傅相商之是日席閒十四人籍分十二國蘆公使舉觴為傅相壽且云願與此十二國人咸祝傅相之功德■無疆余答云承貴公使頌揚我傅相良厚甚感甚感在我傅相之心甚願偕海內諸友邦和好無窮用答盛意言畢舉座歡笑而別

初四日晴法國銀行行東赫德加斯肋招飲言及該行總

管三人伊係其一行本極大開設徧於地球倘中國需用借項頗願効勞並可較他銀行減利至六釐並云前貴國借債之時曾有向我行談及者因慮經手人多從中取利有損本行聲名是以辭之以後中國借款似須向各行探聽利息實在情形庶不至誤出重利本欲赴津謁見傅相因印度有事故不果往敢投節略託爲轉呈晚十一點鐘登公司船略坐就寢一點鐘啟輪出口

初五日晴舵樓平眺薰風南來披襟樂甚島嶼蜿蜒起伏不斷海水忽分二色一綫斜縈青黃迥別知舟已過錢塘江口矣午後東南風愈大讀鴉片書數則與友人縱論鴉片入中國以來遺禍之烈糜財之多慨然同感云



初六日晴憑檻一望海波盡平水作豆綠色隱隱西見一  
山知近福州界矣怡和行主名開斯味者亦附船由港回  
英敘談良久甚相得也渠曾在日本橫濱管事極言日商  
反覆無信視券據若空文而上海設行歷三十餘年與華  
商往來交易不啻千萬萬會未少折分毫蓋華商一諾千  
金有無事筆據爲憑者味其言與匯豐銀行暨法國銀行  
主人如出一口而後知西人稱宇內行商首推華人爲不  
誣也渠又云國強基於國富國富惟賴行商華人率精貿  
易富國之基在焉乃貴國不惟無法推助且多方阻撓此  
而欲求富強猶緣木求魚也但華商不學無術人多鄙吝  
士大夫旣不屑與交卽我西人在中國者亦從未聞邀華

商與宴誠使華商讀書通文彬彬習禮則士不鄙棄西人  
樂交將見爭利於市較爭名於朝者日眾非講求富強之  
一道歟余未敢率對附識於此惟明者擇焉

初七日晴風平水急舟逆流行甚搖蕩遠望風帆葉葉漁  
舟無數遙山縈帶已過汕頭午飯後與怡和行主閒談邀  
余寓其行中因恐於公事未便卻之晚十一點二刻抵香  
港進口夜深末由登岸遂寢

初八日早六點鐘登陸探尋舍館則客屨已滿惟  
洋  
房客寓尚有隙地遂居之卸裝後即將傅相致香港撫軍

函投遞外附洋文一緘

洋文緘傅相囑余代擬略云適者

鴉片一節本國反覆籌思迄無良  
法以期辦理之盡善本大臣前次在烟台訂約于鴉片增  
稅一欸尤勤懇焉乃荏苒五年未曾踐約是所望于貴大

臣之良謀碩畫者也本大臣亟欲考究其底蘊特遣馬道  
建忠至港將由此而西貢而新加坡而加爾古答惟求訪  
問得實行蹤均屬未定至本大臣之意馬道知之甚明亦  
將直陳于貴大臣之前望貴大臣深信勿疑如馬道前往  
印度尙祈函致該請訂會晤期頃之撫軍燕臬斯命中軍  
處制軍爲之介紹高克斯戎裝持其刺來見傳語謂撫軍居山巔路遙恐相  
左不敢枉駕明日有事須至山下公所當遣价奉邀云云  
午後至公所答中軍之拜回寓燕臬斯參贊歐德理來訪  
歐英人也爲燕心腹居港多年能廣語待華人甚善與駐  
港葡萄牙路領事交最厚余以意國蘆公使致書領事  
託其介紹領事爲歐言故歐來先施談次意甚洽歐因謂  
明日有郵船行撫軍事繁倉猝謁之恐不能盡詞不若郵  
船行後公暇往見爲便其爲謀殊忠也

初九日晨雨俄晴大西洋路領事匯豐銀行行主甲克松次第來拜路謂華民寄居吾澳門者不下香港與港甚近輪舟往返一日閉耳公暇或可往遊與我總督相見亦兩國和好事也答以奉諭來此未敢擅往澳門且貴國與我國久立和約迄今未換致疏往來是貴國實使之非我國失好也言訖別去晚五點鐘歐參贊過訪謂郵船將行撫軍公宥今日不能相見特來致意務希勿怪

初十日晨雨怡和行主開斯味來訪談及撫軍頗好名事拂輿情以爲異日選進議院之地其善待華人者亦名心爲之也晚四點鐘郵船已開往公所見燕撫軍燕猶未至先與歐參贊談論移時歐謂撫軍曾言閣下旣奉傳相書

來凡一切有關鴉片煙者悉瀝誠相告旋詰歐於鴉片一事意見何若渠云此閱議論甚多欲承辦者頗不乏人但所論未盡可行其人未盡可信耳總之撫軍甚敬傅相事  
事心乎中國凡權力所可助者無不助也繼問沙苗係何  
如人答云沙苗係倫敦印度部中司員此來有外部憑信  
到印度檳榔嶼新加坡西貢香港暨中國各口查察鴉片  
情形實係英國遣來者復問以沙苗意見若何云沙意須  
各口自與印度商量或立公司或國家承辦定以箱數限  
制偷漏自絕此意實屬創見七日前赫德信來亦及此事  
現在印度國家於鴉片一節殊費躊躇沙說其可成也談  
次俊星東監督亦來拜旋接撫軍電報云頃已駕車忽山

水暴發塗崩難行約明日再面云

十一日晨陰雨讀鴉片書數則午後天色放晴二點二刻

鐘接歐參贊來函謂燕撫軍已下山至公所相候遂肩輿

往謁談論良久問答另詳節略節略暨筆談以無文義另

未得其詳爰擇有關事實者附入記中以備顛末餘仿此

余云鴉片人我中國其毒較烟酒百倍貴國征法之酒

印度鴉片歸官督辦售出之價視收買之價幾倍三焉貴

治抽鴉片稅亦至值百抽百現查去歲由香港運入中國

各口鴉片至八萬七千七百四十七箱估價至五千八百

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元如以貴國征酒與鴉片之法

稅之其數已與估價相埒而走私三萬箱仍不與鴉片之

津條約鴉片運入各口每箱惟征三兩尚未至值百抽

十之數縱加以內地釐稅亦不能過值百抽六兩之數是

以我傅相燕台定約有釐稅加洋藥一欸荏苒至今未能踐

約近左中堂亦有加增釐稅每箱至百五十兩之議外人

有訝為重稅難行者不知以百五十兩論之較貴治所征

值百抽百者未及其半但我傅相燕台之約與左中堂近

已示卷二

日之議迄未施行者無他恐驟增其稅偷漏愈多得此失彼未為勝算故特遣本道趨謁訪求良法務期烟稅可加而漏私盡絕且使主持鴉片之權歸公家而不歸私販庶期年減一年漸有銷除之望所貴撫軍大力有以助成之也燕云鴉片一節為吾中英最切要之事未接貴傅輯教論時已將此事稟知本國政府因出示底稿其略云鴉片由印度運入中國先躉寄香港尋覆由港零運各口在港煮烟零賣為數甚少而歲征之稅業已二萬五千元矣前已函致威公使請自港澳運入中國口岸者漏稅歲約百萬兩而偷私者專以香港澳門為淵藪吾國既與中國和好應助其力所不逮今鴉片之漏私若此如威公使及他人有妥善之法使偷漏可絕中國能盡得其應收之稅者吾國自當允從由是觀之援助中國杜絕偷漏本大臣早具此心至加鴉片釐稅一節乃暗寓禁止之意縱加至值百抽百亦不為多餘云沙苗意見貴撫軍以為何如燕云沙意謂凡售鴉片之處如新加坡西貢香港中國等口皆應由國家責成公司歲向印度國家售運所銷鴉片箱數印由國家除售各該口承攬公司外不能再售他人出入之數全網在握豈覆有走私之弊赫德來函亦極道此法之善惟販運一經商人惟利是圖或每歲運入故溢其數以為多銷地步甚或誘為銷售不暢未能抽征及額徒使商人借公司之名肥其私囊而於公帑仍無補也孰若國

家自行承辦先向印度每歲定購鴉片若干箱運儲香港而後增其價值或倍之或半之分售各口承攬公司准其散賣不覆再征釐稅是則權自我操不慮商人舞弊且香港一日本國約內載明豁免關卡各稅故港內無關亦無緝私丁役今貴國准商人在港設立公司承攬販運吾國斷難許貴國在港設員抽征其稅因于港例大有礙也如貴國自行販運未售各口之先寄儲港內凡我同好諒無難商之理其實貴國自行販運增價專售與征取公司稅釐無分彼此也余云貴撫軍為我籌謀甚善惟鴉片產自印度由公家售賣不識印度國家願專售于吾國絕不絲毫分售他人否問貴撫軍與印度制軍素稱莫逆往來函牘亦旁論及此否燕云前接印度制軍函思籌善法大致亦主沙苗之議貴傅相來函謂閣下將有印度之行此意甚善貴國與印度商務日煩貴國理當遣員往來以通信好况有必商之事如鴉片者乎余云本道來此傳相論云既見貴撫軍印度之行惟尊命是聽燕云印度之行本大臣當為貴辭別回寓晚肅上傳相稟函等件

十二日晨雨俄晴封發稟件午後至公所晤歐參贊邀看房舍布置整潔擬掃除以館余者情殷如此殊難峻卻只



得徐圖移駐余因論及港例不得稽查出入口貨倘日後中國設立鴉片躉船棧房得毋勢同畫餅歐云二年前撫軍聞貴國與日本有隙曾出示以鎗炮火藥列諸禁貨後有兩廣制軍澳門官長遣員至港購辦軍械必須持有憑照方准出口倘貴國在港設立鴉片躉船棧房但須將鴉片列諸禁貨即可稽查偷漏亦於港例毫無窒礙並云燕撫軍亦有此意且出示列爲禁貨其權操自撫軍無事通知英國政府也尋晚回寓

十三日晴禮拜日無事午後邀王紫詮往遊英國公家花園石磴迴環林木清幽下視則海島帆檣歷歷在目天然好景不數圖畫矣尋夕陽在山興盡而返讀燕撫軍

致其國政府密牋言港中諸務者

十四日午刻晴至公所歐參贊出鴉片案卷九十二件皆十年中有關鴉片之事者儲之一室使余日往繙閱午後燕撫軍至公所相見云貴道來此情節昨日我已致書詳達於印度總督矣談次俊星東監督來拜余入室內靜閱鴉片案件隨閱隨譯日暮歸寓

十五日晨陰雨午前至公所晤歐參贊密談良久下午燕撫軍邀俊星東監督及其眷屬宴飲乘閒獨坐繙閱案卷移時宴散撫軍謂余今日日暮不及暢談明日相晤當與貴道將赴印度事宜細爲商酌也尋回寓

十六日晴晨命隨行洋人收拾返津午前至公所晤歐參

贊小談回寓料理行裝擬明日附法國公司船南行余之南行也以鴉片產於印度其權非操之燕撫軍故決意前往印度相機探訪妥密籌商方有綱領午餐後肩輿至山頂迴環百折計半時之久甫至燕居晤商至印度一切事宜燕親泐致印度制軍及新加坡與孟買撫軍各一函交余以爲介紹書意甚爲周至孟買在西印度卽出白皮鴉片之地其繁富聞且駕乎印度加爾古塔省會之上晚繕上傅相稟函及日記等件三鼓就寢

十七日晴封發稟件十點鐘燕撫軍命歐參贊以坐舟來送情殷意摯令人可感遂偕歐參贊乘小輪舟登法公司船船甚寬敞入艙小坐歐辭去十二點鐘啟輪出口

十八日晨陰舟行甚疾島嶼希少已入安南界矣午時測得舟行二百八十二邁午後雷電暴雨如注繙閱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論五印度沿革博採歷代書史誠無遺憾惟繙譯地名悉與原音未合閱者終難了然晚復雷雨大作十九日晨晴整理前譯鴉片案卷錄存尤要者數則一查得鴉片進口箱數凡輪船自印度運鴉片入港領有艙口單旋由港撫月咨其數於印督所運之煙其分五種一產於巴達那者隸東印度俗名公煙一產於貝那羅斯者同上俗名姑煙一產於麻爾哇者隸西印度俗名白皮一產於波斯國未識俗名一產於土耳其者俗名金花今查自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六年七年之間所運公煙十二萬一

千八百二十七箱姑煙六萬零九百二十二箱白皮十八萬七千八百六十一箱波斯煙一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箱又四分之一金花一千一百三十二箱其公姑二種則自東印度加爾古答出口白皮則由西印度孟買出口波斯煙先自蘇合出口今則改由波斯灣之蒲西出口上爾基金花運至者甚少前由保賽出口今概由蘇合渚裝載於光緒元年曾由英京倫敦載至二十箱蓋僅見也其裝載鴉片至港船隻統計七年間每月多則八次少則四五次大約英法二公司居多沙遜洋行則有專往加爾古答裝載鴉片之船怡和洋行船亦無月無之每月運到箱數旺月九千餘箱間有至萬餘箱者少亦四千餘箱一查得

同治十年至光緒六年十年間運到各種煙數以及估價之數備列於左公煙二十六萬二千零七十九箱估值一百五十六兆四十二萬二千七百三十四元姑煙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八箱估值六十五兆四十一萬六千零七十三元白皮四十一萬九千九百十七箱估值二百六十七兆七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三元波斯煙二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箱又四分之一估值十二兆九十七萬九千一百六十九元金花一千四百三十八箱估值八十五萬一千二百三十一元總計十年運到鴉片八十二萬二千零三箱又四分之一總計估值五百零三兆四十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三元一查得本年西曆四月二十二日沙苗致

燕撫軍書啟者職員爲印度及外務兩部遣來印度飭訪鴉片事務今至貴治務乞將有關鴉片文件擲閱爲幸旋沙苗往廣東省垣復至香港偕理水廳察得自西歷五月初一至初七日出口船二十四艘所載煙四百四十六箱其間三十五箱載往澳門餘則載至台灣福州廣東等處而載往舊金山者不滿一箱一查得光緒五年八月間有廣東紳士伍紹榮至香港投一節略內開各節如左總署函致廣督云威使意欲裁撤五廠惟在港設一廠由廣督派員管理會同港撫暨粵關稅務司妥商著各煙土庄口報清煙土數目以杜走漏稅務必起色經費亦可減少而總署答云此意甚好卽函致廣督委派委員試辦一

年或數月如果稅務起色經費可省再將五廠裁撤似可毋庸另請稅務司會辦云其時克稅務司云倘責余承辦歲可抽釐稅六十餘萬兩經費可省廿餘萬兩惟須將五廠裁撤止留一廠各憲答云稅釐各有所用釐歸廣東前已收至五十餘萬兩加以正稅何止六十餘萬兩此說難行各憲閱克稅司云鴉片一箱約可稅銀若干答云多可加至百二十兩若加百五十兩似乎太甚恐難辦成今海關監督遣余來此請撫憲設法著各煙土庄口報清銷貨數目由廣督暨監督簡派委員來港專辦並乞貴撫幫同料理不請稅務司會辦如開辦一年或數月稅務果有起色即可將五廠撤去以期兩便一查印度政府議臣巴



登所議鴉片一節云印度出口貨以鴉片爲大宗而公煙  
易碎姑煙堅實碎則煙土零星恐難暢銷是當設法以杜  
其弊前者曾向香港商務局查問公煙姑煙以及白皮三  
種鴉片價值高下之由則云其價值之高下一視出口貨  
之多少爲定沙遜行主則云自中國內地自種罌粟則印  
度鴉片不能暢銷然所以不能暢銷者價昂故耳倘或鴉  
片出口日多則價賤價賤則人爭購買而內地罌粟不能  
與印度鴉片爭價則印度鴉片必暢銷矣我駐劄北京威  
使臣曾云中國雖栽罌粟終難禁止外來鴉片緣鴉片稅  
項歲進二百餘萬兩倘禁外來鴉片則稅項將無所出吾  
知中國之計必不出此此第就中國形勢預爲臆料之說

未嘗爲印度鴉片籌一出銷之路也前游香港見華人行商最惡經手者從中取利初開口岸吾英人來往運貨獲利良多及德人美人同時運貨較英人運貨稍賤而英商之生意日減今則華人自行運貨其費更輕於德美諸商而德美之生意亦減倘若准許華人逕往印度採買鴉片不必輾轉於洋商之手則鴉片價賤則出銷者愈多矣惟華商與吾國交易概皆以貨易貨華商所出之絲茶運至倫敦印度之餉項亦須運至倫敦法莫如今華商逕至印度採辦鴉片而於倫敦劃兌則華商與印度度支既省轉折之費而印度之出餉不致虧折豈不兩便是所望於我政府熟思而審察之

此紙上標密由印度寄至香港

者

一查得港例煮煙出賣悉由商人至煮煙公司領票承辦承辦之人三年一更未更之先出示擇定日期招攬各色商人屆時前赴公司當眾叫賣憑票方可煮煙出賣所有章程約舉於左 一領票之日當納一年票價銀若干元七二兌足 一除納票價銀外須多付一月為押櫃之費一年中不得推諉閉歇 一須有殷實人擔保方准買票凡有短欠悉責保人賠補 一每月票銀須於每月初五日內交付過期差費悉由領票者出 一領票只可在該店煮賣其存儲他處者悉作私論 一每月煮煙土若干隻每隻另納稅銀八毫每日開煮之數當報明公司倘煮多報少除將票繳銷外照例科罰 一夜間不得開

煮倘起貨交客當先到公司申報方可違者充公科罰  
一該店開煮本公司所派中外巡丁查察其有阻擋者卽  
以私論除繳票另行科罰 一所煮煙土須真正貨色每  
隻以公膏三十兩爲額其有攙雜他物者查出充公科罰  
一每隻提膏過三十兩卽是有心影射不得襍和於上  
日前煮之煙膏爲辭 一煮零碎煙土不成隻數者定以  
湊成生土四十八兩一隻爲額以杜奸詐 一每日至公  
司報明所煮額數亦當同報上日沽出熟煙多少 一凡  
有沽買熟煙出口者須先將熟煙抬到公司驗明領出口  
單貼在箱面每熟煙一千兩出稅銀八十元違者查出充  
公繳票外另行科罰 一領票者或有遷地舖須先行報

知公司一凡煮煙之爐須照量地官所定之式起建不得任意爲之以上科罰銀兩視和煮之煙價倍之今則巡丁稽查甚密查出私煮每年甚少午後測得舟行三百十七邁約明日午前可至西貢晚風浪殊甚

二十日晨晴午正至安南西貢口外雅谷角風雨交作舟欹側而行浪花飛濺艙面盡溼尋領港者刺小艇來舟遂乘潮進口河道狹曲有似津沽四點鐘至西貢埠頭按安南地有十二省今南方六省屬法管轄殆割其國之半西貢特六省之一隅耳其河爲瀾滄江之支流分派甚多廣資灌溉以故田疇肥美每歲出口米穀約六百萬包亦可謂足食矣登岸至泰昌代理招商局訪張霽霖已往堤岸

堤岸距西貢可十餘里盡僑華人煙戶稠密街道修整余前曾游兩次未晤晤其友張鏡河詢及此地鴉片則云每歲交易約值百六七十萬元向歸商人零運明歲擬歸法國公家承辦云談次固留晚飯飯罷回舟

二十一日晨晴早餐後登岸復至招商局則張君歸矣遂呼車偕訪舊識法國駐港撫軍味納爾適告假回法代理者爲德里益總兵赴其廨時早未至乃順道由花園一路市廛連接大半我國廣閩之人花園無甚可觀惟樹木叢雜有虎三頭鳥數籠而已回車至代理撫軍之室接晤甚歡問答另詳節畧固留午餐餐次訪知味納爾回法有事借貸欲興造鐵路五六百里他日連軌東京其志頗大歲

抄卽可興工食罷其先鋒駕車送余至招商局回舟小憩  
四點鐘啟輪出口晚間風浪大作

二十二日晴午正測得舟行二百十七邁距新加坡四百  
三十邁午後筆述與代理德理盜問答節略繙閱魏默深  
海國圖志數十頁

二十三日晨晴風平浪靜午正測得舟行二百九十邁午  
後寫家信及洋文信數封晚十一點鐘抵新加坡天氣陰  
晦待潮不能進口

二十四日晨晴黎明進口櫛洗畢登岸至旅店卸裝後卽  
乘車往謁本埠英撫味爾德則已赴檳榔嶼矣順道訪中  
國蘇領事午後訪代理本埠撫軍市米德坐談良久問答

另詳節略

余詢以新加坡運載鴉片出入口例彼答以該埠例不征稅而入口鴉片專銷本口者則運入

煮煙公司其餘箱隻不得私卸亦在暫躉埠內轉運南洋

各島者計去歲該埠共入鴉片八千七百七十四箱其間

姑煙入千三百五十二箱公煙三百三十五箱金花八

入箱轉運于南洋各島蘇門答喇亞哇呂宋者七千三百

七十五箱運往香港西貢者不在此數是本埠盡銷一千

三百九十九箱倘中國禁止鴉片令出必行要無慮本埠

之私偷進出船隻各有艙口單照單

卸貨必不能于單外偷卸分毫也

件 晚餐後辦發公事稟

二十五日晨晴封發上傳相稟函等件蘇領事蒞清來答

拜接晤少坐蘇邀下午往游前領事胡君璇澤花園並在

園中小飲卻焉不可胡君久負盛名爲此埠中西人望前

爲我國領事並兼領俄奧兩國事今已物故故園僅存午

後乘車至匯豐銀行囑買船票順道訪蘇君小坐遂游公



言不卷二  
家花園野花雜樹無足觀者尋訪匯豐行主於其家晤談  
天欲暮矣乃赴胡園晚餐同席者爲蘇文案張繙譯及船  
政局購買木料委員余姓者園主人胡君之子亦與焉席  
散回寓

二十六日晨晴檢點行裝早餐後至蘇君處辭行遂登舟  
舟窄隘殊甚炎熱異常三點鐘開行舟向西北行頗穩

二十七日晴無事三餐後靜臥看書而已晚十一點鐘至  
檳榔嶼口外停泊

二十八日晴進口聞舟泊二日乃開遂登岸借住閩商顏  
金水棧中聊避暑氛此間華商僑寓者約八萬人閩商爲  
首廣幫次之非如新加坡之富戶盡屬廣人顏之居室悉

仿西制埠內華商皆構別墅翬飛鳥革洵足爲吾國生色  
不圖海外竟別開生面如此旣偕其本埠所謂撫衛司名  
嘉爾者乘車至麓旋坐筍輿盤旋折上上瞰高壁下臨深  
淵淵中古樹參天高矗雲表有至三四十丈者甫至山腰  
四圍島嶼拱列涼風襲衣胸襟頓爽又上則路愈峻削肩  
輿者黑人流汗浹背如水潑漆几上喘氣若牛蓋已高陟  
二百九十丈矣至巔則撫軍在別墅焉入座欵談情意殷  
洽渠謂吾國倘能設法杜絕偷漏則新加坡檳榔嶼二埠  
必能嚴查不使少許鴉片飛越二口也繼出妻女相見少  
坐辭別下山回寓

二十九日晴埠中督理瑪克奈者遣嘉爾來寓邀余早膳

言行卷二  
乘車至其家同席有理刑暨總理工程者二人敘談良久  
瑪克奈謂本埠殷商盡係華民然鄙陋不可與言惟辦事  
信實故能起家余謂是宜多設華英書院化其鄙吝之風  
僉謂良然尋偕嘉爾回寓中國商人承攬煮煙公司邱天  
德偕代理招商局務同知銜胡泰興並鉅富辜上達邱忠  
坡等來謁言語不通以英語爲問訊伊等英語又不能深  
解賴嘉爾能閩廣語爲之傳譯因知彼皆生長於斯其祖  
若父率自瓊州乘東北信風至暹羅越嶺而來無逾一旬  
亦間有至新加坡紆道至此者因問伊等何無首邱之念  
嘉爾答以彼之祖父偷越至此本干中國海禁今則海禁  
雖弛而彼等已半入英藉矣少坐嘉爾辭去復乘車出游

至棧東顏宅小坐而歸撫軍味爾德遣价持新加坡檳榔嶼二埠鴉片出入口章程併煮煙公司之例來閱之甚善徐當譯出備攷焉

三十日晴摒擋衣物茶後回船十二點鐘啟輪往加爾古答出口後舟行甚速一點鐘約行十二邁貨少船輕之故也

適可齋記行卷二

適可齋記行卷三

南徐馬建忠

南行記下

閏七月初一日猛雨風浪大作且舟小搖蕩殊甚

初二日晨雨俄晴風浪猶甚島岸莫辨惟蒼波一片浩渺而已夜半過椰子峽至此舟行六百二十邁距恆河口尙餘六百四十邁

初三日晴風息波平舟蕩如故偃臥舵樓披閱洋書閒與友人共話

初四日西南風大作暴雨舵樓盡溼悶坐艙中苦熱異常夜十一點鐘海水漸黃見水面紅燈一盞乃口外標燈距

口尙有四十邁自此則每五邁設一鐙標該恆河發源西藏經東北印度至此出海口外活沙淺灘歲變月更故設標鐙以爲船導耳

初五日晨雨八點二刻潮至舟起旋入口恆河曲折舟行頗緩午晴三點鐘過烏大故王宮四點鐘至加爾古答關胥登舟搜檢甚苛旋至大東客寓居住

初六日晴聞本埠撫軍亞散依登者自答齊冷消夏回署英屬印度區分三省省設一撫軍復設制軍以統之每逢夏令酷熱異常且多雨霉溼不可居各撫皆於高山置別墅焉制軍別墅則在西末喇距加爾古答之西北約四千餘里火車約二日夜程復須乘山輿高躋八百餘丈計一

日可至制軍歲以春初去秋杪回答齊冷則本埠亞撫軍別墅高亦四百餘丈適在希馬拉雅山之隅其陰則前藏也距加爾古答火車一日程午前往拜亞撫軍則已知余奉委至此之意敘談甚洽問答另詳節略因邀余晚宴遂辭回寓午時熱甚汗出如雨靜坐不敢復出晚赴亞招會者四十餘人皆各局所之總管席間談及亞向官緬甸緬國分四部今海疆三部已屬英轄且開闢鐵路連絡省會華人商於耶古海口者約萬餘人率皆豪富又詢知答齊冷之北爲西基小國居民五千餘人東界菩蕾西界廓爾喀由西基北踰高嶺則至前藏惟嶺之最卑者亦高七百丈三冬積雪人不可越夏秋間可度約二十日程藏人之



言不刊三  
二  
販於斯者歲以千計又云前在緬甸擬由阿瓦取道北達  
滇省然野蠻梗頑難以馴服今勘知由西基菩營可通滇  
省昨已集議築一鐵道先達菩營云宴罷茶坐復晤土酋  
巨富者數人能操英語度其詞意頗以西國之政治爲不  
然云

初七日晴午餐後至亞撫軍參贊高克來處晤談詢以鴉  
片由官收賣作何辦法高答云凡民人欲種鴉粟者報官  
丈地由官發本闢種收成後盡數繳官官爲扣除領本並  
征其額稅餘則悉付種戶旋將鴉粟發官廠製成鴉片運  
口拍賣此其略也至詳細章程可向總理鴉片福貝斯詢  
之因泐一函付余約明晨往晤午後無事至其審院一觀

則英之問官中坐右一土人傳語左列律師數十人英土  
參半每訊一案官先問原告而被告之訟師詰之判決如  
流轉瞬結數十件皆係錢財之事被告者率係土人合掌  
聽審慄慄惴懼旣出過街市輒擊肩摩儼然一大都會竊  
慨旁甲喇省久屬元裔印度史稱爲蒙古朝順治十年英  
人與蒙古王阿郎克散盟於恆河立約租地康熙二十一  
年復爲阿王逐去三十一年阿主卒嗣王阿申阿卽位英  
人復向其購還故租地卽今之加爾古答肇築炮台名曰  
維廉時適英王維廉第三在位也於是英人盤踞者根深  
蒂固漸次逐去蒙古諸王悉占其地二百年前蕞爾租地  
今成印度省會可不哀哉旋驅車至維廉礮臺周巡一視

壁壘如故旁有公園一區英兵正奏軍樂聽者麕至停車聽數曲而歸披閱西人論印度書頗爲詳確安得優游暇日几淨窗明繙成印度志一卷未必無補史官之采擇也初八日晴十點鐘往晤總理鴉片事務名福貝斯小坐邀往觀拍賣鴉片之處廳事長數十丈寬約五丈中坐叫價者下列兩案一案坐副理鴉片事者每以五箱一叫出價最高者簽名副理標其價數並旁押暗號一案坐收銀者買主簽名後卽往押銀票付收銀者以爲質約一時之久出賣五千箱買主坐列三百餘人猶太人最夥閒有波斯人及英人怡和行爲英商之首旋出詢總理以官收鴉片章程并拍賣規條渠答以章程煩襍難更僕數不若閱書

易明也。因出書三卷。曰二卷係鴉片局員各色條例舊板。無存新者。未出茲權。以借閱他日翻刻後再行寄呈。其三卷則客歲鴉片局年終詳稟制軍之條略。可收覽焉。回寓披閱。則二卷中皆考取黜陟局員之例。與局員勾稽鴉片之法瑣碎。至千餘條。局員亦不下千餘人。其詳稟內則載各色鴉片衰旺之故。至備午後。匯豐銀行主毛理士約往觀印度官銀行崇樓高廈壯麗非常。內分國債國用鐵路鴉片商務五司各司其事。條理井然。書手執役者五百餘人。每歲出入約五六百兆金磅。觀畢至匯豐銀行晚餐。同席者總司官銀行暨法國銀行二人。談次伊等謂印度人愚。迥遜華人之智。其土地止得中國三分之一。而歲出度支

已六十兆金磅視中國幾八倍之中國賦稅之相懸由於懋遷之未善而究其原則非華商之不知懋遷苦無懋遷之良法耳余謂吾國待民極厚故稅歛務薄至有緩急則輸將恐後固無待苛法以征之也彼皆唯唯不答尋回寓

初九日晴得撫軍參贊書詢余今晚如果起程將電知制軍處管理交涉事務總辦先爲料理一切並飭知總理火車者另備安車以待答復後整理行裝午時酷暑不可出有本埠撫軍處相識之士酋名磨羅者遣其總管持會星使所賚頭等寶星公文一紙上蓋關防旁譯英文詢余果爲中國國家所賜佩帶者否答以既有星使之印則爲吾國所賜無疑晚八點鐘乘車往火車廠路過鐵橋橫跨恆

河長二里許聞營造五年方竣誠巨工也九點鐘開車過桑代那哥地屬法國乃康熙二十三年蒙古王亞郎克散所讓給者居民三萬四境皆英地蕞爾十餘里介乎其間誠類彈丸黑子然英人畏其栽種鴉粟及偷漏鴉片相約禁止而歲輸三百箱鴉片價值以酬之十一點過蒲爾土居民三萬五千有土酋富甲旁甲喇省田廣二百五十里袤百六十里歲輸稅計十萬金磅俄過平野燎火忽明則土人之火葬者按印度俗尙火葬夫卒焚骸婦必入殉用稱貞烈今英人設例嚴禁火葬雖未革而婆婦不殉夫矣夜半就寢

初十日晴所見土地卑窪恆河橫決車過堤上如行湖中

七點鐘半至巴達那地出公煙民奉回教晉時象教大盛遺蹟猶有存者乾隆十三年土人坑英兵二百名英怒興師奪之今英國於此設立鴉片官廠九點鐘至提諾布爾乃英兵戍所早膳後過桑肋河橫亘一橋長二百五十丈寬五丈橋門二十八河發源中印度經千餘里至此匯入恆河前次淤塞歲有水災英人濬之費金磅數十萬居民德焉午正至蒲哂爾乾隆二十三年英將磨羅戰敗烏大王於此因割比亞一部行成今屬旁甲喇省四點鐘車過貝那羅斯地產姑煙印度人稱爲聖城城濱恆河相傳此水可消罪孽故每晨四方男女來浴者可數千印度酋長亦皆建別墅於此以爲懺悔之所西人謂此乃佛祖誕生

之地或謂牟尼道成講經斯土今其城北十里古廟遺址  
瓦礫堆積里許僅存浮屠半級高尙七八丈以五色石砌  
成相傳舍利講法華經處今則佛教已廢而波羅門與回  
教之廟林列可千計此地往來火車極多盡載土人土人  
乘三等艙中坐十二人駢肩抵足有類囚車四點二刻至  
蘇納爾始見山岡礮壘據其巔乃蒙古王巴貝築之以拒  
英人者七點鐘至依喇亞巴爲中印度首府置監司有城  
垣焉東距加爾古答西距孟買北距那奧爾適當其中城  
內蒙古第三王亞克巴故宮尙在英人用儲軍需一石柱  
高八丈相傳漢初印度王亞薩迦集成藏經捨生於此自  
昨夜至此十一時馳五百六十四邁其速率僅及西國火



車之半緣沿途村密土人搭車者夥故尖站較多于刻至  
康波羅爲英兵戍所駐防者七千人鑿河引恆水以達耶  
末那河漑田數十萬頃用防凶災糜金磅百餘萬云

十一日晴所過平原廣衍彌望無際牛羊成羣椰林漸稀  
蓋已至北印度氣候稍冷七點鐘至董大喇道旁有城名  
亞格喇闢門十六爲蒙古後朝建都之所蒙古朝自亞克  
巴奄有北印度偃武修文民殷國富傳及其孫名阿申阿  
有嬖姬曰夢妲有殊色早天王哀之築墓宮側上建回廟  
廟製奇麗玉壁金階高擱星漢地用五色石嵌成花文搜  
括國內珍寶悉以充之所費不下一萬萬羅貝作工者日  
二萬人歷二十二年乃成然已財殫力竭一再傳國社遂

墟雖廟內鑄金字回教高朗經徒壯觀瞻不能仰邀蔭庇  
是可哀已今英人歲修其廟毋令圯毀好事者往往涉重  
洋至此遊覽咸謂見所未見爲古今第一奇觀也午正至  
加西亞巴乃東印度與北印度火車分道之界有戴蘭城  
城垣以紅沙石甃成爲蒙古前朝所建門分十二城外周  
圍五六十里皆頽垣敗瓦相傳周時有波羅門都此輾轉  
而至如來教王又展轉而至亞福根朝波斯朝及至蒙古  
朝已不知幾歷年所矣今屬英轄降爲郡咸豐八年印度  
兵變踞此一載方爲英兵所破光緒二年英后晉號印度  
皇后五印度各藩屬酋長輻輳來此望海西而效嵩呼今  
古之變如此二點鐘至莫羅多英之重鎮也咸豐八年兵

變卽肇衅於此初英踞印度未設官以公司商人代治之商人惟利是圖罔知大體魚肉其民百餘年來積怨刺骨適蒙古與諸藩王後裔餘灰未燼時欲復然遂散布謠言煽惑兵民之心時製來復鎗須以脂塗彈方可入孔印度教與回教皆忌豬肉英人以新鎗發與土兵試用土兵不從遂殺英弁而叛東北中三方聞之響應盡屠英弁而坑其妻子時督印度者爲凱令調兵攻勦二載始平於是徒戴蘭故王於緬甸戮其子孫英廷方悟公司之苛暴不可復用遂改爲官治今則學院議事房審院皆准土人列坐非若前此之蔑視矣晚九點鐘至益巴喇下火車自依喇亞巴至此車行五百二十六邁由此往西未喇鐵道未通晚餐

畢覓顧雙層馬車上載物中臥人因日間暑熱乘涼夜行風露生寒須加夾衣十數邁至灘河闊可半里水急而淺車加六牛亂流而渡水及車茵一路平沙曠野漸有游牧之風假寐片時則遙天放曉已抵高山之麓名喀爾喀記程三十八邁

十二日晴北距西末喇四十八邁小坐茶點後七點鐘換小馬車二輛一載物一坐人余乘車緣山而上遇磴道爲山水衝崩車不可過遂步行過險換車馬行十五里一換一點鐘約行二十餘里山程一百五十八里計四時可達盤旋百折峰巒漸峻幸道路寬整時有土人修之十二點鐘約行九十餘里至英國所設行館下就午餐已登車復

言在卷三  
行攀陟愈高萬壑千峰瞥過足底前視高峰撐雲拄日皆  
車轍所必經也下午四點鐘片雲忽起微雨送涼有類深  
秋俄山勢漸平屋宇較多已抵西末喇山市之下蓋已高  
陟七百餘丈矣乃下就逆旅卸裝

十三日晴涼甚早餐後管理外部雷亞爾接加爾古答之  
電特遣員埽除館舍請稅駕焉偕其委員往視之屋據山  
陽製尙雅潔乃入居之館有小樓可眺遠北望高插天際  
浮雲蔽空長如臥龍者則希馬拉雅正山其餘皆旁幹也  
午後往晤雷君遂以公文與燕泉斯致黎制軍書免其代  
交並託以代詢謁見之期返館後乘山兜繞山一游街道  
不多而屋舍參差蕭然有林泉之致查西末喇舊係回莊

道光十四年有英弁至此游獵覺氣序清涼遂稟制軍建  
築別墅今制軍每歲避暑於此西人從者甚眾遂成市焉  
十四日晴雷君來函約本日午後謁見制軍制軍參贊亦  
有函來午後衣冠乘輿赴制軍廨廨據高峰之巔制頗宏  
敞進見禮貌溫藹問答另詳節略談次謂鴉片事余第綜  
其大綱至其詳則須與戶部細談方可了然旋命參贊作  
函致總理戶部具冷囑余越日往晤尋辭回寓

十五日晴早餐後往拜貝冷坐談良久問答甚長另詳節  
略余云鴉片爲害世所共知貴國部設立鴉片禁會會中  
略人在議院者皆力言販賣鴉片之非惟鴉片嗜食者眾  
流毒已深非一旦所可禁絕潛移默化須寬計以二三十  
年之久卽于其中暗寓一禁止之良法焉因思印度政府  
雖以鴉片爲大宗然善理財者究未可恃爲度支正項况  
議院騰謗已多竊揣此項終須截止惟鴉片歲稅八九百

萬金磅為欵既巨非積至二三十年徐圖別項以彌縫之  
 則亦遠難裁止是中國禁絕鴉片與貴國裁止鴉片宜緩  
 不宜速事雖異理正同也法莫若共商一妥善辦法使印  
 度歲出鴉片或專售于中國國家或專售于中國所指為  
 承攬公司通盤交易不復轉他商之手將鴉片出口箱  
 數立一定額每歲遞減約積至二三十年之久減完自然  
 禁絕如是辦法則銷售鴉片之權操自兩國國家中國于  
 進口鴉片無虞奸商之偷漏貴國于出口鴉片亦歲有定  
 項之可收數十年間無待仰眾商之鼻息且使貴國嘗議  
 鴉片者見減裁有法羣喙自塞善全之策莫此若也且  
 云余曾細為詳察此法未為不善但其中節口甚多苟非  
 詳細籌商亦有難以猝定者請悉數焉如中國國家每歲  
 自行承買與中國指准商人公司承辦一節于我鴉片稅  
 項原無贏絀然尤以貴國公司承辦則賣主買主皆運  
 係國體易于取信遠勝公司承辦與我交易則歷來販運  
 鴉片之商無從饒舌此國家承辦與公司承辦所當分別  
 熟商者也印度鴉片共有三種姑公二種專辦官辦此二  
 種專售貴國其于孟買出口時每箱抽征七百羅貝非如  
 屬由彼為政第于孟買出口時每箱抽征七百羅貝非如  
 前二種悉由官廠收賣者可比查白皮煙銷于貴國者亦  
 復不少如欲同收二種專售貴國非由我先向該藩統購  
 事不可行然中多轉折辦理匪易此三種鴉片一統購

出售所當籌一善法者也查印度鴉片進項年來歲增一歲倘使專售中國堂堂兩國交易豈有下同商賈議價爭價之理勢必預定一價每歲不易則此價值或從最高抑從最卑或統較歷年之價而求一適中高下之價此鴉片價值所當議一定數者也按國家新創稅項必積至數年方有實效今鴉片歲銷若干箱箱征若干稅已有正數若將此數每年一減為時太促難籌別項彌縫或限五年一減將遞減之數積為通減則稅項不形支絀且可省每歲筆舌之煩此一年遞減與五年通減所當籌一定則者也鴉片稅項每歲至九百萬金磅為數甚鉅且廠局資本甚大員役尤多二三十年全停之限未免過迫不若寬訂五十年較為從容此禁絕之限或三十年或五十年所當籌一定則者也凡此數端當反復詳商以臻至善

定耳余知鴉片亦為貴國稅項大宗今聞欲加釐金釐加則偷漏愈多假如如此法一行無虞偷漏而鴉片稅項復可任意增加吾二國和好已久既有關於貴國之益者斷不阻難也余云吾國之加釐亦即暗寓漸禁之意至度支自有正項假如欲向鴉片籌餉則開內地鴛粟之禁由官抽稅自行販賣一如貴治之例每歲進項又豈止六百萬金磅此法一行則印度出口鴉片日減而歲入之稅亦日減矣故吾國現議開禁種烟者頗不乏人惟我傅相心維大



局以爲與貴國和好已久事有關乎印度支之巨欸特  
 遣本道來此訪一兩全之策如專爲籌餉起見則有開禁  
 鴉粟之法在貝云印度鴉片味厚中國土煙銷售未  
 捨薄而取厚貴國鴉粟之禁雖開其銷售未必能廣而  
 度鴉片之暢銷自若也余云中國土煙銷售本至味薄之  
 裁種鴉粟有干例禁民間偷種不設廠局講求製法倘禁例  
 故皆因民間偷種未敢公然設立廠局講求製法倘禁例  
 一開銷售既廣行見煙製日精煙味日厚安見終讓印度  
 哉今則我計不舉而兩得也貝云鴉粟之禁與不不禁權  
 粟日稀使吾民不受吸鴉片之巨禍並使貴國可免賣鴉  
 片之書議所銷一舉而兩得也貝云鴉粟之禁與不不禁權  
 在貴國上煙之銷與不銷權在吸者但以貴國所願通盤  
 承買鴉片一節于印支攸關故不得不慎重詳論也  
 余云所論各節未爲無見至云公司承辦不若國家自  
 承辦之易爲失體且每年進項未盡然貴治之例向來官  
 商交易未爲失體且每年進項未盡然貴治之例向來官  
 何獨于華商而疑之無異貝云吾國與商人承辦亦必領有  
 我國憑照仍與中國國家無異貝云吾國與商人承辦亦必領有  
 于彼此惟既與中國國家無異貝云吾國與商人承辦亦必領有  
 之鴉片販商皆將歇業萬一公司中道虧折不能承購而  
 原商改業不復販此是鴉片巨項虛懸無著貴國家將何  
 以處我況公司承辦權在商人能斷一專流弊滋甚貴國



恐難一一清釐故不若國家自辦之安也余云公姑二煙  
 歸官賣者無論矣至白皮一種既出藩土不識貴國有何  
 善法能使白皮與以上二種一例專售我國否貝云一時別  
 無善法貴國既不能自向該藩購買惟吾國自向該藩  
 收買但該藩征收鴉片之稅向不由官經理是當遣員專  
 向該藩地種煙業主盡數包收似此辦法亦非易易然若  
 我二國堅志欲成此事當另有良法可以徐圖況印度政  
 府既許貴國統售鴉片則難不在貴國而在印度矣余云  
 每年鴉片之價原宜劃一但查貴治去歲所估鴉片稅項  
 止六百萬金磅雖年終加收至八九百萬金磅究于度支  
 正額可有可無則將來鴉片定價當做照原估之數不必  
 據實收之數為憑貝答云原估鴉片之數特指少者而言  
 至溢出二百萬金磅即可津貼鐵道築路濬河以及前歲  
 與亞夫汗交戰之費即印度債款甚巨鴉片羨餘僅堪彌補  
 豈得視為可有可無總之此事他日兩國遣使熟商定價  
 自從公道斷不令貴國向隅也余云歷查印度度支出入  
 全數見運出茶葉棉花加贊等稅歲增一歲鐵道等津貼  
 歲減一歲以前項溢支出之數即可補鴉片每歲遞減之數  
 似無庸必俟五年再行通減貝云茶葉棉花加費皆屬新  
 增豐歉尚難預定兩國辦事總須推誠相告倘今歲煙數  
 已減而前費未溢出既不能復令貴國補足而吾國度  
 支必形支絀故擬五年通減並限五十年減絕令理財者

已示未三

七

優游歲月可徐圖萬全無害之善法耳以上所論不無過慮他日兩國遣使公議此事自有至當不易之法至于鴉片一事通盤辦理兩國皆似有益無損大略可行余意亦同如英廷詢及此事余必從旁力贊加之詳細籌議當可冀其有成也 既歸館披書略坐制軍忽函招乘輿往見則茶會也官紳士女七八十人廣眾中未便與商公事少坐遂歸復接黎制軍函固請二十日晚宴

十六日晴午刻復往晤貝冷暢談歸將所論鴉片情形撮其大略電報傅相下午外部委員來詢連日館居安否溫語謝答之晚默記問答諸條繕寫節略

十七日晴土人以所產珍寶諸玩物來售卻之午餐後往電報所付價掣取收條途次見希馬拉雅山雲開雪燦輿人云距此尙三百餘里歸後繕發上傳相稟件擬十九日

赴制軍宴後二十日即可啟程由孟買乘公司船返滬晚  
至總理兵部項答生處晚膳同坐者半屬亞富汗凱旋兵  
官來此消夏者內有數人云曾踰希馬山入中國後藏界  
名西畢奇馬行約四五日程爲華官所阻遂回

十八日曉起微雨早餐後外部隨員伽齊攜一粵人來見  
謂十五年前販茶至此久居已成家矣今貲本告乏餬口  
維艱贈以羅貝數枚而去午後往謁新任外部格郎德能  
法語敘談良久自云以武弁至印度差委咸豐八年兵變  
之役亦與焉瞬逾二十年今陞此任二年將退老矣前任  
外部雷君已奉英廷之旨陞遷笨耶省督理現乞六月假  
回英再赴新任語畢辭歸

十九日晴有總理印度稅務名郝西爾者邀往早膳同席  
二十餘人皆各口總理稅務司至此消夏者詢以印度稅  
項之數云歲約二百五六十萬金磅較十年前減去四五  
十萬後此將歲減一歲蓋印度出口稅以米穀爲大宗鴉  
片不與焉惟穀價已昂加以關稅則銷售不廣其進口稅  
以棉布爲大宗今亦自立織布局以與英之織廠爭市若  
於英國棉布仍征進口稅則英之織局勢將閉歇誠使將  
此稅裁汰則關稅歲出惟有運至貴國鴉片七八百萬金  
磅而已問以前聞印度內地設有關卡今自加爾古答至  
此四千里之遙未曾一見何歟答云前者印度關卡專爲  
緝訪私鹽而設南北綿亘六千餘里行役七千餘人所費

甚巨今與土酋約卽於產鹽之地抽稅歲七百萬金磅每  
口均攤歲稅七十文故關卡巡役盡行裁撤而商民便於  
貿易矣因出其歷年在印度所收中國古藝大小數百件  
光怪陸離似非贗物攷元太祖封其駙馬帖木耳於賽馬  
爾罕城南并印度立大蒙古朝歲由于闐葱嶺運中國茶  
葉藝器者絡譯於道至今蒙古王之故宮藝器羅列古藝  
之多良由此歟今則鵲巢鳩居爲他人有殊可惜也午後  
格郎德來晤謂黎制軍將有致傅相函件交余賚呈渠遂  
邀余二十一日晚宴余力辭而別

二十日晴出辭外部戶部兵部各總理未晤蓋往制軍處  
集議也途遇外部隨員伽齊自制軍處來謂今集議無暇

會晤殊深悵仄今晚往宴便可辭行歸接貝冷書邀明日早膳亦答書辭別午後制軍復遣伽齊賚呈傅相函來並謂制軍聞貴道明晨啟行業已飭備車輛並電知鐵路總辦另備妥車以待且一路車價皆已發付固辭不獲因謝納之七點二刻至制軍處晚宴會者六十餘人坐余於其夫人之右每進一餐則奏樂一闕席散邀觀跳舞會囑余回津多多致意傅相並言鴉片之事貝戶部所言已無剩義且謂此間事務冗煩頗不樂居明歲將辭職回英貝君適來坐談半時之久辭謝回寓修書一封留致貝冷謂回華後如有書來詢及鴉片事尚乞指示云

二十一日四點鐘整理行裝下至山腰車廠則輿夫未起

起則索費不已比啟程已五點二刻冒露甚寒馬下阪行頗速磴道回折瞬息而過下視朝暎乍吐晴靄流輝頃復煙霧迷濛咫尺莫辨中途暴雨殷雷馬逸不能止上視豁訝欻側欲墜車過其下心膽驚懾飛溜橫濺衣履沾濡十二點二刻至山下喀爾喀已行百五十八里午餐後換高車行渡灘河數道六點鐘至盜巴喇行百二十五里晚九點鐘上火車熱甚向南行所過平野卽古之薩他泥溼伐羅與宰祿勒那二國元樊謂其地溼宜稼土人稱爲福地今亦杭稻盈疇每歲二穫然光緒二三年奇荒赤土千里餓殍相望英人發賑至六百萬金磅現闢鐵路運糧甚易饑饉可無慮矣



二十二日晨車進戴蘭城城闕壯麗有故宮在焉街道甚闊兩旁樹陰蔽日早餐換車西南行入土酋境車轍狹僅三尺初英人始築鐵道土酋畏其長驅入境不願築焉尋見鐵路之利終畏英人之逼因築道而狹其轍意謂英人不得連軌而進嗚呼當蒙古朝盛時撻伐西人西人莫敢誰何迨政教不修互相侵伐遂爲英人并吞國之存亡詎關鐵路之廣狹哉午後至彭代古依

卽元

樊所云波理哩羅與秣菟羅二國地今則總稱之曰喇隰蒲大羅袤長千五百里內列酋長數十各治其土有英官監之按英人與其藩屬立有條約雖不盡同大要有二一約土酋非奉英朝之命不得擅自興兵一約酋長當養兵

若干名英國有事鄰境當助之且歲輸兵費若干至國內  
政事雖可專行而大計一稟諸英監立約之後英仍蠶食  
顧藉口於土酋之不遵盟約暴使其民奪其政柄而自代  
之如烏大王黜居加爾古答是也土酋沒後無嗣亦霸占  
之而土酋無嗣者眾皆畏英偏咸豐八年兵變之役羣思  
蠢動其明年印度制軍請於英廷許土酋無嗣者以支庶  
承襲遂安焉今則英人監其國不參政事殆利其不治可  
藉爲口實歟所過平野荒蕪山嶺盡童車棧卑陋肴饌麤  
惡子正過埃及米爾英兵屯所幅員不滿數十里英人踞  
此所以控扼東西也

二十三日晨晴東見高哇亞山重岡疊嶺頗饒秀色內有

烏地坡城乃印度王那納所建初蒙古王踞有戴蘭爲印度總王印度酋裔逃避山內誓不欵降因築此城以居十點鐘至諾諾早膳自昨日二點鐘至此始食蓋沿途無可食者午時車中炎熱異常平野沃衍卽元奘所稱瞿折羅國晚七點鐘至亞末大巴始入孟買省界自戴蘭至此三十六點車行五百八十邁晚餐畢換寬車南行按亞末大巴在明永樂九年爲波斯朝建都之所波斯王盡毀印度之梵寺以建其宮宏壯無有倫比至隆慶五年爲蒙古王所逐降爲府治嘉慶二年英人踞之十一點鐘至包羅陀英藩屬也光緒元年英之監理者暴亡英人謂其酋鳩死訊鞠之兩造各執一詞審院不得持其平英制軍謂其不

堪任事削之立其孺子輔政者名瑪大哇羅土人頗稱其賢自此車盡沿海南行

二十四日早二點鐘車過蘇刺佗元英謂其地當西海孔道人皆販海爲業西據莫鹽河現於河上建鐵橋以通火車考蘇刺佗自古爲印度與歐洲商販海口故前史皆有身毒西商大秦之說惟當時商船或取道紅海或徑由波斯灣率無信風爲准漂沒無常自弘治十一年葡萄牙水師官瓦斯商繞亞非加大浪山角而至南印度加利葛特口正德十年復至蘇刺佗見海口環抱可泊船且近中印度遂築居焉萬厯四十年英人始遣使臣名安瑪由此入見蒙古王爲議約之始十點半鐘至孟買寓焉午後往訪

開往上海輪船則須遲至八月初一始有英公司開行歸  
倦甚卽寢

二十五日往訪其埠撫軍則在山內布那城避暑距此三  
百餘里旋晤其參贊名孟德肋謂適接其撫軍來電飭爲  
余照料一切弁邀余往其別墅小住余以孟買無事約以  
明日午後乘火車往渠邀余晚膳諾之回寓天氣炎蒸汗  
如雨注辰刻呼車出游過通衢則崇樓廣廈櫛比如雲官  
舍局所皆以石甃成高聳雲漢尤稱雄壯街市寬廠幾與  
英之倫敦相埒至敖嗽巴烏遂沿海行策馬其巔下視環  
岡廬舍萬家中襍椰林濃翠紛披如著色圖岡陰有一圓  
塔塔頂平臺則包社人死後陳屍之所按包社人敬日月

星大騫罕謨回祖東侵包社強其民人服教其民人多有  
逃至印度者千二百年棄屍鳥食之俗未能替革尋過市  
集則夕陽西下燈火星繁轂擊肩摩四方輻輳者不一其  
國誠西印度一大埠頭也按孟買一島初爲蒲萄牙所轄  
英人垂涎已久順治十八年蒲萄牙王以女妻英王加祿  
第二世遂以孟買爲奩貲加祿與印度公司約歲稅銀十  
金磅時孟買居民無逾十萬公司於是濬海口減稅額廣  
招徠期年之間戶口六倍於昔至同治十年增至六十四  
萬五千內以印度波羅門教爲最多回教次之包社人又  
次之西人七千猶太人二千華人百數而已波羅門種每  
晨以白沙塗額爲橫豎圈形以別門戶豎者敬善神橫者

敬惡神其不塗面者則印度之賤種波羅門屏不與齒回  
教率皆服賈包社人類操英語善賈多財然鄙吝特甚間  
有施財以創善舉者英后則錫爵銜以風富商猶太人之  
最富者則沙遜也歲納鴉片稅數百鉅萬英后借賑濟爲  
名錫以男爵孟買海口四面環山無風濤之險商舶梭織  
各國皆有輪船公司以通貿易推其興旺之由則在花旗  
南北交戰之時初歐洲織布廠皆用美國棉花及美內亂  
棉花無出於是英人競往印度收棉印度歲出棉以億萬  
計迨同治八年鑿通蘇合渚河販舶來印度者不復繞大  
浪山計程二旬日則印度與美國之距歐洲適相埒而印  
度之棉遂壟斷歐土矣及今印度自設織廠而英人織廠

幾無以自立始有尾大之患回憶花旗亂時洋商亦至中國販棉市僧滲水冀浮秤以取利棉過赤道盡腐朽不可用而販商遂絕誠能以中國有餘之棉運往英國使償印度鴉片之利則元太祖征印度取吉貝回之功又豈特衣被天下一時而已哉奈何爲一二奸商致失事機仍令鴉片無窮之漏卮歲輸印度爲之濬河渠印度之民日富中國之民日絀可慨也已至孟參贊處晚膳款待甚殷席散辭回

二十六日晴午後至火車棧二點鐘開行五點鐘至熬山之麓地名葛蘇查南印度地雖稱平原然聳出海面至二百餘丈東印度海濱平坦以次漸高近孟買處則有熬山



陡峙綿亙西海之濱葛蘇適在熬山之東麓山腰羊腸鳥道車行甚緩瀑布數十道匹練橫空飛珠濺玉清人心脾六點二刻至康大喇則已踞山巔其東則平原瀰漫其西則蒼波浴日峯壑高下晦明百變真奇觀也八點鐘至布那撫軍已命參贊赫德駕車來接遂同乘馬至見撫軍少坐進膳欸談甚得旣於廊下乘涼約明晨七點鐘相晤遂辭至客房鋪陳甚都旁有浴室以五色石鑲嵌成文精緻殆無倫比土人皆衣鑲金紅衣以待按撫軍名福葛松年近五旬前撫新金山今調斯任勤政愛民有足多者晚涼甚殆類深秋

二十七日晨起進茶點少許撫軍邀游花園先至其廐有

馬四乘矯健絕倫皆產新金山者福君親秣之旋觀車棧大小七八輛鑲金鏤銀光澤可鑑繼游其園奇花燦爛編種成文古木參天不漏日景至球場則其參贊隨員已先在撫軍解衣爲蹴鞠之戲戲畢謂余曰此養身之法余晨起必沐沐後游園拋球半時方進書室披覽新聞紙畢早膳十一點鐘入解視事至午後四點鐘乃歸歸則披書自娛至六點方息早膳畢撫軍邀余同乘至其公廨撫軍自御路人見之各避道以手加額撫軍亦答之至廨與各屬員相見而鴉片稅務總理名巴哈克有事他往計明日當道經孟買撫軍卽欲電知巴員回部那余謂不若明日余回孟買與晤因電知該員在孟買相候撫軍繼云聞貴道

來辦鴉片事昨接制軍來文囑余相助不識貴道所需何  
事答以此行專爲求鴉片情節前來在西末喇業已聞所  
欲聞惟貴治鴉片非由官賣每歲稅項甚鉅章程可得聞  
歟渠云此事巴員知之甚明余不得其詳旋即行文飭巴  
員將各色章程明告無隱余申謝既命其隨員與余同乘  
徧謁各局總理並陸師提督回復偕撫軍同乘至其別墅  
詢及中國鴉片歲稅之數答以值百抽二十現擬加至三  
四十恐無善法以防偷漏故特來訪問彼云值百抽三十  
稅甚輕印度鴉片出口稅有抽至值百抽百二十者出口  
如此入口不當愈重乎余思印度政府必能助貴國成就  
此事尋過一岡上有礮壘撫軍云此瑪那他王見其軍敗

投崖之所按印度蒙古朝盛時未及二百年南有瑪那他族專事剽掠日削其地遂都布那奄有西北中印度之半幅員甚廣且侵及英之轄地英人患之興兵糾土酋合勦嘉慶二十三年進攻布那滅之自是土酋雖寢衛而英人亦終不復有瑪那他之虞矣八點鐘晚宴座客皆各局總理共二十二入席散坐談良久送余至室以其影相爲贈二十八日晨五點鐘赫參贊駕車送至鐵路五點二刻開行十一點二刻至孟買午後三點巴哈克來訪遂詢以鴉片事答云稅額歷年遞加迄無定則白皮煙產於藩屬土酋征其賦販商向業主收買凡欲運往孟買者則先向內地英員呈請運單每箱納稅銀七百羅貝然後由鐵道運

至孟買出口時呈單查驗而已當鐵道未闢之先土人販商之偷漏者視出口之數五分之一現有鐵道進出口貨皆出其途走私者不及百分之一問以鴉片既爲公項大宗曷若貴治自向土人統買不准他商販運則永絕偷漏之門復得增價之利答以此法五十年前已行之矣惟土人無信不願將所有鴉片盡行售賣故留有餘以爲走私之計而土酋亦不樂英員在其境內到處搜檢故改爲抽稅章程初則每箱征百五十羅貝今則各處鐵道已開方漸次增至七百之數詢以山官收買之法既已試行惟虞出口偷漏之多故爾中止今鐵道幅輳孟買既無偷漏之虞似可再行收買之法矣答以此法所難者恐土酋嘖有

煩言然使印度政府志在必行亦易事也問以販運洋商若從中阻撓將若何答云不足畏也因向索收稅章程允以明日遣价賚至余卽與訂明晨十點鐘往晤焉

二十九日十點鐘至巴哈克處晤談出書三卷卽歷來所訂鴉片稅則章程辭謝而歸午後接雷戶部來函謂他日垂問必瀝誠以告云三點鐘沙遜行主名沙落滿來晤謂余曰貴道此來所辦之事若何答以此來不過訪求情形並無辦理之事問以貴國於進口鴉片意見若何答以皆宗加稅之說業已定加百五十兩矣然有議及開種鴉粟之禁者此說不爲無見內地若種鴉粟則進口鴉片日少而貴國征收洋商之銀亦日少旋答以洋商之銀仍出於

吸食之華人耳子精會計計不及此耶適匯豐銀行主諾貝肋來訪並約同乘往觀船塢遂辭沙落滿而行至見船塢表廣四十餘丈皆整以石深三四丈門有閘以司啟閉塢由官築商船入塢者日稅若干旁列倉廩千餘間穀貨充牣連軌鐵道船載四五千噸者盡一日之力足可裝卸自船塢成而商船麇至不復他往鄰埠矣諾貝肋邀余晚膳膳畢因囑其明晨爲余購船票云

八月初一日晨起整理行裝十點鐘英國公司總理名巴爾克暨船主名里梅來來謁謂接福撫軍來電囑備寬艙以待並言舟次船塢明晨開行余再三申謝午後出辭諸相識者四點鐘令僕送行李上船晚膳畢早歇

初二日八點鐘上船船名克什葛爾馬力四百五十匹頗窄隘蓋公司船之最下者九點鐘開行出壩候潮午正開駛向南二點鐘島嶼不復可辨風順舟穩

初三初四初五日晴風微海靜日行約二百八十邁

初六日六點二刻泊錫蘭島之伽蘭口午後登岸散悶往觀一梵寺適有沙門自暹羅迎貝葉經至設花供養男女蟻至向佛像頂禮并環一窰堵坡羅拜作祈福狀觀其貝葉視蒲葉加厚剪成笏形疊葉成書旁飾以金中書古印度文藏諸盒內按錫蘭島晉法顯所稱師子國唐元奘名僧伽羅國春秋時佛王僧伽刺治兵浮海而往遂有其國國民至今信佛夫印度佛教厯漢魏甚盛至唐中葉方爲



波羅門逐去諸僧徒流入西藏至今廓爾克克什彌爾西藏蒙古諸佛教猶其遺緒而錫蘭佛教遂蔓延於緬甸暹羅安南歷二千餘年而猶盛錫蘭在印度史記爲新甲刺譯言瓊島卽元奘所稱僧伽羅也今則土人稱之曰郎伽殆元奘所謂楞伽山昔如來於此說楞伽經而得名歟錫蘭先屬荷蘭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奪之現屬英國非印度制軍所轄內闢鐵路植加費稅項頗可自贍晚風雨大作覓寓而宿

初七日早膳後上船午刻起旋向東行風急舟蕩有客來自紅海者謂見中國新製碰船二艘前月二十二日已駛過新開河云

初八初九初十日晴風利日行三百邁初十晚九點鐘過蘇門答喇北角名阿秦有燈遠燭

十二日晨六點二刻至檳榔嶼暴雨時至登岸一游而回午後四點鐘開向東南行風猛舟甚簸蕩

十三日晨舟入麻六甲峽海平如鏡正午見遙山疊翠拱揖迎人無復波濤之險

十四日晨七點鐘至新加坡早餐畢聞左子興自倫敦至遂往訪焉坐談良久因悉黎純齋與左君同返留書致余往來相左僅及半月不覺悵然旋偕子興往謁埠內撫軍少談而別晚左君固留晚膳膳畢回舟夜間月色迷濛水面無風蚊雷隱隱不可假寐

十五日晨六點鐘左君復來送別八點鐘起旋向東北行風微海靜午後微雨

十六日暴雨時至十七十八十九日晴風平浪靜炎暑異常每日約行二百九十邁

二十日晴西南風作舟甚搖蕩午後五點鐘舟泊香港匯豐行主甲克松至船持傅相八月初一日所發電示來閱旋上岸借宿

二十一日晨訪燕制軍業已北上午前往謁歐參贊坐談片刻至循環日報館王紫詮處有鄭玉軒星使留寄一函午後少憩晚九點鐘上岸風大作

二十二日早風狂雲黑小呂宋來電謂颶風發自東南尅

期至港船主起碇開行泊於港外山陰以避之八點鐘雷  
雨交至濤若山湧舟簸蕩不定沙霧迷漫白晝爲昏風從  
四集故云颶風西人稱曰泰風不識何典意卽颶風之轉  
音耳中國南洋有西南信風與東北信風各令半年當二  
信風交會之間勢不相下則積爲颶風颶風發自小呂宋  
向北行至臺灣臺灣山高一千五百丈足以屏之其東北  
風弱者則颶風北上至日本等處其西南風弱者則颶風  
西至香港安南等處今適東北風交令故由小呂宋略香  
港之南而往安南是日午後風息雨止至晚復作蓋颶風  
卽旋風早當其北半週午後適當其中晚則其南半週耳  
二十三日晨晴七點起碇開行風息浪湧餘波未平舟傾

側不可立

二十四日過臺灣峽二十五日東北風大作一小時僅可  
行人邁

二十六日晚九點鐘至滬

適可齋記行卷三

適可齋記行卷四

南徐馬建忠

東行初錄

光緒八年壬午春三月我東方屬土朝鮮國始與阿美利加合眾國立約通商其國之政府以不諳外交願得中國大員莅盟於是合肥傅相請於

朝以建忠行北洋水師統領丁禹亭軍門因巡洋之役率兵船三艘曰威遠曰揚威曰鎮海將偕至煙台會同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駛赴朝鮮議約十四日余先自沂津起程同行者爲呂秋樵孝廉丁軍門以事暫留余乘鐵龍小火船至大沽船塢勾當公事十六日午刻丁軍門

言不方  
乘鎮海兵船來會午後登舟先有一客在焉詢諸禹亭知  
爲慶軍分統朱栻程軍門附舶歸登州防次者遂乘潮鼓  
輪出口是日潮漲丈有三尺風平

十七日晨微霧緩輪行七點鐘至登州蓬萊閣下以舳舻  
迭朱栻程登岸忽有煙如雲自閣東出旋起旋滅諦視之  
則平原淺草間健兒林立知爲陸營槍操旌旆飛揚軍容  
甚盛舳舻回復鼓輪東駛天亦開朗鐘報十二點舟抵煙  
台美國兵舶名汕島者在口內望見水師提督旗幟站舩  
申敬入口後渡登威遠兵舶俄而汕島船主哥貝來謁云  
薛使滬游卽夕可返英國水師提督頃赴析津聞亦將迎  
威安瑪往朝鮮議約而水師總教習葛雷森至舟亦述新

報載有英法德三國調集兵艦將赴朝鮮。且日人亦有兵船直指漢江之語。無何哥貝辭去。復有四人來見。詢知爲招商局友附舶東渡者。告以行期既定。令鎮海管駕官知會登舟。晚膳後海月東升。萬象呈露。偕友人憑高眺望。見島嶼環列。有若屏障之梁。文登榮成諸山。則皆有始皇之遺蹟在焉。方其泐石紀功德入海求神仙。亦自謂駕諦帝而凌往王矣。卒之祚不過二世。地不越萬里。長城南就而阿房已灰。徒令後之勤遠略者引爲著鑑。我朝龍興艮垠。東南朔延袤九萬里。幅員之廣。超越前代。而風氣所開。猶復不可遏。抑嘉道而後。乃更創來賓之局。宏柔遠之模。舉宇內五大洲諸國。罔弗梯航來集。九垓八



挺如在庭戶誠亘古所未有之盛也是夜憑眺至漏三下乃寢

十八日晨報薛孚爾至專人賁傅相書去附以洋文一槓訂相見期隨偕丁軍門登岸拜東海關道方佑民觀察歸途遇哥船主謂薛使候於寓與禹亭改道訪之促譚良久薛使謂在煙台宜捐棄拜往升炮繁文以免譁屬且頃聞英法德日四國咸將調集兵艦膺至朝鮮果爾則定議遂難宜乘閒先期往遂訂我舟於二十日辰刻起旋美船於二十一日辰刻起旋陸續進發瀕行與貝船主約午後在汕島船會議入漢江口停泊處所俾先後來集於是三點鐘偕丁軍門往晤哥貝於其船船長三十八丈廣五丈有

奇船主艙在舵樓下陳設都麗相與披圖指定於漢江口  
虎島旁下旋蓋過此則水淺溜急輪舟不能停泊矣虎島  
屬朝鮮京畿道仁川府治去王京九十餘里回舟繕稟上  
傅相報起程日期

十九日早膳後開單購外洋酒點暨中國果菜以此去漢  
江不無酬應筵宴故也午後丁軍門傳令各船管駕官於  
詰旦五點二刻起旋東渡首威遠次揚威次鎮海各距八  
百碼魚貫而進速率每小時行八邁半前舟晝於橫桅懸  
速率表夜綴燈球以屬後舟耳目諸習流軍將往觀東瀛  
風景令下之後整篷理索踴躍歡欣

二十日晨五點二刻起旋東駛風平浪淨如拭九點二刻

過劉公島一點鐘薄成山岬自此迤東偏南大半度行直指漢江口仙俠島外小島距水程一百七十邁先是海道往朝鮮無入漢江口者隋書開皇十八年伐高麗以一軍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唐書貞觀十七年上親征高麗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戰艦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平壤箕子故都漢書所稱王險城者是也今屬平安道據大同江上流則皆進大同江無疑宋徐明叔宣和奉使圖經云由定海乘南風北行五日程可歷大青島入急水門則亦由大同江進又唐書永徽五年命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百濟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定方進擊破之熊津在今忠清道公州下

流由舒川入海則又自舒川口進而以一帆東渡直指漢江記載以來都所未有蓋其口外島嶼碁布水淺湍急沙線無常處巨艦至此率以觸礁擱淺爲懼故往時泛海者至大青島成山岬二處皆分迤南北而去同治中法國水師提督羅斯駛往測驗繪圖極審爲海船指南始稍稍有知漢江口者

國朝魏默深聖武記謂熊津江卽漢江係屬舛午熊津與漢江相距遠甚從前地圖簡略經緯不明雖通材亦不能無誤也午後微雨尋霽道生不敢疾駛速率一小時行八邁約遲明可見仙俠島外小島

二十一日晨四點鐘舟指仙俠島微霧島霾沒不可辨緩

輪繞行有汽船自南來辨煤煙知爲日本兵船有頭霧斂  
微雨五點二刻過仙俠島外小島八點鐘過仙俠島島四  
合如行江中水青若潑黛溜急溯流上日船道熟先駛相  
距已十邁矣十二點三刻過立岐島傍小貓島舟折而北  
右掠小阜島左壓燕興島已復迤東兼北行鐘報三點望  
見日本兵船已於虎島旁下旋四點鐘我舟相繼至下旋  
與日船鄰其副船主刺舢舨來與我舟管駕官相慰勞兼  
詢東來故我亦遣大副刺舢舨答焉日船名磐城自內海口  
下關載駐紫朝鮮公使花房義質來途中行十日程道泊  
釜山巨文島各數日其船大與鎮海埒俄而小艇二隻自  
山隙出張蒲帆駛附鎮海以遠鏡窺之見有烏帽藍袍倚

舷而立者則朝鮮四品鴻臚李應俊也應俊前以約事至  
析津月之初旬令鎮海送至鴨綠江口歸國者故識之鎮  
海管駕官旋以舳舻送之來則與偕者又有三品鴻臚韓  
文奎五品鴻臚高永周登舟寒暄畢筆談數則卽以登岸  
爲請言其國王已令於仁川掃除行館派二品參判趙準  
永爲伴接官明晨來謁薄暮應俊等辭去丁軍門傳令三  
船仍蒸氣以待

二十二日午前十點鐘李應俊諸人與趙準永先後至準  
永以登岸請余以美使未來而朝鮮議約大員亦未派至  
適館無所事事因固辭準永等復固請乃允於午後三點  
鐘登岸留準永等同飯舟中飯畢準永謂曩游日本識日

使花房義質請往訪於其舟命舳舻送之去約二點鐘回  
威遠同行李應俊別偕諸人往觀揚威快艦鐘報二點二  
刻應俊等歸自揚威準永猶未返余遂偕秋樵率鎮海管  
駕官陸倫華及習流軍八名與應俊等別乘舳舻先行中  
流見準永自日船下花房義質亦刺舳舻至威遠船意將  
往謁丁軍門及余焉三點鐘抵埠仁川都護府使鄭志鎔  
迎謁道左兼以肩輿來迓輿如車箱狀跌坐其中四人昇  
之行導以青旗皂蓋輿隸呵殿漫聲長謠前後互答迤邐  
循山麓行景色明秀如在江南道中村人扶老攜幼來觀  
者以數百計越嶺者五約十許里見兩山環抱中嵌茅屋  
數十家詢之卽仁川府也府無城郭官廨在東山之麓正

對文岳今卽以爲賓館入門則棟宇剝落儼若古剎廳事側小室三四間備余輩棲息室簇比如蜂房地薦蒲蓆壁障紙屏無几案牀榻給事者先於門外解屨乃入其俗略似日本而簡陋過之坐甫定府使以矮几獻食殊粗惡穢氣觸鼻欲嘔者再屢辭乃撤去晚令從者煮粥以食食已趙李諸人相繼至各筆談數則而去燭跋席地就寢穢氣襲屋猶存而室後山松因風作濤三鼓盡方寐

二十三日晨起陸倫華回舟李應俊辭赴王京催派議約大員趙準永等相繼來問訊因與筆談將乘間覘其朝議而準永等狡甚語涉政府輒諉不知乃告以傳相奏請大皇帝派員來此原爲調護屬藩起見分宜推誠相待安用



是模稜爲準永等悚懼謝過午後無事方欲偕友出游而  
丁軍門策馬來知美舶未至因聯騎遊山岡巒迴合林木  
叢茂雖無雄奇險怪之觀而平遠深秀殊足引人入勝因  
念中原山水在通都大邑爲冠蓋所往來者固皆登諸誌  
乘繪爲圖畫而荒遠僻左之區自唐宋以來亦率有遷客  
騷人爲之搜奇選勝作爲詩文以寵之俾流傳宙合蓋一  
邱一壑能自拔奇於嶽瀆之外迄於今湮沒不彰者抑已  
尠矣朝鮮山水之勝無異華土徒以越在東隅展齒罕至  
數千百年卒無好事者從而表章俾得附宇內名勝之列  
地望限人豪傑所慨山水亦有然與方輿攬轡流連而通  
詞尾至喘汗雨下叩馬請返謂余輩屏從微行設有蹉失

渠等罪且不測爰循舊路緩緩歸村人集道旁觀者益眾  
皂隸亦踪跡至先驅清道以行返館小憩復與高永周筆  
談諮其政治風俗與夫古蹟之沿革遂留之晚膳膳畢而  
二品參事堂備官金景遂至自王京云已派定經理機務  
衙門事申億爲議約大員越日當馳至景遂年六十餘其  
國王於派定議約大員後遣之來知其胸中已有成竹以  
筆談砥之詞氣桀黠隱然有輕量中國之意因責其應對  
失禮立傳接伴官飭質明備輿馬回舟漏三下準永等猶  
來固留

二十四日晨起金趙諸人復來固留峻詞謝之丁軍門先  
行時余將登輿而日使花房義質策馬往王京道出仁川

適館請見與語良久出館各分道行至舟美船仍未至雖連晨霧阻而後期至三日恐別有事故爰與丁軍門議質明遣鎮海返至煙台沿途探視因以一稟上傳相令就便賚回甫繕就報見美國兵船入口時已晚七點鐘矣登舵樓以遠鏡窺之則於口門下桅相距猶三十里

二十五日霧美船未起旋午前丁軍門邀赴揚威閱操午後二點鐘美船駛至傍威遠下桅金景遂李應俊等亦來威遠奈遂歸自揚威而我舟管駕官呂翰自美船回詢知美船在口外阻霧停四十八點鐘故失期薛使致聲謂明日十點鐘來答煙台之拜景遂等尋入見謂申櫨今夕至詞氣謙抑非復前日數語後應俊躡衣請閒遂引入別室詢

悉王京議論歧出與寅君李是應頗非外交景遂其黨故  
有前日之言因與筆談數則而出應俊等請往款接薛使  
適美船船主來答訪呂翰■稱薛使兩日內不理公務乃  
爲轉告景遂諸人五點鐘辭去

二十六日九點鐘美船船主哥貝來拜十點鐘薛使來拜  
寒暄畢薛使謂全權字據譯出兼備有咨行朝鮮總理機  
務衙門公文一通以此次未攜繙譯不審華洋文有無舛  
午乞爲點勘允之有頃辭去余與丁軍門議翌夕七點鐘  
邀薛使暨美日二船主晚膳旋繕發洋文請單薛使辭以  
疾二船主答書如約三點鐘趙準永率李應俊諸人持其  
大官經理機務事申樞副官經理機務事金宏集與從事

官機務副主事徐相雨三刺來問訊訂明日十點鐘登舟  
晉謁大官意卽大臣之謂下國陪臣不敢稱大臣降而稱  
大官禮也未幾鐘報四點往美船答薛使拜準永等留待  
舟中薛使出國書與全權字據華洋文各一通爲校閱畢  
薛使商於余謂條約未定不便遽遞國書擬先以公文咨  
朝鮮政府國書俟約定後再呈余謂國書呈遞先後無關  
輕重第先將全權字據咨行朝鮮政府便可會議薛使因  
問朝鮮正副二使有無全權余謂其國王旣特派議約諒  
無不予全權且我傅相所議約稿內載明全權字樣彼政  
府逐件恪遵非有窒礙不敢易也旋辭回舟復與準永筆  
談語及全權事李應俊復請往別室求代擬勅文一稿攜

去

二十七日九點鐘丁軍門邀同點名九點二刻薛使來商  
請議約時在近岸支立帳房不必往仁川行館並問朝鮮  
正副二使登舟升炮幾響余謂近岸議約我免涉跋彼省  
供億計誠兩得少頃當與朝使言之升炮則按中國禮用  
三響焉十點鐘趙李諸人先至十一點二刻申金二使率  
徐相兩及申櫛之子爽熙孫德均登舟舟師站隊以迎升  
炮後令通詞傳語陪臣某某入艙先行三跪九叩禮代國  
王恭請

皇太后

皇上聖安然後行賓主相見之禮於時余偕丁軍門屏息

旁立櫂宏集行跪叩禮畢乃與相見送茶後立問其國王  
安櫂宏集亦立問傅相安周旋之間頗極嚴翼蓋自二十  
三日回舟小示決裂彼乃知中朝士大夫不可狎玩嗣是  
景遂諸人及凡來自王京者罔敢稍有褻越兩使臣則又  
傴僂益恭云就坐數語遂留飲與金宏集筆談甚長申櫂  
卽光緒初與日本議約者年七十餘雖步履甚蹇而風度  
頗復端凝金宏集年逾四旬望之似三十許人通達識時  
務曩與日本議加稅則章程周密是其所定蓋國中矯矯  
者飯畢偕赴美舶拜薛使薛使待之禮有加焉已而周視  
炮位駭嘆無已四點鐘回舟申櫂請先歸余復與金宏集  
筆談良久六點鐘始以小火船送之去七點二刻美日二

船主來赴宴極懽而散已九點二刻矣

二十八日晨起無事檢點筆談午後四點鐘仁川府使鄭志鎔以牛一頭豕二肩暨雞魚等物致饋美船遣通詞登舟請示且言李應俊復往王京面陳機務因中國派員莅盟故雖投贈之微不敢不告亦恭順之一端也初志鎔亦數以禮來饋余與丁軍門皆巽辭卻之一無所受以體國家優卹藩服之意

二十九日舟中無事與友人縱談朝鮮國祚興衰郡邑沿革晚五點鐘國王遣承政院右副承旨金晚植賫名柬來勞問柬貯匣中襲以紅綾跪而進獻余長揖受之啟視則右側下方書朝鮮國王李熙六字細若蠅頭與坐筆談數



則囑歸告國王葺事後詣王京晉謁願先容焉與丁軍門各附銜刺壁東晚植復跪而受之因順令轉囑仁川府使明日備輿馬至浦岸伺候與丁軍門往行館答拜申金諸君

四月初一日雨美船舶主哥貝將薛使命來催訂議約期十點鐘促具膳膳後偕丁軍門登岸則仁川府使已肅候道左進肩輿乘之行亂山經雨嵐翠欲活緣麓越嶺若厯圖畫十一點二刻至館與申金諸君相見畢就坐筆談良久二點鐘進食食時接談皆金宏集主筆率以米穀出口於朝議民情有礙須設法議禁爲請余謂見薛使時當相機爭之四點二刻辭歸復往美船以米穀出口一條與薛

使往復辨論七點鐘回舟作書以所議告申金兩使  
初二日曉晴專弁赴仁川致書去後倚舵樓看諸舶曝帆  
中美日五舟星羅如聯珠而威遠適當其中亦一異也亭  
午致書人猶未返一點二刻李應俊持申金二使復函來  
謂頃間歸自王京文件均攜至副使金宏集於明日謁商  
壹是招商局五人已言於朝允卽飭人護送至王京察看  
商務訂後日起行且爲其國王致願見之忱請余與丁軍  
門蒞事後赴漢城一游云已令館人除室以待三點鐘應  
俊辭去薛使在汕島船望見朝鮮人來遣隨員至我舟謁  
議約期答以俟明日金宏集來舟議定再告  
初三日午前閱日本達根坂郎所撰朝鮮國圖志二點鐘

金宏集率徐相兩李應俊來舟宏集以文件遞交已復筆  
談良久四點鐘辭去是夕余以約事粗定至朝鮮且半月  
尙無一紙抵津恐傳相眷注因與丁軍門議令鎮海兵船  
於初五日賫稟先歸

初四日晨起申金二使令應俊來以國王命璧還銜柬並  
致牛一頭豕十蹄雞五十卵二百白粲五石以犒我軍士  
■受之十二點鐘薛使赴仁川答申金二使拜卽校閱全  
權字樣邀與偕行遂登岸同至行館申金二使與薛使出  
全權字樣互相校閱畢訂初六日在近岸支立帳房會集  
畫諾四點鐘薛使先歸余復與金宏集筆談良久宏集等  
留飲出樂侑觴六點鐘回舟繕稟上傳相並附筆談日記

二冊交鎮海管駕官陸倫華令遲明起旋賚至煙台後沿途探投稟云忠於去月二十三日因薛使失期不至恐有事故擬遣鎮海輪船回至煙台沿途探視並將抵朝鮮後一切情形縷悉具稟稟甫繕就而美國兵船已至故未卽發茲特附呈鈞鑒將二十三日以後情形撮舉大概爲憲台陳之薛斐爾二十三日入口次日抵港二十五日彼此往拜談及約內第一條彼終謂有礙平行體統且電復未至斷難擅允詢以何天爵在京所譯第一條洋文則謂未經攜來亦並不知所譯是何言語詞意之間甚爲決絕若必欲以此條列入約中勢將以固執廢事不得已議令朝鮮國王於約外另備照會一通聲明爲中國屬邦則在我

既存藩服之名在彼亦無礙平行之體薛使謂曩在煙台  
答中堂書時曾許令朝鮮設法聲明茲既不列入約中則  
亦無所不可忠因思此項照會內須寫明係於未經立約  
之前先行聲明則美國於此條雖未允列約內而約先既  
許聲明似卽與認明朝鮮爲我屬邦無異惟朝鮮自受日  
人蠱惑以來雖未敢箕踞向漢而亦不無狡展之心自二  
十日回舟小示決裂始知中朝人士不可玩狎由是景遂  
諸人及後之來自王京者皆益恭謹而其國王亦遂遣承  
旨官賚帖來拜其狡展之心似已非復前日茲若以聲明  
屬邦一節愷切詳諭令其遵照辦理以理勢揆之似不至  
或有違悖然萬一中於簧鼓稍涉支吾則美日二船瞻視

非遙深恐於國體有礙爰欲略參權變之術以駕馭之遂於二十七日其所派議約大官申櫨副官金宏集登舟來謁時令先站隊升炮以張吾威復傳令陪臣某某代國王行三跪九叩禮恭請

皇太后

皇上聖安以折其氣然後以筆談所載諸語從而紆徐引掖使之樂就夫範圍已乃爲代擬照會一稿寬假以自主之名實申明其屬邦之實金宏集等閱之乃皆欣然願從卽於次日命李應俊賚回王京請其國王照稿繕用繼復議及他欸大都無甚出人第米糧出口一條申櫨金宏集均謂於其國朝議民情有礙堅欲議禁薛使則堅不允禁

相持屢日金宏集乃議添註惟仁川口不準出米一語忠以語涉含混擬代改爲惟于仁川已開之港各色米糧概行禁止運出較爲周密經與薛使輾轉商量適渠亟欲歸國極思約事早蕝內迫于速成之心外屈于婉商之誼遂已勉強允行初二日李應俊返自王京初三日將照會賚來照稿謄寫一字未易擬存忠處俟定約時與國書條約交薛使一並賚回頃薛使邀赴仁川已與申櫛金宏集等約定于初六日在濟物浦會集押約茲恐仰蒙憲慮特先具稟並日記筆談等件交鎮海兵船先行賚呈忠於蕝事後擬赴王京一行答其國王專帖之拜約初十內外當可起旋西渡矣

初五日風午前八點鐘李應俊來舟請國書答復款式爲屬草以去九點鐘丁軍門遣軍士至濟物浦助支帳房午後朝鮮議約大副官與美師遣人持漢洋文約本各三冊來請校勘閱畢遣還已六點鐘矣復接兩國使臣函謂詰旦簽諾事兩不相諳乞登岸蒞盟焉

初六日風定午前九點鐘偕丁軍門減從登岸美船四艇偕行花旗颯風銜尾而進至濟物浦有朝鮮官備肩輿來迂詢知帳房在山陽因辭與步行越嶺見蓬揭崖麓環繩爲衛守之以兵美使率水師官弁十餘人火器兵二十人踵至偕行甫及帳申金二使趨出肅迂入帳送茶畢卽爲指授儀節請兩國使臣中坐行事余偕丁軍門退居他室



以待約本漢洋文各三冊悉當場鈐印簽押冊尾年月均以漢文填寫朝鮮開國若干年卽中國光緒某年月日字樣事畢申金二使復起立以其國王致美國伯理璽天德約外照會一通捧交薛使託賚歸轉呈於時哥船主於帳房燃火箭一枝俄而美船升炮二十一響致敬朝鮮國王諸臣各肅立以聽已復升炮十五響致敬丁軍門及余威遠亦升十五炮答之炮聲止余偕丁軍門出室稱賀因邀薛申金三使暨趙準丞徐相兩李應俊等至我舟宴集爲敦槃之會申櫛辭以疾趙準丞因事不赴餘人悉至登舟已十一點二刻小憩入座與宏集筆談甚長薛使卽席邀余與丁軍門暨金徐諸人翌午會飲金徐以復命辭席散

薛使辭去金宏集復留筆談四點鐘宏集辭登岸且謂頃聞薛使云於初八日起旋請順至美船送行因遣我舟管駕官偕之往美船升炮十五響敬之六點鐘申金二使復遣李應俊以其國王命持答美國伯理璽天德書二冊來請余擇用書中一列名一不列名余謂照會旣無國王名則答書亦不必列名以歸畫一應俊卽以一冊留舟中託代致美船

初七日午前九點鐘日船花房義質來拜詢知昨夕歸自王京談次因賀余約事贊成之速余謂此由美使無甚要求故介紹亦易易耳復以約款爲問則答以初次立約諸從簡略不過藉通情好而已俄而花房辭去升十三炮送

之十一點二刻偕丁軍門赴美船宴花房已先在相見畢  
余以朝鮮國王答書轉交薛使花房詫爲奇捷旣而入座  
暢飲花房復舉觴向薛使以約事速成爲賀薛使謂此由  
中國李傅相主持之力又得馬觀察善爲介紹故便利若  
此花房聞之詞色慚沮散席回舟李應俊復持其特命總  
理機務衙門大臣金炳國照覆薛使公文一通來請轉致  
蓋薛使於校閱全權字據時曾以照會抵朝鮮執政故炳  
國覆之應俊謂昨金宏集復命王京與花房義質遇諸途  
花房向叩約款宏集謂換約後乃可宣示花房頗有不豫  
色云四點鐘偕丁軍門答拜花房於其船薛使亦至坐定  
其船主旋來道炮位不備不能升炮之歎蓋西洋水師成

例凡兵船升炮者必有邊炮六門日船僅邊炮四門於例不能升炮也少頃回舟遣管駕官持金炳國照覆公文送交美船是晚檢點行裝擬遲明赴朝鮮王京

初八日晨霧八點二刻偕禹亭軍門及秋樵率僕從六名差弁四名習流軍十二名至濟物浦舍舟登輿儀衛如初赴仁川時增以鼓吹一部行三十里過星峴山山隸富平府治高約百丈輿夫登陟喘汗雨下前驅軍士按轡徐行蠕蠕然若蟻緣垤又十五里至梧里洞食已十二點矣飯畢復登輿行二十里歷楊花津抵漢江江無巨艚以小舟四艘兩兩比屬四圍設屏上覆以頂如亭式紆徐而渡北岸渡側石壁數仞臨江屹立崖麓樹影中飛宇翼然隱約

可見者則江亭館也復行十五里抵漢城城爲古朝鮮馬  
韓之城因山高下甃石以城北枕華山南襟漢江左控關  
嶺右環渤海百濟中葉嘗都於此有門八東曰興仁西曰  
敦義南曰崇禮北曰肅清東北曰惠化西北曰彰義東南  
曰光熙西南曰昭義是日余由崇禮門入市廛荒陋民居  
湫隘都人士觀者如堵而婦女絕少閒有一二老嫗皆以  
褻衣覆頂側立遠視厯里許至南別宮居焉宮在南部會  
賢坊本小公主宅從前詔使舍於太平館在西部養生坊  
壬辰兵燹公私廬舍蕩然灰燼此宅以倭將所居見遺癸  
巳四月李提督如松復京城館於此遂爲詔使所止今稱  
南別宮屋宇宏敞擬於王宮余與丁軍門各處一堂皆布

席蔽地中設公座座後列屏爲障左側爲臥室中懸紗幔  
室內置榻高不及尺圍以短屏榻前列矮几一上度木匣  
貯文具以備筆談盤盂爐鼎均備入館少憩伴接官趙準  
承及李應俊諸人先後至因偕丁軍門先以銜柬往候國  
王訂翌日進謁晚九點鐘國王遣左承旨趙秉鎬持帖起  
居謂諏吉於十三日相見余謂事冗不克久留無已則以  
初十日爲期託其轉達國王趙秉鎬辭去韓文奎復以國  
王命來壁銜柬是日適值佛誕國俗以其夕爲燈節黃昏  
後火樹銀花滿城開放而國王與其世子亦遣內侍持宮  
燈四懸來贈

初九日晨登明雪樓間眺見棟宇間木刻櫺列皆從前皇

華蒞止時留題篇什其詩多道國家綏靖藩封之意與朝鮮服事上國之忱想見其國之君長累世恭順宜一旦有事

朝廷不忍以度外置也十點鐘日使花房義質遣參贊近藤眞鋤適館請來見期余謂卽日出拜申金諸人當順道往訪近藤眞鋤辭去一點鐘申金二使來謁與金宏集筆談通商事宜宏集呈條約冊子詢未諳各節手批答之二使聞余將往拜固辭余謂輿馬已備無庸固辭且余亦將假此一出遊覽耳於是二點鐘遂偕丁軍門先出敦義門訪日使於清河館館在盤松洞門外清泉噴流爲池廣約數畝新荷出水乍解搖風館內正室曰西爽軒公使居焉

左曰天然亭右列四字隨員及差備官通詞舍之後一榭  
曰清遠閣可供遊息地勢居高臨下俯視城中數萬家如  
在几案顧屋宇狹小遜南別宮遠甚坐談少頃復命駕至  
申櫨宅則金宏集徐相兩俱在蓋兩君恐余往拜故均集  
櫨宅迂阻相與問訊畢櫨率其子若孫導游園亭園有晚  
香堂御書樓見山亭聞琴堂諸勝雖臺榭不多而水木明  
瑟頗饒野趣其幼孫年十一歲著茜衫隨行問讀何書曰  
通鑑問經書卒業否曰東國訓蒙之法學子入塾首讀周  
興嗣千字文次卽授以通鑑經書則俟文理略通後乃讀  
云六點鐘歸館九點鐘國王遣右承旨金晚植持帖請翌  
日申刻相見余語晚植歸告國王前已由陪臣代請聖安



此次相見第賓主長揖而已

初十日凌晨金宏集以國王命來館密商事件延入筆談  
良久金曰小邦地褊民貧邇來經用實絀欠項頗多日入  
或有願借之意然此事旣出於不得已則無甯仰請于上  
國耳忠曰借貸之事所係甚重用之善則國受其利不善  
則反受其害以國乞借其法創自外洋往往藉此以富國  
亦有因之以弱國者但外國借債借之于民卽向他國借  
債亦借之于他國之民從未有向他國政府告貸者向他  
國政府告貸勢必受其要挾由此以觀則日人願借之意  
甚屬可慮我

中朝屢有洋商欲借款項而政府屢却之者防後患也然

我國繁富籌款甚易貴國貧瘠欲求富強不得已而出此一舉良以時勢使然然告貸之先當籌所以告貸者所辦何事  
與何善舉若所辦之事果於民有益可以裕商則願貸者不乏其人雖千萬百萬可以一呼而至且利息甚微何則以貸主知異日之必能償還故也金日所教周悉籌款事惟礦山可議日人自立約後即要求開礦然敝邦恐其欺挾至今不准願請中國礦師設法創行忠曰貴國富有五金礦日本俄羅斯久已垂涎創始之先必須踏勘着實何處有何礦何處礦苗最旺且擇其易于開採者先辦如是而後可籌款興工也貴國貧瘠特甚欲藉此法以爲富強聞之不勝欣喜歸當稟請傅相先遣礦

師數人踏勘礦山礦山果旺必當爲貴國籌一至當無損之道以借款項百萬千萬措借亦易易也金曰現領選使在津所辦器械若能彙傳相求一方便法俾有購資尤幸敝邦包蔘稅有歲課亦可按年歸償耳忠曰包蔘之稅何處撥還金曰包蔘稅係義州府柵門接界所徵收耳忠曰領教但借款一事不可不慎爲貴國謀切勿墮日人計至囑至囑丁軍門偕友人策馬往遊南山宏集去徐相雨來復與筆談因留之飯方舉箸而丁軍門歸頗述南山之勝飯後三點鐘伴接官趙準永偕司員四人來請赴王宮遂偕丁軍門著行裝登輿行二里許至新宮入門兩旁古樹參天中擁石道過勤政殿至協陽門降輿入次次以屏風支

成如兩室狀於次進茶果二道從官呈接見國王與王世子儀註四冊導入便殿至東楹外國王出就西楹東向立揖讓而入登殿行揖禮畢就坐提調進揮巾尋跪獻茶果兩道進退周旋均以樂節之譯官四人著四品服奔走傳語所言者寒暄而已殿中袍笏森立金宏集趙秉鎬趙準承均在國王年三十餘冠翼善冠服袞龍袍龍四爪甚灑落提調行禮有參錯者率親加指示且時與近侍及諸臣談笑諸臣亦得於王前偶語狀如家人父子蓋其風氣近古故上下之情易通凡白事者夜三漏猶接見焉須臾禮畢樂止起座辭出國王送至楹外視余與丁軍門出門猶拱手以立至協陽門入次小坐金趙諸人均來問訊王叔

興寅君李昱應與王弟載冕亦至次歛語少頃復出至王世子處行禮與國王同世子年九歲眉目穎秀被服如國王二中官擁之坐問答聲均自座後出禮畢復至協陽門登輿歸而王與王世子均遣中使送筵席至羅列盈室臭味不可嚮邇繼復饋方物固辭不獲乃受數種時已十二點鐘矣方解衣就寢而中使又至詢之則國王遣慰留少住數日者亟起辭之使者去復臥則中使復以國王命持千金爲贖余倦甚偵知丁軍門已醒令人囑其起辭峻拒再三乃肯持去而牆外雞聲膈膊爭唱蓋夜漏已五下云十一日晨六點鐘遣人持銜柬至國王與王世子處辭行國王與王世子亦遣趙秉鎬賫帖來送無何金宏集徐相

兩諸人先後至館候送申櫬以老病遣其子來代■九點鐘起程至漢江渡時日使花房亦遣隨員持刺追送十二點鐘至梧里洞食三點鐘至富平易轎而馬疾馳三十里四點一刻抵濟物浦丁軍門躍馬先至知英國兵船二艘一名味齊朗至自長崎十二點鐘下旋一名賽得落至自津門一點二刻下旋尋登舟而英國駐京參贊懋德偵余歸先以一書請見未幾卽攜傳相函至卽余行期答以遲明卽發則固留余謂俟讀傳相函後再定行止懋德辭去讀悉書意旋至味齊朗兵船答拜懋德兼晤其議約使臣水師提督韋力士告以暫緩起程韋使略詢薛斐爾先後議約情事與所開口岸小坐回舟七點鐘伴接官趙準承

登船送行留之晚膳本傅相意作書致申金二使俾轉達國王交準永令星夜賫去

十二日晨七點鐘李應俊至先是國王以條約照會等稿備文令應俊附便船至津賫呈禮部及北洋通商大臣衙門比至舟知英船東來議約遂立回王京面陳十點鐘韋使來拜余與丁軍門并託向朝鮮代購兩船食物行時升十五門炮送之十一點鐘申金二使及趙準永以禮來饋巽辭卻之午後二點鐘懋德來舟索觀美約洋文稿檢出予之談次因述其舟甫至時日船遣人叩東來故答以與朝鮮議約將俟馬觀察回舟請爲介紹日人聞之慚慙而去

十三日舟中無事午後偕丁軍門刺小艇往遊舞雌島返至永宗島有僉使在焉爲言島中舊有城壘置永宗鎮以守七年前日人因約事尋衅以巨炮轟塌之今永宗鎮遂移居山巔四點鐘回舟美舶賽得落忽起旋駛出詢知將至大青島調測量船來朝鮮測量海口晚七點二刻偕丁軍門赴韋使宴席間談笑甚歡韋使欲將美約略爲增減余堅持不得一字更易其後竟如余言歸時已九點二刻國王復遣韓文奎高永周來舟挽留并條詢英約各節知其國已派兵曹判書官一品趙甯夏爲議約大官偕副官金宏集從事官徐相兩伴接官趙準永卽日馳至仁川訂翌午登船面請機宜甯夏年三十餘大王后之姪與國王



爲中表兄弟

十四日晨英參贊懋德來商條約事件十二點鐘朝鮮議約大官趙甯夏副官金宏集率從官諸人來舟留之飯與甯夏筆談李應俊尋賚其國王咨北洋大臣暨禮部文件內有轉請奏留持辦等語至自王京二點二刻偕趙金諸人赴英船拜韋使議及條約辯論再三乃定韋使謂俟繙譯官自滬至卽訂期畫諾回舟復與甯夏筆談先是傅相手諭謂望日由津門啟節南旋茲朝美事蕺而英約亦大概將成因議令揚威快艦於遲明駛赴煙台以迓憲節並乘便添備食物趙金二使請順攜李應俊賚文前往許之晚膳上傳相稟并鈔呈筆談略云忠於本月初四日肅泐

寸稟交鎮海兵船賚送回津旋於初六日高美兩國使臣就濟物浦支立帳房會集畫押當將朝鮮國王照會與國書條約等件並交美使美使卽于初八日起旋歸國忠亦於是日偕丁提督同赴漢城初十日見朝鮮國王於便殿行賓主禮十二日申刻回舟則英國使臣韋力士先於日午乘兵船駛至漢江口傍我舟下旋尋遣其參贊懋德來詢行期告以明日起旋遂殷殷挽留囑爲介紹並交出憲台鈞函莊誦之餘就函申大意卽夕書屬申金二使臣囑其轉達國王安速計議嗣復與韋使論及約內第一條韋使謂威使在津與中堂言明一切條約均照美國辦理至朝鮮爲中國屬邦素奉中國爲主美國如何辦理英國亦

應照辦若必列入約內則未奉本國電復斷難擅允忠因思條約僅係兩國使臣所議照會則由朝鮮國王向英國君主自行聲明似尤覺正大且此條美國既不允列入約內使英國允之則不特于平行有礙亦且將貽笑他人度其意斷難聽從計不如仍依美國成例令朝鮮國王於議約前先備照會聲明而朝鮮國王亦甚欲約事速成卽於十三日派兵曹尙書趙甯夏爲大官經理機務事金宏集爲副官來與英使會議今午後登舟來謁旋與同赴英船與韋使相見韋使初膺使事諸務未諳狐疑特甚云美國約略舉大概似涉掛漏擬從中添註數條以期周密忠告以此係初次立約僅能略舉大概俟五年後彼此交誼審

熟然後乃可商量損益向來各國立約均係如此因爲之  
反復開陳其參贊懋德亦明決善斷復從旁代爲剖晰於  
是韋使乃無異言大約一切可照美約定擬惟俟英國繙  
譯官到方可擇期畫押耳

十五日晨六點鐘李應俊來尋附揚威西渡交到津海關  
道周玉山觀察書書由陸路遞來乃上月二十一日自津  
門封發者八點二刻丁軍門乘小火船往測漢江三點鐘  
韋使遣隨員來告賽得落兵船將至至卽逕赴煙台倘有  
信件可便將去因以一函答玉山觀察四點二刻韓文奎  
持其國王照會英國君主公文至暫留余處俟簽押日復  
由朝鮮議約大副官交韋使賚歸五點鐘賽得落兵船進

口尋卽駛去六點鐘英國測量船名飛魚者至自大青島  
八點二刻丁軍門回舟道漢江兩岸風景劇佳而江華居  
民稠密亦復不減漢城云

十六日午前九點鐘英參贊懋德來舟問訊繳還美約洋  
文稿謂繙譯失期不至焦急殊甚午後無事乘小火船趁  
潮偕友人往遊江華初歷舞雌島次下鶴舞次虎島島僅  
一礁石狀若伏虎日本所繪朝鮮圖以虎島置漢江口係  
屬舛午漢江口右側大島蓋永宗島也次西湖里村落綴  
山麓蕭疎淡遠殊有畫意次至上鶴舞山窮水盡前若無  
路復行四五里則兩山對峙中通一水曰孫突項爲漢江  
入海關鍵朝朝夕汐此一束峽勢峭立如門戶水經其間

不得速出奔騰噴薄聲殷怒雷且其下暗礁林立利同劍

銚三南稅船

全羅忠清慶尙三道在朝鮮南境國人稱爲三南

至項外必俟潮滿

乃過否則率遭觸損號稱天險相傳朝鮮太祖嘗乘舟至此欲鼓棹逕過舟人皆諫不聽有孫姓者自斷其手以進太祖懼乃候潮而濟故至今以孫突名焉越項則江面陡狹兩岸皆山螯石爲壁間以炮壘如長虹起伏三點一刻至鎮海樓登岸入石壁門距江華猶十里無輿馬緩步以進陟高嶺見雉堞參差知爲江華城郭尋迤下行山谷中雞犬連村桑麻被野殊有太平景象十餘年前佛郎西人嘗兩入其境今乃完善如此意當時固未甚蹂躪與未幾入城其門額曰江都南門城中亦皆茅屋過閱武廳憊甚

小憇索三馬乘之至留守署署踞山腹廳事軒廠周覽城郭皆因山高下爲之如漢城制山之最高者曰牟尼峯府置留守官爲一品大員非親貴不得居任此者恒處漢城歲中間至其邑而已今留守李載元王從兄也蓋江華自我

朝龍興時以兵伐朝鮮國王嘗兩遷其地遂爲重鎮防禦之嚴爲國中第一時有從官崔姓者來見具酒食款留以日暮策馬去至鎮海樓已六點鐘矣適潮落小火船駛甚速八點二刻回舟

十七日十點鐘趙甯夏遣韓文奎來假小火船赴通津訪友十一點鐘英參贊懋德來議約事一點鐘偕友人刺舢

舩游月尾島見五色芍藥翦數枝歸供膽瓶晚接趙甯夏書謂午疾作未赴通津火船遣還謹以一函附謝云是嚮夕雨

十八日大雨竟日無事

十九日晴九點二刻懋德復來議事十點鐘登舵樓見煤煙一縷自天際起以遠鏡測之知爲揚威入口十二點一刻揚威下旋葛雷森來攜交家書一封詢知十五日起旋後於次晨四點鐘駛過成山岬緩輪行十點鐘至煙台探悉傅相乘保大輪船於昨日三點鐘出攔江沙迤旅順而南不入煙台口故途次相左因以文件交文報局寄津投張制憲轉遞復鼓輪東渡煙台食物購至乃邀英提督韋力士參



贊懋德及其水師官三員於翌午宴敘

二十日晨趙金二使遣韓文奎高永周來問訊十二點鐘復見汽船進口一點鐘韋使等來赴宴甫入座則報法國兵船至矣旋接其駐津領事狄隆書謂攜有北洋大臣函件請來舟面交韋使聞法船之至恐其後來居上遂不及待繙譯卽席訂翌午簽押二點二刻客散狄隆來謁余兼拜禹廷軍門交到張制憲函件略談辭去余卽登岸晤趙金二使於仁川行館爲告法船東來意并語以明日朝英簽押事宜與兩使筆談甚長七點二刻辭回以日暮易輿而馬疾馳以歸至舟已九點鐘矣無何狄隆復來訪與促談良久而去



二十一日晨九點二刻懋德來議兩國使臣官銜字樣十點二刻偕丁軍門答拜狄隆於其船略談卽歸十一點三刻趙金二使率從官來舟欸以飯與之筆談甚長二點二刻兩使先辭去至濟物浦帳房候押三點鐘韋使率舢舨

四艘向岸疾駛余亦偕丁軍門乘舳舻尾至登岸入帳內  
小憇兩國使臣尋中坐簽押一切如與美國定約時押後  
韋使向余再三申謝英舶未升炮以舟小炮位不備故也  
六點鐘回舟晚膳後狄隆來訪探問其事十點二刻去解  
衣就寢而朝鮮人復至持交周玉山觀察書詢知爲李祖  
淵由陸路攜來者

二十二日晨四點二刻英提督韋力士乘味齊朗兵船駛  
去十點鐘金宏集偕徐相兩諸人至知趙甯夏於昨日簽  
約後卽馳回王京復命并啟國王以余不日西渡之信初  
國王遣派趙金二使與英國議約論中卽有飭二臣固留  
上國星槎之語後復另諭飭留茲余欲迴舟故甯夏返漢

城稟命云因留金宏集午飯宏集向余詢商務又出與日使花房義質所定通商章程一冊手批答之飯時報鎮海至自津門無何陸管駕倫華持玉山觀察函至閱悉津門近狀二點鐘狄隆至舟余卽引與宏集相見坐閒以法語爲宏集代達壹是良久狄隆乃去復與宏集筆談言英美和約已由中國介紹如他國踵至宜以轉請中國先容辭之方不受其欺挾宏集稱感不已時又報有英國兵船名基得落斯者自長崎至已下旋矣未幾英國駐日神戶領事亞斯登持懋德一函來見詢係駐日公使遣之西來襄贊約事與味齊朗遭於道故懋德作書令其來見亞斯登攜有朝鮮人衣日本服色者宏集等見而惡之屏弗與語

五點二刻宏集辭歸仁川而港內英船三艘法船一艘知我於質明起碇各船主皆相繼來送余卽刺舟答拜亞斯登談次知其有神戶已與家兄相伯相識尋回舟而日本領事近藤眞鋤至自王京投刺請謁微詢英美約本余以他語掩飾之因卽辭去初日本朝聞中國派人襄理朝美約事特遣花房公使馳至意在居間市惠一月之閒美英事葺而約本尙未一見數迫朝鮮政府出示均以未經批准不便宣示辭之故日人悵悒殊甚七點鐘狄隆復來云其兵船於詰旦逕赴長崎欲附我舟西渡飭揚威備客艙居之七點二刻伴接官趙準永來舟送行是晚各國兵船皆鼓樂酣歌以賀成功云

二十三日凌晨三點二刻趙甯夏遣人持函來云回自王京國王仍飭固留聞星槎卽發弗敢再瀆惟冀不日重臨則敝邦邀福無量頃以道路奔馳委頓已甚罔克趨送謹獻數物將意與禹廷軍門答刺辭之五點鐘起旋威遠停泊匝月船隨潮汐轉鏈纏於錨十數圍倉卒莫能遽解鎮海駛稍緩然齧水不深可逕行取疾丁軍門升旂令先行六點鐘日本兵船起旋絕駛而過無何我舟錨解鼓輪進發揚威尾之行數里見日船停輪乃軼過之蓋日船錨鏈未解欲爭先他國弗顧而駛卒以牽掣難進天下事有欲速反遲者皆日船類也法船亦相繼起旋十二點一刻出口雨風自船尾來浪靜舟穩

二十四日晨三點二刻至成山岬十一點至煙台停泊添  
煤繕稟上傳相略云朝美約事定議後曾上一稟飭揚威  
快船賚呈該船於十六日駛抵煙台憲臺已前一日鼓輪  
逕南當將稟件交文報處賚投振憲轉遞矣前稟發後原  
議俟英繙譯至朝鮮便可簽押乃遲之數日繙譯不至因  
復略生枝節欲於約外另備照會一通聲明約內未及詳  
載者三節忠查所開各節尙無違礙而測量一事尤于中  
國有益蓋朝鮮各口此後皆中國兵船所至得英人測量  
後繪一詳審海圖便可坐享其成遂爲轉告朝鮮趙金兩  
使兩使亦請於國王照准咨覆二十日忠邀英使韋力士  
在舟午飯忽報法國兵船進口韋使恐法人後來居上遂



不復待繙譯卽席定於次日畫諾忠尋由法國領事狄隆處奉到振憲書函謂寶使遣狄隆東來先達通好之意囑忠設法先容並指示朝鮮將該國傳教爲難情形詳細告知狄隆俾回稟寶使商定辦法然後再赴朝鮮立一通商妥約而不及傳教以免日後衅端忠遵于是日往晤趙金兩使於仁川行館代達法船東來大意且謂朝鮮旣與美英通商似難獨拒法國好在刻下尙非立約若其間不便之處儘可向狄領事先期直陳兩使謂朝法向無往來且言語不通雖欲有陳無由自達忠因議令趙金兩使以一言書與忠云忠旣爲狄隆向兩使代達通好之意故兩使亦覆書以所答之意託忠轉報狄隆焉惟禁教一節辦理頗

爲棘手是晚歸自仁川卽與狄隆反覆陳說謂朝鮮所以  
不願與法國立約者徒以傳教一事今欲立約必須禁教  
狄隆謂教可不傳而明禁字樣斷不能形諸筆墨無已則  
照美英辦法彼此均不提及乃可忠因思教事最爲西國  
所重若以明禁字樣形諸筆墨微特法人引爲深恥卽美  
英各國亦皆必不允行誠有如威使在津所言者然若仍  
照美英辦法彼此均不提及又恐法人將來乘隙而入致  
滋後患遂于二十二日邀朝使與狄隆共集舟中將朝鮮  
傳教爲難情形當面代以法語詳細告知而函內則第稱  
朝鮮向來未通外交國事民情多有與他國不同之處此  
英美國二約均於朝鮮國事民情毫無窒礙法國若要與

朝鮮立約願悉照美英約本定議而換約後所行各節則皆按照約內議定條例辦理如此則於法國體面無礙而朝鮮傳教爲難之意已隱寓其中昨已將書函抄稿移交狄隆令歸報寶使而英朝約事亦已於二十一日在濟物浦支帳簽押其聲明屬邦照會亦如與美國定約時一並交英使資歸朝鮮國王恐他國踵至固留忠暫緩回舟爲之終始其事忠以美英約事已歲而法德俄議約使臣亦均未至居留以待似於體統有失遂於二十三日起旋西渡瀕行前一日語朝使令轉告國王云刻以要務暫歸如他國續來卽告以朝鮮不諳外交約事多由中國主持今欲與朝鮮立約可先赴津門商請北洋大臣派員蒞盟方

可定議庶朝鮮爲中國屬邦之義亦將于是益明矣計此  
後續來各國中如法國大局已定自由中國主持德國亦  
與朝鮮言語不通文字不同斷難對面立約惟或逕至朝  
鮮邀日人介紹乃爲可慮顧念德國如照英美成約定議  
則日人必不肯代達若仿日約成例則朝鮮亦必不肯允  
行勢非仍請中國蒞盟不可俄國或未必來請於我然忠  
已將利害語之將來俄人雖不來請朝鮮亦必來請也今  
已於二十四日駛至烟台復接振帥來函抄示總署又十  
九日函稿內云寶使於十六日遣繙譯官至署請函致張  
制憲再將法朝議約照美約不增不減不改之意加函寄  
交馬道本署答以寶大臣旣託威使與北洋大臣商定辦

法可不必再由總署寄信寶使聞言始而忿爭繼而婉懇  
謂此事始終未託威使一字伊從中招攬誤我要事所說  
不足爲據惟求總署再將此意詳致北洋大臣相與辨駁  
許久寶使堅辭相求此事法朝議約照美約而不提傳教  
辦法前次函商諒台端早經閱悉希將此意函知馬道等  
語十七日函稿內云英德既云悉照美約法使今亦有照  
美約之言若獨於法國添入不准傳教條款無論法國傳  
教士最多且用意最專必不答應且卽勉強答應而美英  
德等國亦各有教士見法約獨添此一條將謂斬于法而  
不斬于我轉滋糾轆不如准其仍照美約依樣葫蘆渾然  
無迹飭忠遵照函內事宜開導朝鮮與狄領事相機商辨

茲忠已返至烟台而狄隆亦已歸報寶使其如何辦理之處當俟回津後再聽振帥與總署商定第念忠前當甫行東渡之時於照會聲明一事深慮朝鮮不遵美國不收乃抵朝以後辦理俱皆應手而英法續至亦復無甚掣肘此殊可幸耳

--	--	--	--	--

三十一

三十一

適可齋記行卷五

南徐馬建忠

東行續錄

壬午夏五月朔復奉東行之檄初余之西渡也朝鮮國王知約例既開請欵者必且踵至咨商北洋大臣張制憲樹聲請余遍蒞諸盟制憲據情入告

朝議允之故於德國使臣巴蘭德之東復檄余偕丁禹廷軍門率威遠揚威超勇三船以往與巴使會於烟台於是初二日晚十點鐘與友人呂秋樵乘鐵龍小火船啟行初三日晨五點鐘至大沽船塢巡視廠棧勾留半日丁軍門已先在是日東南風勁威遠兵船泊攔江沙外午後二點



二刻邀禹廷借乘招商局利達輪船出口三點二刻過攔江沙薄威遠以登兩船掀飈小有觸損旋飭蒸汽於六點鐘開行舟簸如箕入夜尤甚

初四日晨六點鐘過廟島二點鐘抵烟台巴使已先一日乘士島什兵船東渡南洋登瀛洲兵船前以總署之調泊烟台備遣至是其管駕官葉伯藜來謁請從往覘朝鮮海道因念南洋諸船尙無識漢江口者登瀛洲閒泊烟台攜之東渡使乘便識一海口或亦南洋諸當道所深躓也爰命添煤儲食備初六日開行

初五日晨起偕丁軍門拜方佑民觀察於其署兼商登瀛洲東渡事午後回舟飭呂管駕購辦中西酒菜備漢江宴

客之需燈下繕稟上合肥傅相與制憲報起程日期  
初六日午前十點鐘起旋登瀛洲尾行駛二十餘邁升旂  
告機器損壞難進威遠緩輪以俟其大副旋刺舢板來請  
入威海衛停泊修理威遠亦駛入待之二點二刻進口口  
深可容巨艦百餘艘當口有山曰劉公島居中屏立東西  
分爲二口艤舟者多由西口入東口形如箕張東風甚則  
不利泊焉下旋後借禹廷刺舢板登西岸岸有市衢室整  
潔狀若新造以石代磚斑駁可愛衛城在市南緣岸散步  
入城城橢方因山磬石以成頗雄拔民居整潔如西市薄  
暮回舟遣視登瀛洲機器還報夜十點鐘修理可竣因令  
侵曉起旋緩輪行蓋自此至朝鮮仙俠島外小島距水程

言不卷五  
一百七十餘邁必質明乃可駛入故無取疾行云

初七日晨六點鐘起旋九點鐘過成山岬風靜舟穩波紋平帖如熨每小時行八邁夜復緩輪行六邁約遲明見島初八日晨四點鐘大霧咫尺莫辨計自成山岬至此已行百三十餘距島當僅十許邁遂停輪噓汽八點鐘霧斂則四面皆島以昨晚風水助順軼行十餘邁故駛入旁島亟正向折行九點鐘入口午後三點鐘傍月尾島下旋德國士島什兵船佐領官刺舢板來勞問知巴使與其統領德國駐紮大東洋兵船總兵貝朗格先二日在口外迷霧一晝夜乃入至卽以文抵朝鮮政府請欸卽午得報謂修好固所願顧本國素昧外交往者美英二約胥上國派員蒞

盟茲貴國兵船東來計使槎不日亦將續至屆時再議未  
晚也德船二艘其一名烏爾弗是夕余作書致趙金二使  
飭仁川府使專弁飛遞王京

初九日雨仁川府使鄭志鎔修迎謁禮阻風濟物浦遣通  
詞以手版來告

初十日微陰不雨午前九點鐘偕丁軍門往觀登瀛洲兵  
船十點鐘余獨棹小舟往訪巴使以德船前至故先施之  
其兵弁站舷申敬談次巴使訂翌日午飯小坐辭歸見天  
際烟起知超勇揚威入口先是二船赴旅順勾當公事故  
後期至朝鮮副主事尹泰駿由津門附超勇東渡登舟來  
謁仁川府使鄭志鎔亦至與泰駿筆談數則去四點鐘巴

使來報謁語及約事因告以此次約稿自應用德漢文字顧余不諳德文當參用英文或法文爲副本俾便校對巴使謂英文約本係美國所訂字句生澀不若以法文爲副本惟約內須加註他日設有文詞不明之處以法文爲正一語余答以中西條約已有此例此次可援用焉

十一日曉晴四舟張帆以暴十點二刻超勇取水舢板歸自濟物浦朝鮮通詞附函持刺盈握謂所派議約大副官於雞鳴馳至館近埠花島別將署先以名紙起居并請飭小火船午後赴埠俾乘以謁視其刺則大官趙甯夏副官金宏集伴接官趙準永從事官李祖淵鴻臚官韓文奎高永周等諸君皆議約舊人新派者祖淵一人而已爰告丁

軍門令揚威小火船午後二點鐘赴埠以候十二點二刻  
刺舳板赴巴使召席間略談約文飯畢回舟小火船自埠  
返則趙金諸人外復有右承旨朴泳教以國王命持帖來  
舟慰勞與禹廷以銜柬答之旋與趙金二使筆談盡紙累  
幅不覺日暮遂留之晚膳復以小火船送歸忽日本參贊  
近籐真鋤自濟物浦寄書至謂頃自王京來見阻風浦岸  
請明晨六七點鐘假小艇以濟因飭呂管駕屆時備舳板  
應之蓋日使花房義質居漢城與朝鮮重議通商條■欵  
朝鮮國王派金宏集與之辯論閱月迄無定議而美英二  
約已先後集事花房心常怏怏今聞德船續至卽令近籐  
真鋤來意將從旁偵探不知約事已議定過半矣

十二日晨八點鐘近籐真鋤乘我舢板至於舵樓見之近籐真鋤出花房公使刺起居余與丁軍門均以刺答之語次乘閒請觀約稿余謂美英二使均與朝鮮使臣約換約前不得以約稿示人余處雖有底本然係咨行我北洋大臣及禮部存案之件未經秉命亦未便私以相示無已則昨於德使巴君處見有中德已印約文與朝鮮新約大略相似索觀其便且巴君曾使貴國或者不忘舊好慨然以新約錄贈亦未可知君盍往試之近籐唯唯欲行余復謂少頃將偕朝鮮使臣往拜巴使旋返做艦議事用是莫克久陪顧君館浦岸行人無乃不給於食請飭揚威快艦備飯以待事畢可往過焉近籐致謝往拜巴使十點二刻趙金二

使至與偕者有侍講院弼善李重七自王京以王世子名  
刺來候亦與丁軍門以銜柬答之尋偕二使赴德船至則  
德軍站舫申敬坐定各出全權字樣校閱畢趙金二使起  
立以國王約外聲明照會捧交巴使請賚呈德皇復就坐  
開示彼此官銜卽由余定於十五日午前十點鐘仍於濟  
物浦支帳房簽押巴使喜出望外導趙金二使遍觀兵艦  
已復爲影相以誌瀕行巴使請升十五炮送之且謂余水  
師定制凡兵船入他國口岸未經升炮致敬其國之君臣  
者則他國官員登艦不得升炮送迎前君枉顧僅站舫而  
未升炮者職是故也他日重來則補升炮以敬余謂此細  
故耳余向來不競繁文殊未以是介意願以水師定制



爲言詎未識朝鮮照會聲明之意而以其國與中國等量  
齊觀耶雖然君他日再過我亦必以炮答焉旋偕趙金二  
使返中流德船升炮十五響停楫以待至舟欵二使飯飯  
間筆談通商各務金宏集復出其與花房義質所議通商  
章程六冊囑暇時代爲點勘余與丁軍門因以所備饋貽  
國王與世子禮各八色託二使賫呈其他諸相識各以紈  
扇詩箋爲贈揚威大副持近籐眞鋤刺來謂十點鐘近籐  
與從人至舟飯畢卽登岸返王京留刺以謝四點鐘余偕  
秋樵暨趙金兩使拏小舟登岸初朝鮮乘馬無羈勒不良  
馳騁此次由津攜中西鞍轡四具至飭圍人配齊與秋樵  
騎行趙甯夏自恃善騎策馬請從行里許勒馬回視已失

所在蓋早曠乎後矣因先馳越嶺數重道旁穉松森立映日呈翠約五六里至花島別將署有頃趙金二使繼至進茶以欸小坐辭出繞道回至舟則巴使以所譯法文約稿暨另紙照會底稿存請校定燈下爲拈出法文不符者八處照會底稿亦略加刪削遣弁持還并順邀巴使與其參贊阿恩德統領德國駐紮大東洋兵船總兵貝朗格明日午飯

十三日晨十點鐘偕德使答拜趙金二使於花島別將署巴使以照會交趙金二使并向余謝改訂之勞少敘各別一點鐘德使偕阿參贊貝總兵等來宴甚懽席終余私謂巴使云丁軍門以提督統領水師貝君以總兵統領水師

按各國水師定制總兵與提督遇當先謁提督何貝君猶未修此禮也巴使以語貝貝謂曩在粵東福州吳淞各口與中國兵船均未往來意者中國水師尙未與萬國水師公例歟余謂此南洋諸口則然若北洋則凡各國公使暨水師提督之入大沽口者固罔弗按禮升炮焉巴使亦謂誠然於是貝朗格謝過訂晚五點鐘戎服來拜尋卽辭去三點鐘國王與其世子復遣中使李敏和金圭復以筵來贈余與丁軍門以其價值甚微且係方物遂受之分賜兵弁四點二刻偕友人登岸策馬至花島與趙金二使筆談二使出照覆巴使底稿爲改訂數語瀕行甯夏謂頃奉政府命邀登瀛洲官弁十七人至王京遊覽先是登瀛洲管

駕官葉伯荃請假赴仁川遊覽仁川僻陋無可觀復請往  
王京一覘形勝謂他日舟回庶有以告南洋當道余爲告  
之趙金兩使請於朝故有是命旋辭出取別徑越嶺數重  
至一處從者曰此走仁川道也爰乘輿馳至府署見葉管  
駕猶在語以西渡期令於王京毋久留復乘月疾馳返抵  
浦障泥汗漬如經驟雨通詞云此行往返約五十里許回  
舟視鐘已八點一刻

十四日午前九點鐘丁軍門往答貝總兵之拜且觀鎗炮  
帆索各操均極齊整歸時德舶升十五炮送之十一點鐘  
遣小輪艇赴浦岸迎趙金二使至則伴接官趙準永亦以  
國王命來璧銜東尋去二使留舟午飯飯畢甯夏以國王

命袖致密詢內政設關開港電綫採礦諸節屏左右筆談

累幅筆談忠曰細考密詢諸節關係甚大當密稟我傅相

內政為先此言深中肯綮蘇子云憂在內者木也憂在外

者末也今貴國與歐西各大邦講信修睦不過欲杜強隣

之覬覦此為急標之舉憂在外者也國民貧困商務不興

官冗職曠此憂在內者也僕兩至貴國見民俗純厚土地

肥美而庫藏不足與利無從意者其不均之過歟孔子曰

不患貧而患不均均之之道在物貨流通而無壅塞不行

之患其法宜因民之利去禁防使民得自謀其生自求

其利在上者第為民除害設法鼓舞令民踴躍于農桑懋

遷而不自知昔人謂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

其次禁防之與之爭者也草野之民苟可自求其利飽食

皆禁防之樂而為不爭者以蹈罪戾故曰有恒產者有恒心

此言信不誣也民苟自足君孰與不足泰西各國其始亦

皆多設禁防兵強內外無憂乃翻然變計除厥苛政俾民得

自主而國富兵強內外無憂乃翻然變計除厥苛政俾民得

本矣禁防既去宜開學校造就人才既得而後可變

革官職若衣服不過取其簡便不必效日人優孟西衣為

人姍笑至養兵之道則當汰其無用留其精壯惟定律一

事最爲至要其端卽在大去禁防而已開港設關置官此  
乃應行之事而電綫郵遞則無事亟亟他日商務興旺自  
然水到渠成切不可效日人事事勤竊西法至于今電線  
火車雖設而國帑空虛遂令識者病其外強中乾焉陽城  
開埠英人之意好在通商條約以五年爲限限滿後視仁  
川之埠設果有礙商務然後再開未晚開採礦沙乃理財  
之一法非理財之急務至如何開採與開採次第及開採  
集貲前已瀆告無庸另贅總之貴國王慨念時局發奮爲  
雄思有以改絃更張此乃吾東方之福顧念貴邦立國垂  
五百年臣民安于故轍若驟議革變易啟驚疑當因勢利  
導之使民日趨于化而不覺雖然有治法無治人法亦徒  
立貴國識時俊傑固不乏有然古來大有爲之君率用他  
國之人與共功名百里奚虞人也用于秦而秦霸伍子胥  
楚人也用于吳而吳強其他楚材晉用者史傳所載難更  
僕數近世泰西諸國亦然德之強也先用者法瓦代繼用  
丹人磨爾根爲大將遂盟長日耳曼俄之強也盡用法人  
德人德國水師之初創也參用英大英之致富也以用法  
人都爾鄂何者國君欲思變法或重用其本國之人本國  
之人必等夷視之無以大服其心故令出難行也由是觀  
之則貴國不求富強則已貴國而求富強宜參用西人征  
收關稅講論殖財之道而西人而有才者類皆傑鷲又非貴  
國所可役使僕意宜由貴國王請一精明正直之華人隨

時商酌各事並延數西人令司關權而以華人董其綱然  
 後緝加考訂與時變遷此貴國最要之急務也凡此皆僕  
 之私見尙未稟聞傅相如貴國王不以爲非歸當稟請傅  
 相爲貴國籌薦一人此乃貴國王所請非由上國遣派  
 方不礙於貴國內政外交皆由自主之權僕所以亟亟思  
 歸者無非欲密稟傅相爲貴國物色其人一有回諭定卽  
 遣船密函飛報惟思築室必計其值前所云敦請華人雇  
 用西人建立學校設立關權大約初行二年每歲須費四  
 五萬金以後關稅日旺自彌補其闕吾國初設關歲入不  
 過七八百萬今已加至千六百萬矣不識貴國初辦時每年四  
 五萬金之費國王以爲何若趙曰四五萬金且爲批答與  
 之費雖屬不貲亦當稟明所以措辦之道

日使花房義質所議通商章程旋巴使送法文約本三冊  
 請校趙金二使辭歸因偕至其館爲先校華文約本三冊  
 回舟復爲巴勘閱法文約本無誤隨遣還之附函詢詰朝  
 畫諾攜兵弁若干巴使答書謂率軍士三十名武弁十餘  
 名并邀余與丁軍門於蒞盟後至船午餐爰商諸禹廷明

日登岸飭帶兵弁如數蓋德人誇武亦用以耀我軍容焉  
十五日晨六點鐘我揚威兵弁攜帳至濟物浦支立九點  
鐘水師官領習流軍三十名駕舳板二艘鼓楫前導余偕  
丁軍門率威遠揚威超勇登瀛洲諸舶員弁令各腰劍刺  
二舳板銜行登岸整隊槍劍兩行耀日并進抵帳則德國  
兵弁先在我兵居左德兵居右分立帳外如張兩翼趙金  
二使率從官出帳肅迎德使亦相繼至坐定議簽名次第  
余謂漢文則朝鮮二使先德使德文則德使先朝鮮二使  
法文三冊則留於朝鮮者朝使先之資往德廷者德使先  
之三使均首肯於是各升座簽名鈐印余飭從者酌酒以  
賀朝鮮二使復以照覆交德使德使向余致謝旋偕丁軍



言不列三  
門德使朝鮮二使暨二國官弁旁立影相以誌其盛影畢  
各握手歡散一點鐘偕丁軍門赴德船宴宴間巴使謂亞  
洲各國外交朝鮮最後十餘年前法船駛入漢江兵損其  
半英船至其南投書不報美船三至而三不利今則數旬  
之間成約者三非中國傅相之力不及此座客齊聲稱諾  
席散回舟德船復升炮十五響敬余三點鐘貝總兵至揚  
威觀鎗炮各操余乘間登岸至花島晤趙金二使二使謂  
與寅君報北洋大臣書詰朝可至乞余賚呈余復邀二使  
明日至舟午餐話別

十六日午前九點二刻朝鮮國王與其世子覆遣中使賚  
帖送行并謝饋禮亦以銜柬答之十一點鐘趙金二使偕

趙準永李祖淵來舟甯夏賚致興寅君復我北洋大臣書  
旋欵以飯飯畢拂箋磨墨邀二使書聯二使書皆取法松  
雪秀潤可喜求者爭攘取新派五品鴻臚官金奩準能懸  
腕作擘窠書尤勁健軼羣未移時長幘短幅布滿艙內五  
點鐘書畢辭歸余復登岸偕至其館贈言留別并順將國  
王咨北洋大臣及禮部文件攜回是夕以約事已蕝偕禹  
廷邀各船船主大副夜宴禹廷飭遲明七點鐘展輪首威  
遠次超勇次揚威登瀛洲來自南洋如無事之采可取道  
逕歸上海

十七日晨六點三刻起旋四舟魚貫約未里許霧起德舶  
先二刻行已下旋我舟亦相繼暫停八點鐘霧斂復起旋

言行錄五  
行未十里又霧前後船不相見各停輪噓氣以警慄二刻  
稍解緩行十一點霧旋散三點二刻出口正向風自左舷  
來張帆駛十邁半而登瀛洲與德國烏爾弗兵船已在舟  
後其總兵乘巨艦名仕島什者先行五點鐘亦追及之夜  
九點鐘漸後不復可見

十八日晨五點二刻過成山岬十二點鐘至烟台下旋

適可齋記行卷六

南徐馬建忠

東行三錄

壬午夏五月下泮德朝欵成建忠歸自三韓六月旣望以  
北洋大臣張振帥命赴南中謁合肥傅相言事十九日行  
次滬濱奉電諭截留蓋以是月初九日朝鮮亂黨圍攻日  
本使館並及王宮日人有死者蛤島君臣議將大集兵艦  
莅朝查辦我駐日大臣黎蕤齋星使電告振帥請派員酌  
帶兵輪至漢江觀變振帥以應否派忠前往商諸總署故  
先行截留

二十一日奉電諭謂總署信至飭卽回津其明日復疊奉

電諭令毋庸回津卽至烟臺會同丁禹廷軍門率舟師東渡遂於是晚登海宴船質明起旋

二十五日晨三點鐘駛抵之杲晤禹廷交到函札各件議定翌午兩點鐘開行當作稟交海宴寄呈振帥晚晤東海關道方佑民觀察於其署託以後路是日各船購辦糧餉裝載煤炭通宵未止

二十六日十二點鐘佑民來答三點鐘偕丁軍門乘威遠先行次超勇次揚威銜尾而東

二十七日午後入仁川口初與丁軍門約進口後中道至立歧島停泊以覘動靜比入口內則漁舟來往如常遂徑駛至月尾島夜十點鐘下旋而日本巨艦名金剛者已先

在矣我舟至以舳板來問遣答如禮時朝鮮校理官魚允中在超勇快船立刻招來我舟囑隨從朝人至近岸花島別將處詳探一切二點鐘人還未得要領因令另遣心腹明日至王京續探

二十八日晨六點鐘允中自超勇寓書道國亂甚亟八點鐘新任仁川府任榮鎬遣派軍校與花島別將先後來舟皆白衣冠詢爲何人持服以王妃薨對問何以薨以爲亂黨所驚對與之坐各筆談數則而去十點鐘日本參贊近藤眞鋤偕管領相浦紀道來謁謂其海軍少將仁禮景範以病弗克並至談次言及初九日遇變時事與所聞近日情形有可與允中書辭印證者胥默識之有頃辭去登艦

聲十五礮禮丁軍門我舟答礮如數亦聲十一礮以禮其

海軍少將海軍少將者三等水師提督也午刻復召允中

來筆談甚長於此事麤得梗概允中華談日國王由支派

君性貪財色國王入承之時攬國權專恣奪人貨嗜殺人

又與日本無端拒絕幾構兵釁其時國王僅擁虛位趨附

大院君者實繁有徒及國王年長總攬朝綱一二臣亦協

贊之奪其權革一切弊政與日本尋舊好欲聯各國以維

繫國脈彼大院君憾於失權隱養無賴期尋禍亂者久矣

或密蕪火藥於王宮而放火者數次又以暴發藥焚殺盡

臣國王以事涉倫常不欲處之於法只剪其黨與誘之威

之者屢矣於昨秋果殲聚黨與刻日舉事有來告者幸

得收捕亂黨而亦不窮治彼大院君恃其處於不死之地

期欲舉事而其誘惑眾心者日斥邪也絕外交於無知小

民羣附之昨逆謀之舉欲分三號一號直擊王宮也一

號殺一切異趣之朝臣也一號殺日人也今日之事即昨

年之餘智大院君若在則人誰敢舉論外交聞今者亂黨

先殺國王素信任之大臣繼入王宮國王及妃嬪皆奔避

而彼大院君乃劫殺王妃逼返太王妃國王則雖不見廢

然幽閉不能與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殺無遺人民

皆奔避山谷國中一變今日若不亟亟調處日人必大發報復生民塗炭宗社將覆彼大院君又必廣招礮兵決計扼守而國內生靈不保政何以存亂何以熄乎遂議詰旦丁軍門乘威遠回津謁振帥面陳機宜因將所探各節具稟振帥其略云前於二十五日由烟臺肅上一稟呈報起程日期諒塵鈞鑒旋於次日午後三點鐘展輪東渡二十七日晚駛抵漢江口月尾島下旋見日本兵船一艘已先於口內停泊時魚允中在超勇快船卽傳請來舟令派人至近岸花鳥別將處探訪作亂確實情形尋據回報各節似事勢尙未十分喫緊嗣於次早復接允中來信云更探本邦情形則國勢一翻有堪痛哭者剝亂另有其人朝臣之涉於外交者殆無孑遺至仁川府使亦仰藥而死其他可知等語旋新任仁川府使遣



派軍校及花島別將先後來舟筆談該別將等皆服縞素  
問答之際雖未敢直斥倡亂之人與其王妃及各大臣被  
害之實而其吞吐之言已有與允中函辭脗合者因復傳  
請允中來舟筆談則據稱頃復著人採訪略得大概初九  
日之事係國王生父興宣君李昰應率眾倡亂直入王京  
劫殺王妃逼歸太王妃國王雖未見廢已幽囚不與外朝  
相接搜殺大小文武之異趣而涉外交者殆盡人民率奔  
走山谷以避等因而日本參贊近藤真鋤來謁亦謂李昰  
應因兵作亂往見王妃進醢以弑現在大權獨攬極爲猖  
獗云云伏查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朝鮮領選使金允植致  
津海關道周馥書函及筆談等件內稱昰應聯結匪黨圖

危宗社逆跡久著茲復據允中及該別將等與近籐眞鋤之言則初九日之變其爲是應借清君側之名翦除國王羽翼徐以窺伺藩位無疑夫朝鮮國王李熙者固中國大皇帝冊封以爲該國主者也是應乃敢恃私親之貴殺其王妃而幽囚之其肆無忌憚之心已可概見所不敢遽廢國王者度以人心未定兵力未集故少事遲回耳設中國稍從觀望不爲急圖戡定則其害將有不可言者爲今之計莫如仰懇憲臺權衡獨斷一面出奏一面檄調陸軍六營卽趁威遠湄雲泰安及招商局輪船之在津者載以東來乘迅雷之勢直取王京掩執逆首則該亂黨等布置未定防禦未周摧枯拉朽當可逆計昨聞丁提督傳知鈞諭謂

如須用兵必先得其國王璽書或臣民公狀乃可顧其國  
王方在幽囚之中欲以憲臺咨文送呈令修璽書見復則  
內外隔絕出入難通欲另作一書致趙甯夏等既存亡莫卜而現  
糾左袒臣民具一乞援公狀則甯夏等既存亡莫卜而現  
在是應大權獨攬沿途關隘及城門內外諒無不遍布私  
人脫事機走泄不特速諸臣之死而使該逆黨等得以知  
風豫防則將來辦理必且益難得手故不揣冒昧亟請濟  
師惟仁川南陽等口距王京雖僅百里而遍地皆山亂黨  
易於伏匿進兵之際必步步爲營節節遞進使後顧不至  
貽憂斯前驅乃能深入故兵數至少須以六營爲率如六  
營不可卒調則請于就近無論何軍擇其可疾發者先派

槍炮隊各一營飭令卽速前來先占海岸庶隨後各營來集乃可有路進取此外仍請函商總署電調南洋兵船二艘裝運糧餉兼壯聲威其各營所用子藥亦請飭軍械所分別撥運以資接濟所以爲是亟亟者一則恐亂黨日久蔓延驟難撲滅一則以日本花房義質及井上馨等不日將率領兵船大集漢江設其時中國仍無舉動彼必以重兵先赴漢城自行查辦則朝鮮國內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後日本定亂有功將益逞強鄰之燄中國相援弗及或頓寒屬國之心藩服將由此愈衰

國威亦因之小損事機之失有深可惜者建忠本擬趁舶來津親承訓誨以花房義質等卽日將至擬留此相機因

應冀誘之延宕以待我師且可續探國內詳細情形茲丁提督乘威遠西渡稟商壹是不盡之言統當由其面陳所有朝鮮國事危蹙亟應濟師定亂情形謹縷悉稟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至各營東來後建忠應仍留軍中襄助抑當卽行回津統候鈞示祇遵再繕稟未竟日本兵船二隻又至上載軍士多名計丁提督回津往返至速必須六日此間僅快船兩艘聲勢甚單恐花房來時意存輕挾乞飭各營卽速東渡總之今日之事早一日則多收一日之功遲一日則重受一日之弊建忠爲顧卹藩封保全

國體起見故不覺言之過迫也 再稟者晚六點鐘新任仁川府使任榮鎬來舟筆談詢稱十年山野之人爲國太

公起用者乃知該府使爲李昰應黨因諭令派人星夜至王京密告執政令速派大員來此會議夫今之執政卽是應也如肯派人必其心腹刻下王京消息不通得其心腹前來亦可微覘動靜而復藉調停日本之說啗以甘言示以嘉惠冀可令其弗疑則隨後辦理或亦較易得手也云云余以日本公使花房義質且至獨留漢江以待又以新任仁川府使任榮鎬至詢知乃初九日以後爲國太公所起用者令飛報執政速派心腹大員來浦議事而日本兵艦名日進者復率一商船載兵七百餘名駛至當晚繕稟託丁軍門回呈夜移至揚威宿

二十九日晨四點鐘威遠鼓輪去十一點鐘日船名日進

者馳至港口停泊十二點鐘魚允中來方與坐舵樓少敘復見日本商船駛入主桅懸國旗知花房至矣無何遣其通詞來起居余謂此次貴公使頗受虛驚少選當登船問詢因飭軍士聲十三礮禮之五點二刻往晤花房於其舟坐談良久

三十日晨四點鐘超勇揚威二管駕各乘小輪至南陽測水趙甯夏金宏集花島以書來謂凌晨馳至候命余進飭舳板赴浦岸送之八點鐘永宗僉使宋啟憲來謁筆談旋去花房來答拜坐談移晷花房去而允中復來偕朝鮮官二人一爲校理金玉均一爲史館記注徐光範頃在日本聞國亂偕花房歸視者與談良久二點鐘趙金二使至縞

服瘁容面有憂色屏左右筆談甚長

筆談趙甯夏主筆趙日敵邦經用甚細年

來軍餉不敷且頻與外國來往故亂卒莠民緣以為弊激而成亂初九日亂軍先殺宰相幾家毀破翌日仍向王宮咆哮以至蒼黃同措之中大院君聞變而赴撫戢解散數日之間上自公卿下至象胥毀破其家至于致命甚多初九日夕方亂軍之作也莠民謂可乘之作亂欲殺盡日人云故國家先為秘通于花房以為準備避禍之計以是公使及隨員兵隊得以免禍惟路上閒遊幾人遇害亂軍聞花房逃去追到仁川又殺幾人我國家當場自救不暇先機指示日人以開生路日人似無憾我國之理日前倭接官尹成鎮見近藤真鋤亦言顛末而渠亦稍有所知矣

瀕行請往晤花房余別作洋文一緘道意交二使面致五點鐘復有日本商船載兵入口而前駐之眾美國兵艦名磨那哥者亦尾至其船主命副管駕來告謂於明晨修謁旋徒倚舵樓見花房已登陸矣計二日間日兵起岸者已七八百名其營於濟物浦者約二百餘人進營仁川者約



五百餘人夜九點二刻揚威小輪船歸鄧副管駕謂南陽水口尙便明日當復往細測云

七月初一日晨登舵樓見日船小輪船曳帶舢板載兵登岸繼屬不絕九點鐘朝鮮行承政院左承旨尹用求以國王名帖起居並附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一刺旁綴蠅頭細字數行云賤齒六十三家住雲監胡同子載冕年三十六會爲翰林編修現任宗人府一品戶曹判書元戎孫三幼穉等語余以名柬八別答之用求大公主子與國王爲中表兄弟因與筆談數則旋得金宏集書謂昨晚十點鐘偕趙甯夏晤花房於仁川歸後甯夏則星夜馳赴漢城矣十一點二刻美舶船主高登來謁詢知其外部聞日高有事電派

以兵船東來觀變兼勸日兵毋躁進因以其外部電諭見示且謂頃晤仁禮景範叩以此事顛末輒枝梧不答請見花房則答以俟返舶時卽行知會亦茫無定期令人悶悶爰就余訪初九日之事余卽舉所聞各節告之言至王妃慘死戚然不平曰果爾則益當亟晤花房阻其躁進否則國王恐復不保余因教以本外部電諭之意剴切作書由仁禮速致仁川訂相見期則花房或可來也高登辭謝去歸舶聲十五礮禮余余命答礮如數一點二刻允中來略談尋去其通詞金姓者歸自王京道漢城民情惶懼羣走山谷達市爲空過仁川見日兵四出執豕攘雞閭閻驚擾而來蘇之望咸翹首

王師焉五點鐘答拜高登於其舟復以稟報該國水師提督書函相示其間頗不滿於仁禮景範歸時復聲十五礮送余至舟接花房華洋文函各一一謂本國來信稱元山於六月十七日有朝鮮亂黨拆毀觀察使衙門日本租地戒嚴幸未殃及一以余昨晚函囑緩赴王京以待甯夏之返報書如約八點一刻復有日本巨艦名比叻者駛至於是日船之在漢江者已六艘矣聲勢甚張往來舳板梭織港內喧譁達旦余惟兀坐舵樓靜守而已

初二日晨鄧副管駕來告昨自南陽復探歸其地水深岸近利泊兵艦因念日兵登陸後虛實動靜都所未悉爰以一緘抵花房令差弁假費書名沿途偵探八點鐘永宗簽

使遞到興宣君李昰應書稱漢城人心未定弗克跬步離以余方削牘招之也書辭卑巽深相結納十二點鐘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來拜中西語言均不解少坐卽去聲十一礮禮之亭午熱甚揚威快艦以鐵葉製成艙位偪仄已極蒸鬱加以機艙留火如坐甑中寒暑表升至九十六度四點鐘偵探人還備述所見花房答書有明發漢城之語九點鐘趙金二使來自仁川謂花房入京意決挽留弗果袖出興宣君續致一書丐余速赴漢城借資鎮攝兼圖把晤因與二使筆談良久其間稍涉嫌疑者二使悉隨手抹去別時囑飭南陽府使集薪以待蓋我軍不日且至貔貅萬竈不欲縱令採樵也

初三日九點鐘允中來舟筆談允中曰本邦近因財政窘  
竭掌賦之臣籌劃不善軍餼屢朔未給月初頒餼之時倉  
吏以陳腐散給且不準斛量因與倉吏口角格殺倉吏數  
人倉堂執軍人致之法軍人以無罪橫拏訴之而不聽放  
釋彼軍因四處奔訴及到某人之處彼乃投以一通文字  
乃入闕作梗殺閔哥乃殺倭人與外交之意也被軍人及  
無賴乃敢行此彼若無指授何敢有此變乎王妃有內助  
之端故彼人入闕以亂軍脅之迫以飲藥允中在日船一  
晝夜知必生梗乃已被人拘戾不離國王之側人不敢以  
外務說及惟引用同黨睚眦必報死人日積于日人議和  
議戰終無定見惟激亂軍使之尋事彼人不去國必亡乃

已痛哭痛哭建忠按允中所云彼人某人謂大院君也十  
一點鐘小輪船自浦岸迎趙金二使至先款以飯飯後筆  
談累幅均被拉毀而亂黨之迹益明一點鐘日船名清輝  
者又至於是日船之在漢江者且七艘矣三點鐘偕二使  
赴美船高登敬禮有加九點鐘前駐津門日本理事官竹  
添進一郎以花房命來舟晤談漏三下乃去竹添曰今次  
事件其初事情不明敝國人心動搖幸我廟堂察朝鮮開  
國未久外交之事不能習熟猶我國二十年前情況不敢  
以兵革爭曲直原之公法欲妥慎結局但聞暴徒之餘燄  
尙熾故以兵員充護衛乘坐軍艦而來弟亦承命來觀動  
靜以仁川情狀察之朝鮮政府亦似少悔暴舉者故弟以

明後日回國欲陳事情以安我政府之憂敢問何如忠曰  
初九日之亂甚爲猖獗以致斃死王妃荼戮重臣誅殺諸  
臣之有外交者今日亂勢雖平而死灰未熄辦理此事甚  
爲棘手緣執政之人非出自國王之命欲與執政辦理則  
執政之名不正欲與國王商議則國王不能自主不識花  
房星使此去漢城先從何處下手至於亂黨滋事攻擊使  
館決非出自該國朝議想亦不辯自明竹添曰彼政府果  
以王命爲名議及此事則自我觀之猶是名正也若夫國  
情則政黨之爭而非開鎖之爭故苟得速結局徐徐察其  
曲直亦似無不可忠曰所論極是貴國與朝鮮爲與國自  
不得議其內政但辦理此事似宜懲辦亂首之攻擊使館

者並宜設法爲善後之計若亂黨不除善後終無善法在  
花房星使與朝鮮政府自宜以速結爲妙而弟爲大局起  
見故汲汲焉以朝鮮朝政爲慮耳竹添曰倣國之意專在  
重交誼非乘人之亂以謀掠奪者故所求於朝鮮者不過  
懲辦亂首並設法以爲善後之計弟所切望者只有速結  
局耳若遷延時日朝鮮亂民再有暴動則我國不得已以  
兵革責其罪果然則與國之交絕而亞細亞全局更岌岌  
矣至求償損害及兵備之費則萬國所同不得不遵之但  
倣國之出此非敢貪財也故欲從實算之決不以過當處  
之也至善後之策則想當不出于公使領事及其眷屬得  
遊內地各處以親其人民等項也朝鮮之所以深惡外人



者其原不過少見外人故多怪疑耳彼以疑我故我商民亦激之交怨交疑果然則歐洲諸國來通之日亦如此萬一不幸朝鮮暴徒有攻擊歐人之事則朝鮮之憂更大故今日爲彼之謀似狎見外人尤爲先著忠曰朝鮮貧瘡實甚國帑空虛民生匱乏將來此事結局優卹銀兩亦情理之常然索之過多恐朝鮮亦不堪命至於兵備之費第則難贊一辭緣朝鮮賦出無多即使貴國實算以求不知朝鮮何日償了至內地游歷使朝民狎見外人此論甚塙但甫亂之後似不可行之太驟不識尊意云何竹添曰我國內人心甚囂故借此名以慰其心耳朝鮮之貧窶敝國知之熟矣決無不堪之事若使敝國果有貪利之意則責彼

凌辱我國人之罪以求過當之價或求割取島嶼亦非難事然而我政府之無此心第以百口保之抑朝鮮之於我常挾猜疑之心以爲今之日本猶是昔日之日本而必有奪我土地之心又有取我財寶之心故今日之事我政府務以公平處之忠曰旣如來教則專以優給卹銀爲名足矣猶憶我國於雲南之役英人亦曾調集兵艦但結局之時惟以卹銀爲名耳且按之公法各國交爭亦有不給兵費者黑海之戰俄之求成也英法未會索給兵備之費意大利屢戰屢屈亦未嘗稍給兵費其戰而屈猶且不給兵備之費而況貴國以優待與國爲心所調兵艦專爲保護與國起見若藉此有所需索第恐以仁始者他國未必不

笑其以利終也竹添曰請試略言敝國人心動搖之故也  
朝鮮人之來敝國者敝國待之極優客年朝鮮人毆殺我  
國民三名今年又圍擊京城公使館至公使逃至仁川  
仁川府使欺之乘其眠奪我兵器殺害數人矣故國人之  
唱征韓說者攘臂而起我政府鎮壓之借償金之名以慰  
國人之心非有他意也所謂軍費者海陸兵在內國亦給  
俸祿船艦亦各有經費以實算之固非多費此等事亦係  
政略其實非自求償起見者至其卹銀亦決無迫以難堪  
之巨費以利始以利終尙似未察敝國之情忠曰所謂以  
仁始以利終者乃謂外人妄擬之意耳至貴國民心初聞  
滋事之起自然激於公憤假如執事將所探實情歸告政

府謂亂黨起事不徒攻擊使館戕殺貴國人民而朝鮮臣民均受其禍並且毒及王妃國人聞之當亦渙然冰釋矣初四日晨以夜來與竹添筆談大旨函告趙金二使令馳報王京旋念竹添卽日回國因作書致蕤齋星使略敘起亂顛末並以其國貧瘠索款過鉅恐不堪命等語囑得間言於日廷十二點鐘飭超勇移旋南陽先是丁軍門歸請濟師余先與之約謂日兵由仁川登岸我軍當由南陽登岸以示區別且免輾轉故三十初一等日疊遣小輪船前往測探至是度禹廷率兵且至遣超勇先往停泊以待趙金二使亦遣隨員吳某偕往令促府使備軍芻焉三點鐘答拜竹添進一郎竹添謂頃得花房書謂昨次楊花津韓

言不卷之  
三  
人勸止未聽已率師直趣漢城矣俟入京後續有書來無  
他變故卽將乘商船還報政府少坐辭歸日艦聲礮十五  
響

初五日午前趙金二使與承旨尹用求來舟請偕往南陽  
並告花房入王京駐軍城內木覓山下因遣員刺舳板詢  
竹添行止得二函歸報一花房函謂久留仁川恐生他變  
故徑行前進已於初三日安抵漢城一竹添函謂花房抵  
漢城後已與韓吏議事韓吏奔走甚謹云一點鐘日本明  
治九號商船展輪駛去揚威旋亦起旋行途中與趙金二  
使以礙於耳目弗克深談五點二刻駛抵南陽浦口以小  
輪船送二使暨諸人登陸飭弁與偕令探去岸道途遠近

及有無間阻候至夜深猶未返

初六日八點鐘小輪船歸知昨夕擱淺質明潮漲乃達岸  
趙金諸人露坐竟夕聞之歉然今日炎歊逼人煩鬱殊甚  
屈指禹廷之歸已逾七日濟師當可至徙倚舵樓手遠鏡  
時復西望晚八點鐘探路人還道自泊處至馬山浦約三  
十里自馬山浦至南陽約又四五十里附近諸岸亂山雜  
遶必抵馬山浦乃可登陸以達南陽府使令歸艦報余謂  
已備船隻馬匹糗芻伺候

初七日八點鐘瞭望者報有烟起立歧島外急登高矚之  
見輪船五艘自西來兵弁皆相視色喜九點二刻首威遠  
次日新次泰安次鎮東次拱北銜尾而至先是振帥飭丁

軍門及余赴朝鮮時卽擬奏請

欽差幫辦山東軍務吳筱軒軍門督師相繼東渡至是見威遠前桅懸帥字旗知吳軍門已至卽刺舢板往謁並晤丁軍門詢知五船載兵二千尙有兩營乘南洋兵船繼至余亦略述近日情形尋讀振帥函札卽議進兵余以花房至王京已久不知所議何似擬先馳赴漢城筱帥率大軍隨後進發丁軍門以舟師部署未定弗克同行筱帥令右營管帶吳孝亭率隊以從四點鐘偕友人呂君秋樵駕小艇乘潮至馬山浦五點二刻望見舢板十隻滿載我軍士以小輪船二艘曳之魚貫而來登岸已七點鐘矣孝亭謂曠黑難進卽駐浦口余偕友人策馬夜行須臾月落然炬以

導每經山谷深林密箐中人影林立爲良爲莠均未可知  
余以王京事急勢難返顧徑行五十里十二點鐘抵南陽  
府署趙甯夏獨在謂宏集昨晚被命入京以國王今日引  
見花房宏集夙辦日本交涉事宜故亟召還談至漏四下  
乃寢

初八日九點鐘右營至旋接李昞應函並將昨日花房所  
開七款及問答各節錄寄前來且謂花房限三日回答請  
速赴王京排解於是漢城之行愈亟矣因立請孝亭議事  
亭午始至商請進營水原庶王京翌日可至孝亭堅執不  
可盛氣而去余甚訝之遣人隨往偵視還報云其營兵弁  
以山行觸暑病者甚眾乃悟其因鬱生忿願隻身入漢城



言不卷六  
三  
終恐爲人所輕意筱帥且至乃姑待之午後與甯夏密談  
累幅均卽扯去是夕仍宿南陽

初九日晨出館小步見道旁廳事一所顏曰唐城館欵署  
金陵翁書詢之通詞曰此明時冊使經行所止也回館甯  
夏來告王京送馬百七十匹牛車十乘至軍前備用乞函  
請筱帥派員點收八點鐘接筱帥書謂右營兵弁病滯另  
派後營管帶張仲明協戎率隊前來相偕遄進無何仲明  
來見詢知隊伍已至擬更行二十里進營九浦因與仲明  
約以全營紆緩請簡槍隊二百名輕裝疾走期翌夕必抵  
漢城沿途軍食發價交地方官整備以待仲明應允去午  
後遲筱帥不至留呈一函旋於四點鐘偕友人策馬就道

行經九浦晤仲明見健兒林立則槍隊已排定矣數語出帳復上馬疾馳二十五里水原守鄭箕世奉國王命迎謁道左又五里抵水原館通判署按朝鮮官制通判位在府使上故其署較寬整甯夏允中亦相繼至坐定報張協戎小隊已至署外令卽於隙地駐紮地方官列帳傳餐俄而右營亦至駐紮其廨通詞謂爲國王行宮焉

初十日八點鐘仲明先發余少遲亦行出水原萬松夾立中關馳道涼雲盪空漏日無罅前行二十里許接是應昨午書謂花房以其政府限滿需回擬詰旦出京促於楊花津備舟以待其意蓋存決裂云云爰囑甯夏立遣快馬馳至津上覘花房會否北渡十一點鐘至果川國王及

遣中使馳帖慰問甯夏從中使詢知是應輕侮日人故激  
而出此少頃偵騎歸報日使已徑渡漢江矣少憇復發過  
南天山山高數百丈軍士登陟汗雨浹背二十里至銅雀  
津韓文奎於渡口小舟數十艘絡繹載渡登岸後列隊導  
行道旁觀者以萬計薄暮入居南別宮是應父子遲余館  
次因相與周旋尋答花房留函並知其參贊近籐真鋤以  
病未發遂作書致近籐訂相見期國王及世子復以名柬  
起居李祖淵趙準永先後至晚膳後復與是應筆談甚歡  
九點鐘近籐報書謂疾甚不克來謁云  
十一日晨是應疊以荷囊摺疊扇爲贈且因余有仁川之  
行以其乘輿來館備用旋泐致筱帥與禹廷兩函告以近

事十一點二刻就道途中蒸熱殊甚如熏籠上行五點鐘次梧里洞易輿而騎六點二刻至仁川與花房晤談花房曰本月初三日余率兵隊前至楊花津朝鮮政府派員至津口阻我入城余以城外議事不便逕行入城卽奏請國王訂引見期韓人又固固不從直至初七日始見國王進呈摺開七款且請派員相議於三日內回復國王當派首相洪純穆爲議事全權大官乃至初八日接洪相來函謂復派令往勘山陵吉地須三四日後方可回京且云山陵爲朝鮮重事我國之款當俟歸時再議夫國王明知限期三日當面派定洪相爲議事全權大官而初八日猝將所派之人差往他處豈非自相矛盾且以其國山陵爲重是

明明以吾國之事爲輕矣彼旣絕我商辦之路故余俟限滿卽將此意奏明國王出京矣忠曰國王甚欲與貴公使議事大小臣工亦同此意徒以有志未逮致成此局君謂朝鮮尙有政府乎猶憶前在舟中語君以朝鮮事勢必以能使國王自主爲先務國王一日不能自主他國卽一日不可與之議事以主政者非執政之人也証之公法則土爾其埃及每有亂黨殺傷各國之人之事各國必俟其君能自主乃與計議昨接君函謂欲候晤以朝鮮政府絕我商辦之路不得久留爲歎云云今我此來非爲朝鮮居間調停不過與君定明朝鮮事勢俾君免至錯認題目耳朝鮮國王現旣不能自主而貴公使貿貿然與之議事無論

所議不成卽令已有成議他日國王復能自主則所議者仍屬空談且若于此時與之決裂則將來恐不獨朝鮮政府有所借口吾國此次以兵前來惟在懲辦亂黨貴國政府想亦聞知君倘不審可否亟與亂黨定議吾恐日後自此多事矣故吾不得不先爲言之八點鐘出署間道馳抵花島約三十里許時已九點二刻矣府使尾至相與寒暄而別

十二日花房訪余於花島行館近籐於昨晚回至仁川亦偕之來謁相與促談良久十點鐘自花島啟行次梧里洞復易騎而輿晚七點鐘馳回王京則丁軍門已率習流軍百名於午後至館而吳筱帥亦統大軍渡銅雀津薄漢城

而壘是應聞余歸卽來相訪因留之晚膳筆談十二紙而別復偕禹廷出城謁筱帥議機密四鼓歸館宿

十三日八點鐘允中甯夏先後至匿允中館內令甯夏先入慰王十二點鐘吳軍門來館約丁軍門及余往拜是應於私第吳軍門儀衛甚盛請減從而往以示坦率及至是應率其子若孫迭門外入座談笑甚歡已復導觀其精舍數處陳設都麗而位置天然都無俗韻乃知此老胸中具有邱壑瀕行以吳軍門先施謂卽呼騶報謁於是吳軍門出城止黃松亭軍門營內以其地距城較近也余偕禹廷歸南別宮禹廷遣習流軍四十名先至水原以待余作赫蹠書納允中袖內令薄暮持赴中營偕何營官赴王宮保

護別遣張營官以軍士百人往守城門俾通消息其餘於城內梭巡備警部署既定偕丁軍門同赴黃營則健卒百人長夫十六人已結束待用矣是日微雨時止四點鐘是應率數十騎至入帳誘與筆談自申至酉累紙二十四幅環視侍者無一朝人知已均爲帳下所收度其時可行遂疾書以示曰君知朝鮮國王爲

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爲

皇帝册封則一切政令當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變擅竊大柄誅殺異己引用私人使

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實輕

皇帝也罪當勿赦徒以於王有父子之親姑從寬假請速



登輿至馬山浦乘兵輪赴天津聽

朝廷處置是應懼四顧吳丁二軍門皆起出帳余亦掖是應出令登輿於時軍士兩行劍戟森列長夫舁輿俟是應以非己輿不肯入余納而進之健卒百人蜂擁而去丁軍門策馬以從吳軍門卽馳行入城囑張何二營官戒嚴且探警信無何紅燈數十對集營外詢之皆迂是應者也復收而繫之夜半探者回道城內無警遂作書致允中甯夏述事狀並定應舉行者六事請密呈國王是夜宿黃營雨聲達旦未止

十四日晨雨七點鐘至吳軍門營內略商以後事宜隨辭入城黃軍門撥軍士六十名爲衛抵館而甯夏已至密陳

國王感謝之意惟是應係屬生父終乞余善為保護焉與  
議翦除亂黨事甯夏謂亂黨數千人悉隸兵籍多在城東  
枉尋利泰二里聚族以居其為亂首無從廉得而蟠據二  
里跡同嘯聚朝鮮將校無敢深入其巢者亭午國王派定  
全權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將赴仁川與花房議事先

遣戶曹尙書金炳國持初七日使進呈七款來館請

茲先照錄日朝議定條約八款

月二十三日朝鮮歷六月初九日之變朝鮮兇徒侵襲日  
本公使館職事人員致多罹難朝鮮國所聘日本陸軍教  
師亦被慘害日本國為重和好妥當議辦即約朝鮮國實  
行下開六款及別訂續約二款以表懲前善後之意於是  
兩國全權大臣記名蓋印以昭信憑第一自今期二十日  
朝鮮國捕獲兇徒嚴究渠魁從重懲辦事日本國派員眼  
同究治若期內未能捕獲應由日本國辦理第二日本官  
胥遭害者由朝鮮國優禮瘞葬以厚其終事第三朝鮮國  
撥支五萬圓給與日本官胥遭害者遺族並負傷者以加  
體恤事第四因兇徒暴舉日本國所受損害及護衛公使

巴丁六六

水陸兵費內五十萬圓由朝鮮國填補事每年支十萬圓  
 待五箇年清完第五日本公使館置兵員若干備警事設  
 置修繕兵營朝鮮國任之若朝鮮國兵民守律一年之後  
 日本公使視倣不要警備不妨撤去第六朝鮮國特派大  
 官修國書以謝日本國事大日本國明治十五年八月三  
 十日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年七月日本國辦理公  
 使花房義質朝鮮國全權大官李裕元朝鮮國全權副官  
 金宏集照錄日朝議定續約二款朝鮮國與日本國嗣後  
 為益表親好便貿易茲訂定續約二款如左第一元山釜  
 山仁川各港間行里程今後擴為四方各五十里朝鮮里  
 法期二年後自條約批准之日起算周歲為一年更為各  
 百里自今期一年後以楊花鎮為開市場事第二任聽日  
 本國公使領事及其隨員眷從遊歷朝鮮內地各處事指  
 定遊歷地方由禮曹給照地方官勘照護送右兩國全權  
 大臣各據諭旨立約蓋印更請批准待兩個月內日本明  
 治十五年九月朝鮮開國四百九十年八月於日本東  
 京交

余於摺後舉可許不可許與可變通辦理者分別批答

忠筆談日日使所開八條其間有即可許者有決不可許  
 者有須變通者試為分別言之第一條當許惟以不限時  
 日為妙亂黨不獨傷及日人亦且戕害貴國王妃大臣若  
 不嚴行查辦將國法之謂何第二條可許第三條可許優

郵銀五萬圓分給十三人家屬尙不爲濫第四條當力與爭辯若必不得已可列入第三條優卹欸內於五萬圓外增添若干因以前次舟內與竹添進一郎筆談示之第五條曠地閒行無礙於事惟貴國民心不靖宜限以數年後再爲舉行至咸興大邱開市則爲陸地通商決不可爲日人開端楊花津雖屬漢江埠頭惟以逼近王京若許以通商不識有無流弊第六條公使領事遊歷內地原屬公法惟大亂初定以後公使等欲往內地游歷必先知會地方官方可第七條京內長置大隊萬不可許至該公使爲保身之計隨帶若干兵弁在館內駐紮尙無不可惟不宜列入欸內至遣使至日廷慰問似亦無所不可惟宜與花房言明日廷亦當有國書由彼資呈國王以慰卹王妃相臣之難如是則彼此相慰乃於國體無礙蓋朝鮮旣無駐日使臣特地派人慰問亦不爲過此數條若能辦到尙屬於情理無悖惟措辭之間宜以直捷了當爲妙可許者則立地許之不可許者則堅執不許隱示以旣有可恃不足深畏之意彼外屈於公義內怯於於令回呈國王先決可不然我國諒可不至始終決裂也

後交二使仿行金曰日間所教間有未明郵銀五萬圓而添以兵備之費宜若干忠曰日本兵艦原有常費陸兵亦

有定餉調集來此不過稍加運費若與卹銀統算在內不過十萬圓足矣若貴國國帑可支則宜一齊交付以免日後生息之累若無力齊付則可攤作幾年僕想花房亦不至以全付相強也金曰楊花津開埠可許乎忠曰若無大弊何妨許之仁川已開口岸楊花津亦不過銷仁川出入之貨其實非於仁川外另開一口況楊花津亦屬水路通商與已開口岸尚屬一例非若大邱咸興等地復滋陸路通商之流弊也惟議事之時先可一概不許必不得已則可許楊花津通市而不給兵備之費挹彼注茲未始非計旋以舟中與竹添進一筆談示之三點鐘上將軍李載冕來詢是應不歸事曲諭遣之昨是應子身就道至是國王

遣送行裝僕從登舟其猶子載元亦從往省視乞致書丁  
 軍門爲之先容因泐數行付之發上傳相振帥稟函各二  
 件稟傅相云忠於十二日歸自仁川丁提督亦於是日率  
 舟師百人偕筱帥大軍馳至筱帥軍城外丁提督入居南  
 別宮與忠互相計議以我軍分佈各處均有朝鮮官員接  
 待時與筆談人既益多語難盡慎稍延時日懼有漏泄且  
 日兵已盡出城使於此時舉事可無慮其攙越事機所在  
 斷難遲疑因擬翌午邀同筱帥往拜是應俟其出城報謁  
 卽就軍中拘送登舟一面出示宣布

中朝德意令軍民毋容驚擾卽彼時亂黨稍有蠢動而首  
 領旣去脅從易解似不至或有巨變議定卽寅夜出城將

此意商之筱帥筱帥之意謂宜先修外交後除內亂忠當  
謂

朝廷爲朝鮮主持外交者所以扶持國王也今者是應專  
權國王守府設于此與日人定議微論其議難定就令能  
定是助是應非助國王也其失體殊甚今日之事宜先除  
內亂爲是筱帥聞此乃始毅然允行于是次日午後忠與  
丁提督皆先集城外無何是應來營爰誘與筆談延至日  
暮先令收其護從然後勒令就道計王京至南陽海口相  
距百五十里途中懼有疎虞丁提督因自率小隊護送登  
舟忠以訪聞王京城東有居民數千均係亂黨擬留南別  
宮就近查拿渠魁冀漸解散筱帥仍駐城外以資鎮壓願

惟是應倡亂竊權罪誠不赦然究於國王有父子之親設  
竟懲之以法則國王將無以自處脫令仍居國中則亂萌  
又或再起莫若仍照憲臺始議將是應羈留中國令其富  
貴以終則庶幾恩義兩全已稟商振憲乞

奏請將是應安置中國第反正以後其國王必益圖振作  
再造之局微憲臺誰與主持況日人狡詐多端要求無厭  
忠以菲材從事倘復罔所秉承深懼貽羞隕越伏望俯念  
時艱出而視事則朝鮮幸甚大局幸甚稟振帥云自去月  
二十八日肅稟由丁提督寄呈後次日日使花房義質亦  
至其輪艦先後來集者共有七艘載兵千數百人花房即  
擬進營漢城建忠設法延宕至初三日乃始入京建忠即



言不第二  
三三  
欲相繼而去而我軍未至隨從無人子身孤往微特亂黨  
可慮且亦恐爲日人所輕乃仍留舟中靜候並乘間續探  
起亂情形大率均與前稟脗合初建忠欲誘昱應來舟謂  
花房勒兵入京蹂躪必甚若太公來仁川與議則其行可  
止于是昱應乃於三十日派趙甯夏金宏集馳至附書稱  
內亂未定不得跬步離漢城謹遣二人前來勾建忠速爲  
排解云云甯夏等來舟相見謂初九日之變僅而得免刻  
下禍且未已願以性命相託遂共留花島不去凡筆談之  
稍有關繫者均卽扯去初五日移旋南陽海口趙金亦登  
舟以從南陽在仁川西百二十里以前與丁提督約我軍  
來渡改於其處登岸庶免與日兵糾轡故先期往待初七

日筱帥及丁提督率師駛至接讀憲臺函札各件旋議進兵以花房入京已久不知辦理何似願請先往筱帥督大軍繼至丁提督部署舟師未克同行筱帥因派右營管帶吳總兵兆有與偕甫至南陽以軍士多病弗克前進而是應方寓書敦促謂日使列款七條限期三日欲建忠速往代籌筱帥聞之復改派後營張副將光前率隊趨至建忠遂簡槍隊二百名輕裝疾走於初十日行抵漢城則花房已以其政府限滿不答責其慢事先一日決裂而去是應聞建忠且至先與其子訓練大將軍載冕遲於南別宮深相結納建忠亦謬與周旋謂中國兵來專爲牽制日人別無他意是應乃亦釋然不疑伏念朝鮮時事內患與外憂

並亟而外憂之生既由于內患斯內患之去尤急于外憂  
今日之計莫若爲朝鮮先除內患使其國王得以自主然  
後召日使告以前日之事皆亂黨所爲國王一無開罪茲  
仰

上國之力事權反正願爲和好如初因以所請各條與之  
從容商榷如此則名義既正事理亦順故於次日一函  
商筱帥進兵一面馳赴仁川將此意告知花房令勿錯認  
題目惟至仁川後爲花房反復開陳雖決裂之意稍回而  
要挾之心猶甚擬請函商總署請將朝鮮致亂與中國代  
爲戡定緣由布告日本政府並泰西諸國之會與朝鮮立  
約者俾羣曉然於前日之事非出國王之意彼雖過事誅

求其政府或將屈於公議不至始終堅執至此後辦理能  
否應手尙難預知惟有勉竭駑駘相機因應旣不敢激烈  
以傷友誼亦不敢詭隨以累藩封以期仰副憲臺委任之  
意於萬一而已八點鐘魚允中金允植以國王命鈔錄告  
示一紙來館爲是應辯誣蓋朝鮮素崇禮教於倫理尤極  
講求故自六月初九日之後是應入踞宮中國王至議奔  
慶尙道以避而朝臣亦皆引鏡顧影惴惴焉若不終日卒  
無人敢以一旅靖難者故由勢力不足亦以骨肉之變非  
臣子所敢言者今者

天討特申藩封再奠都人士皆喜於心而不敢宣諸口卽  
甯夏諸人密室筆談稍涉隱情若犯大戾必拉雜摧燒乃

言不  
已。是晨余於吳軍門營中見繕此示其間頗道是應劣跡。即知於國王有礙顧以已列余銜未便力阻致涉立異道。示出而國王果遣魚金二人來辯蓋非徒顧念私恩亦將以掩飾耳目余因書示二人曰太公罪狀昭若日月不辯固無所加增即辯亦斷難未減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議親議貴自有權衡斷不使爲人子者有不能自處之境君等亦以此意歸慰國王而已九點二刻金宏集來議日事語甚精密宏集攜之而去朝鮮談時務者以宏集爲翹楚李裕元則素黨是應以拒日人者派爲全權大官亦欲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藉口以拒外交云

十五日晨慶軍會辦營務處袁慰亭至與密談勦除亂黨  
事請歸告吳軍門午後慰亭返云吳軍門如約慰亭卽欲  
指揮一切余謂是應雖已就逮而其子載冕尙以訓練大  
臣握兵柄恐亂黨一聞捕治或更奉以爲亂宜先誘而繫  
之然後行事於是五點鐘馳書召載冕來南別宮議事載  
冕鑒於其父作書以母病辭令其黨李永肅賚復余因謂  
永肅曰今之召載冕者亦欲相與設法爲太公寬免地耳  
載冕如爲其父則至不然則止書片紙交永肅持去十點  
鐘金允植至余與慰亭促令入朝請國王手書來俾有把  
握允植去而載冕亦來因別置一室令軍士露及以守二  
點鐘允植袖國王致吳軍門與余公函至略謂亂黨所居

多在枉尋利泰二里請速勒兵往討云云時慶字親兵後營張副將光前駐軍南別宮右遂令率隊出小東門會同右營吳總兵兆有正營何副將乘鰲同赴枉尋里合圍搜捕而利泰里則由慰亭回營請吳軍門另派別將掩執焉部署既定已三點鐘矣遂與友人兀坐帳中秉燭以待十六日晨張副將回詢知枉尋里在小東門外半里許其地兩面依山中關街衢瓦屋鱗次吳總戎勒兵分扼兩頭張副將入巢搜捕時天色漸明該亂黨見我軍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抗拒里中間有居民雜處未敢輕用礮火爲崑岡之炎僅以短兵格鬪張副將生獲一百三十餘人何副將後至亦獲二十餘人餘悉鼠竄以散

利泰里則吳軍門自往掩執以地近營址已先期聞風遠  
颺僅獲二十餘人是役共獲百七十餘人悉送致軍門營  
內余念亂黨已散載冕當無能為遂溫言釋之去隨促備  
馬出城晤吳軍門相與分別懲治四點鐘歸館數日來國  
王皆早晚兩次遣中使起居是日聞余歸特遣都承旨尹  
用求持帖慰勞

十七日晨李應俊歸自析津來謁謂長途車馬問關已一

閱月矣甯夏允中相繼至略談別去午後得宏集書知日

朝欵成卽夕鈴印閱所定各條

金宏集來函云僕十五晚抵仁川夜見花房於船次

辨論七欵仍無成議傍晨還花島十六晚又與之窮日爭詰彼終始要挾肆然不少讓仍促明午鈴印事到此地厚負明教入欵釐正彼才携歸舟中淨寫弁不及錄呈另厚鈔槩一紙鑿燭是幸第一十五日改以二十日另注日



本派員眼同究治若期未捕獲應由日本國辦理我以此  
事大欠體面屢回爭詰彼終肆不服第二第三仍本文許  
之第四公使館所損物及兵費始不言多少至今晚忽以  
五十萬圓限五年清兌填書故百般要減而不如意彼之  
狡黠不可理說憤不可堪賠償二字改以填補第五開行  
以五十里二年後百里楊花津市場竟不得已許之咸興  
大耶則決意終不許之第六許之第七改以公使館置兵  
員若干警備數則當觀勢多少云另注曰朝鮮兵民守律  
一年以後更無可警則不妨撤去第  
八派使後日本亦當以國書慰問云雖尙無大失著而朝  
鮮貧瘠花房勒書五十萬圓分年填補未免重受其困初  
宏集將之仁川來館請辭余以此屬日朝之事我中國僅  
能隱與維持不便顯相干預爰爲逐條剖決以去乃宏集  
等以內憂甫平深懼外患復起遂至受其偪迫勉就條議  
中心耿耿抱咎靡已亦可見日人遇事生風以求逞欲直  
行同無賴焉五點鐘輕騎繞王宮相我軍部勒形勢同人

頗有以微行可慮爲戒者晚八點鐘高永喜以宏集命自  
仁川歸見國王王命之來謁詢知日廷續派井上毅爲議  
官此次款事多其主持云

十八日晨無事午後金允植來館筆談允植爲人頗迂鈍  
每談一事輒不了了晚七點鐘允中以王命持節略來問  
手批答之允中去甯夏復來云已奉派爲大官宏集爲副  
官李祖淵爲從事官請附舶至津門謁傅相上憲言事並  
詣京師進謝表無何宏集亦至謂甫自仁川歸與之筆談

極道議欵時威偪情狀聞之恨恨

忠筆談曰第一條花房

另注初以應自日本差役自處辦爲文僕謂差役自處辦  
亦礙我人眼目不如辦理含混以是改之忠曰彼可  
何法辦理與懲辦何人及懲辦若干人乎金曰此事未  
如此詳問忠曰兵備之費五十萬圓彼如何結算執事可

將竹添之言告之乎金曰僕在大臣之後不敢言言自斷  
五十萬誠是料外故先言我帑藏空虛無可辦之力則彼  
亦日周知其然日後開礦儘可辦此若不趁期清兌彼自  
行採礦足此數後當還之此甚無理竹添所言雖不露破  
概將此舉不欲開釁專為維持亞細亞大局起見貴國用  
意可感今以賠償一事要挾是以仁始而以利終也因要  
減其數則彼又將礦師及器械皆延請于渠又日後設電  
綫渠國當任之又咸興大邱事預約三件為請而只減一  
十萬之數故答以如此要挾不如不減而仍復為五十萬  
矣又將俄國黑海之戰及中國雲南之案為言則彼亦以  
為然而此事非為利也貴政府不能曉諭民人以致此變  
此大是罰款云其言無禮至此憤不可堪忠曰日人覬覦  
貴國礦山久矣今此執事等至中國面見中堂須祈為作  
主以絕日人之望以立富國之基金日人言我國自有  
財而不能用人之覬覦可知今此不允其請誠為向已乞大  
人作主延師開採故開採伊始自我償其數綽有裕矣且  
敝國雖貧每年節省或可辦十萬圓耳甯  
失每年十萬不聽日人之任行開採也

因訂於二十日

晨由漢城啟行夜間繕上傳相與振帥稟各二件稟傅相  
云自抵朝鮮漢城後所籌日高交涉事宜與誘送李是應

情形業經稟報在案丁汝昌於十三日戌刻率水軍數十名護送李昞應登程是夜陰雨泥濘沿途不準停息軍士等冒雨忍飢約百七十里於次午抵馬山浦將昞應送至登瀛洲兵船安置維時日本兵船之泊仁川口者以次移旋來集因留海口部勒舟師期以壯聲援而示牽掣忠於十四日一面請朝鮮國王由其政府將願重修舊好之意函知花房隨派全權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馳赴仁川會議一面查拿城東亂黨蓋王京隸兵籍者約近萬人半在枉尋利泰二里聚族而居世世爲兵慢官厲民久成積習初朝鮮國王九齡嗣位昞應以太公攝政十餘年間臣民交怨嗣國王年長王妃閔氏亦累世勳舊其父兄欲輔

國王收回大柄於是朝臣之同志者舉是應頻年惡跡交章彈劾遂致失政家居無何王如父兄皆死於火國人均謂是應所爲顧以其處不死之地國王亦姑爲隱忍仍以王如從兄置顯要輔政是應乃以陳氏豆區之計陰結枉尋利泰二里諸軍士以爲羽翼去年其次子載先與勦賊三五少年欲謀篡弒未發事泄庾死獄中用是積怨益深流毒愈甚遂有今年六月之事現雖是應就拘而其長子載冕新以訓練大將握兵柄恐亂黨一聞查拿或更奉以爲亂爰於十五日晚間先將載冕誘拘南別宮以水兵數十人守之然後部署一切是夜吳軍門派慶軍會辦營務處袁中書世凱來館幫同料理而金允植亦以國王致吳

軍門及忠書至請速派兵至該二里勦除亂黨俾欵器復  
整情辭之間頗極迫切爰令慶宇親兵後營張副將光前  
率領全隊出小東門會同慶宇左營吳總兵兆有慶宇正  
營何副將乘鰲往捕枉尋里亂黨其地兩面依山中列街  
衢瓦屋鱗次吳總兵率軍分扼兩頭張副將直入其巢時  
天色漸明該亂黨等突見我軍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  
一半出街前死拒里中間有居民雜處不敢輕用炮火短  
兵巷戰兩時許張副將生獲一百三十餘人何副將以親  
兵輔之亦獲二十餘人其餘悉由屋後竄去我軍帶傷者  
二人當攢捕之時亂黨之勢窮力蹙度將就獲者每以刃  
自剗其腹腸胃畢露其愍不畏死於此可見利泰里則吳軍

門自往掩執以地近營址已先期聞風遠颺僅獲二十餘人是役所獲者共一百七十餘人忠當至吳軍門營內會訊戮其首領及罪狀較審者十人其餘情有可原者概予釋放蓋以六月初九日之變其中不無脅從設所獲者不爲分別輕重盡置諸法則此輩知罪皆不赦必聚而爲走險之謀惟第戮其首領則凡脅從者咸知爲法所不誅將安然解散以去而潢池之禍可以不興亦潛消反側之意也雖亂黨數千僅戮此十人猶恐未足以示儆而天威震讐羣凶奔竄巢穴旣覆嘯聚無方此後散處四方不難隨時續捕而載冕不安於位亦卽於是日請釋兵柄方辦理間接奉振憲來函與抄示總署函稿所籌先後機

宜與現在辦理情形節節脗合猶憶汝昌等甫至朝鮮亦  
卽以生致呈應爲先著故方汝昌回津時忠卽借調停日  
本之說與呈應深相結納冀使弗疑迨陸軍旣至忠先率  
小隊二百名直趣王京呈應請住城內南別宮其時頗有  
勸令勿入者忠以向日住此茲忽遲留城外彼必因疑生  
懼預爲防備則辦理卽難得手遂毅然入居復與謬爲親  
近彼果深相傾信終以就逮而後乃得查拿亂黨不特朝  
鮮之宗社危而復安亦且日本之奸謀隱而難肆此皆仰  
賴

皇上聲靈中堂威望與夫振憲之當機立斷乃克收此寸  
效在事諸員不無著有微勞除陸軍應由吳軍門開單請



獎外其水師於汝昌前乘威遠回津請師後仁川口內僅  
超勇揚威二快船而日本兵船乃有七艘該管駕等皆能  
相機酬答示以鎮靜使之不敢輕肆至登陸後護送是應  
使元惡不至遁逃拘守載冕俾亂黨無從推戴其後日艦  
移旋南陽各船又能隱示牽掣俾日兵不敢輕動而忠乃  
得與吳軍門捕治亂黨使日人始終未得攙越陸軍爲其  
顯水師爲其隱其勞亦足相當其可否擇尤酌保以示鼓  
勵之處已稟請振憲批示遵行矣

十九日晨聞吳軍門移軍東門策馬往視因告行焉九點  
鐘回館檢點巾篋允中以王命袖示謝表暨咨總署與北  
洋大臣文稿午後國王世子並遣中使饋禮各四事固辭

不獲乃受之於是朝鮮官來館送行者屢滿戶外

二十日晨國王遣承旨官賈帖送行訂繼見期且謂趙金  
二使至津門務乞傅相上憲進諸前席親賜教誨囑余爲  
之先容焉旋接津來函札十點鐘偕趙金諸君自南別宮  
啟行一點鐘次果川國王復遣中使起居七點鐘次水原  
以日中熱甚乘夜復行五十里至南陽行館時漏箭已四  
下矣

二十一日晨南陽行館作二書致吳軍門與花房公使尋  
發馬山浦午後抵埠潮落待渡復接津來函件乃昨由鎮  
海輪船賈至者內有張振帥手札錄譯署公函謂此役也  
如能生致李昰應則探驪得珠矣又錄傅相與我駐倭星

使黎君蕓齋兩電亦皆以此役要領在制服是應則他皆  
迎及而解云計此時是應當已抵津門矣四點鐘乘半潮  
刺小艇渡至鎮海命駛出口外薄威遠以登丁軍門飭管  
駕官遲明起旋並安置朝鮮各官艙位

二十二日晨五點二刻起旋海天澄淨如行鏡中入夜風  
自舵旁來舟甚傾側

二十三日午前九點鐘駛抵之罟知傅相已於昨日十點  
鐘乘保大鼓輪北上矣遂登岸拜方佑民觀察并晤仲兒  
相伯四點鐘登船舉旋回津恭錄八月二十六

諭旨兩道光緒八年八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朝鮮爲我  
國大清屬國世守藩封素稱恭謹朝廷視同內服休戚相

關前據張樹聲奏朝鮮國亂軍生變突於六月間圍逼王宮王妃被難大臣被戕日本使館亦被橫害當諭令張樹聲調派水陸各軍前往援勦又以李鴻章假期屆滿召赴天津會同查辦旋經提督吳長慶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等率師東渡進抵該國都城拿獲亂黨一百數十人殄厥渠魁赦其脅從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採訪該國輿論咸稱衅起兵丁索餉而激之使變者皆出自李昰應主謀經吳長慶等將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鴻章張樹聲究明情由具奏李昰應當國王冲年專權虐民惡跡昭著迨致政後日深怨望上年卽有伊子李載先謀逆情事此次亂軍初起先赴伊家申訴旣不能正言禁止乃於事後擅

攬庶務威福自由獨置亂黨於不問及李鴻章等遵旨詰  
訊猶復多方掩飾不肯吐實其爲黨惡首禍實屬百喙難  
逃論其積威震主謀危宗社之罪本應執法嚴懲惟念朝  
鮮國王於李是應誼屬尊親若竟置之重典轉令該國王  
無以自處是用特沛恩施姑從寬減李是應應著免其治  
罪安置直隸保定府地方永不准回國仍著直隸總督優  
給廩餼嚴其防閑以弭該國禍亂之端卽以維該國王倫  
紀之變吳長慶所部官軍仍著暫留朝鮮彈壓該國善後  
事宜並著李鴻章等悉心商查用副朝廷酌法準情綏靖  
藩服至意欽此

光緒八年八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禮部奏接據朝鮮國王來咨轉奏各一摺並抄錄原  
咨呈覽該國此次亂軍之變經朝廷發兵戡定深知感激  
殊堪嘉尚至所稱中情震迫瀝懇天恩准令李昰應歸國  
一節李昰應以宗屬至親積威震主謀危宗社罪無可追  
朝廷酌法准情姑從寬減前已明降諭旨擇地安置優給  
廩餼原屬格外施恩該國王顧念天倫係懷定省以李昰  
應年老多疾咨由禮部代奏乞恩詞意迫切自屬人子至  
情惟李昰應獲罪於該國宗社者甚大該國王既承先統  
應以宗社爲重不能復顧一己之私所請將李昰應釋迴  
之處著毋庸議仍准其歲時派員省問以慰該國王思慕  
之情嗣後不得再行瀆請該部知道欽此

謹案嗣於光緒  
十一年八月間

釋曰應  
還國

適可齋記行卷六終